

瑞安縣志

詩文
第八

冊徵

瑞安縣志
詩文
第八冊

瑞安文徵卷十目錄 外編五 跋 傳 贈序

重繪瑞安全境圖跋 同治戊辰刊本

清戴咸弼 一

古籀拾遺跋 廣經堂文集

清劉恭冕 一

醉鄉瑣志跋 原書卷尾

清楊壽椿 二

墨商跋 原書卷尾

清王景義 三

柔克齋詩葺跋 永嘉詩人祠堂叢刻

民國冒廣生 三

二黃先生集跋 同上

民國冒廣生 四

周禮正義跋 湖北刻本卷尾

民國周貞亮 五

書齋許樓遺稿後 原書卷首

民國魯堅 六

漢太山神人鏡跋 衛經樓錄本

民國王修 七

古籀餘論跋 燕大刻本

民國容庚 七

吳氏二賢母傳 宋文憲公集

明宋濂 八

金貞婦高氏傳 平仲集

元蘇伯衡 九

林節婦傳 留溪外集

委員會編印

記瑞安項氏二孺人事 甘泉鄉人稿

清陳鼎 九
清錢泰吉 十

孫詒讓傳 太炎文錄

民國章炳麟 十一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南豐集

宋曾鞏 十二

送曹西淑序 魯齋集

宋王柏 十二

送三蘇君序 仁山集

宋金履祥 十三

補張馮加冠字辭 文憲集

明宋濂 十四

著存軒辭 同上

明宋濂 十四

送通守吳君之任序 吳氏家乘

明陸簡 十四

送吳常州考績還任序 同上

明謝鐸 十五

贈通守吳公報政序 同上

明段實 十六

送項几山序 位西遺文

清邵懿宸 十七

送孫太史典試粵西序 望山草堂集

清林鶚 十八

涉江數鴻圖序 同上

清林鶚 十八

孫琴西廉訪六十壽序 舒藝堂文集

清張文虎 十九

黃漱蘭師六十壽序 高庵類藁

清馮煦 二十

黃先生六十壽言 傳錄本

清王仁堪 二十一

05106

瑞安文徵卷十

外編五

重繪瑞安縣全境圖跋

潘戴咸彌 嘉善

余於同治甲子五月間奉憲檄飭繪辦瑞安全境輿圖是案奉部奏准行咨各省大吏將所屬郡縣輿地及海口全圖按照頒到底式精細測繪乃親帶羅盤邀同紳士逐一履勘先河鄉次山港各鄉四閱月始克蕪事形勢方向道里贏縮及大小村莊一一羅列用開方法每方十里按定分寸鈎清地界每都手具一稿積數十幅之多然後稿成全圖可分可合其繪圖之法有八曰畫方曰準向曰方里曰立柱曰分稿曰合勘曰經緯曰夷險各系以說不具贅第考舊志所載地圖形勢舛誤如河鄉距海三十里而近地窄而圖寬山港各鄉遠者離城百六七十里地寬而圖窄至塘河自入都以上係王子向而舊圖則向西北飛雲江六七里一折八九里一折不下數十曲而舊圖惟四五曲而已五十都最為遼闊南北袤延幾及百里自五十一都以上皆在此都之西而舊圖則將玉壺山列在境之西北迤邐向南至五十五都而止山水位置均非本來面目各都各村之遠近失所更無論矣此圖詳加勘定悉

爲更正乃縮成尺幅付劖剔氏以垂久遠雖橋梁津渡不能備載然使官斯土者按圖考核其於方向道里之間尙不致毫釐千里於治道不無小補是役也陳生潤茲先定大局傅生廷鑫徧歷港鄉王生鴻誥則余手授圖本囑加采色均於是圖與有力焉例得附書亦不沒人善之義云爾

(附記) 一都至十二都爲河鄉十三都至二十三都爲隔江又爲南岸二十四都至二十

三都爲小港三十四都至四十七都爲中港統名爲港鄉四十八都至五十五都

爲山鄉

古籀拾遺跋

劉恭冕 責應

商周金識拾遺者瑞安孫君仲容之所作也君於學無所不窺尤多識古文奇字故其所著能析其形聲明其通假近世鴻通之儒爲此學者自儀徵阮氏武進莊氏外未有堪及君者可不謂盛與恭冕嘗受而讀之如釋叔殷父啟勅即朝夕虞彝亦高即甲冑周允啟皆即味察經傳作爽即察省周然睽啟吳師即虞師周大鼎馬即走馬周韓侯伯晨鼎即本傳文有劉箸三於弓矢之旁即彤弓彤矢以別於下旅弓旅矢又如商鐘之釋爲駮與一切經音義所

載古文贊字合宗周鐘之與並釋爲子與說文所載等字籀文與字合遺小子敦之與釋爲鬻即說文鬻字皆至精確足證舊時釋者之誤楚良臣鐘於敬哉即說文苟字苟者自急敕也苟敬與儀禮燕禮賓爲苟敬文同楚公鐘楚公蓋即逆字楚世家有熊辛逆一聲義亦相貫熊罕在熊渠去王號之後熊通再僭稱王之前故稱楚公吳彝貽即大白之旗陳逆蓋余陳子之會孫會即童字童孫者嬀孫也逆與陳恆蓋從父兄弟此皆契符經傳可資爲義據者也恭冕嘗慨古人文字屢變失真致聲義俱失或更舛互使後人不能屬讀如今所傳管子墨子列子穆天子傳諸異文二千年來竟無人能仞識之者是皆由古文廢絕儒者於此不能不重惜之恭冕嘗欲本莊氏之意將玉篇集韻等所載古文及今所傳摹彝器秦漢刻石凡古籀諸體爲許書所未收者仍依許部次略存其聲義斯誠博古者之至樂而揆較此事誠非易易非如君之學之識豈克勝此任者君其有意焉否同治壬

申冬十月

此書初成名商周金識拾遺而劉君爲跋其後今重定改爲古籀拾遺而劉君爲跋物故不欲追改故仍之孫詒讓記

醉鄉瑣志跋

楊壽枏 江蘇

醉鄉瑣志一卷吾師瑞安黃漱蘭先生所著也先生氣節文章萬流仰鏡軺車四出甄采英

髦朝列奉爲羽儀士林尊爲宗匠當日諫草彈章千金購募程文試牘萬本傳鈔而身後遺書願未刊布是編爲同門汪子仲虎所掌錄蓋先生晚年耽翫緝緹隨筆纂輯中多標舉雅故陶寫勝情其時朝野清晏士大夫吐納風流衣冠蘊藉禁近簪毫多窺祕笈燕譚揮塵悉屬珍聞敦立却掃之編京叔歸潛之志此其例也先生以光緒辛卯乞休乙未返里旋歸道山角巾東路肯汚庾亮之塵搥策西州遽隕羊曇之淚迄今三十餘年門生故吏大半凋零余與仲虎以髫歲受知今亦垂垂老矣每念蓮社讌遊曾參末座蘭臺箸錄僅贖殘編譚天寶之舊聞溯永嘉之學派音徽已沫竹素猶馨爰取是編付印冠諸叢書繕校既竟敬題簡後先生飲量最豪有酒龍之目生平手不釋圖史口不離杯鐺名以醉鄉蓋記實也丁卯冬

墨商跋

王景羲 水嘉

歲庚戌瑞安孫氏校梓墨子間話告載景義幸與校字之役是書爲徵君留高先生遺著二十種之一舊刻本向已流傳最精審義曩幸得讀一過徵君續又得張氏茗柯經說解校本暨陽湖楊氏葆彝經說校注各本併先後與同里友人黃仲弢學士躬親續勘重複增定得成是編凡再歷寒暑其成書之艱用力之劬具已如此蓋其興廢舉絕與晉魯勝墨辨同功

而精博則不啻倍蓰其表章孤學之心不可謂不盛矣而徵君特留後序竊自以爲未足也鉅儒謙光自抑之德洵有非後人所可企及者矣義忝生同里廁從徵君之後丁酉戊戌間兼嘗就聘詒善家塾校勘先太僕師甌海軼聞永嘉集二書時時竊聞徵君緒論故於是書撰述始末頗能識其辜較茲復不揣譎陋而爲之校勘付梓冀宏斯編於不朽蓋非但記一時師友文字之緣已也茲刻垂成因併錄平日所獲聞於徵君者編爲校語仍演贊前指旁參已見凡數十百條都分三卷名曰墨商摘取紫陽詩語藉盡校讎之責而已並非妄晞述作之名也敝帚之業終當皮之於家不堪舉以示人比因徵君後賢及二三聞好敦勸就梓勉以供命中心恆未嗟然獨念墨學傳本逾二千年其中屢經前人竄改之失讎勘之差秒忽千里大爲良書之蠹蓋非小愆也如振積塵如掃零葉偶因觸目藉啓榛藏亦徵君未竟之慮歟夫校書之難徵君自敘詳矣以高郵王氏德清俞氏之學識精博而猶時有此失况其下此者乎去形存聲之例古文致爲淺末墨書七十一篇尤多成比校是編者因不以爲意此其致譌之由與自壬氏偶忘此例遂以尙賢篇誨爾序爵爲予爵不知予卽序之聲也俞氏偶忘此例遂以備城門篇塹長以力爲度欲破力爲方不知力卽拗之聲也二家皆海

內大師訓誥巨子偶有不照貽此纏繆其難蓋可知矣竊不自量續爲此校冀力求完善以無負著者之盛心蓋欲爲此書竭其愚遂不暇爲前賢護其短亦猶徵君志也夫徵君據前人之成說以竟其緒此校又拾徵君之餘論以補其遺爲之稍易而仍多未備尋癢索泐鈎乙再三其有待於後人揀正之功者正復不知凡幾既寡多聞之助並遭人事之窮丹鉛坐困撫卷增喟此又義末學疏陋之咎終於無可自掩者矣校錄既竟遂悉綴此言以爲殿末云爾宣統二年五月

柔克齋詩葺跋

民國 冒廣生 如舉

吾家當全盛時頗蓄聲伎歌者紫雲楊枝有盛名於時雖大喜大壽演琵琶記不芟食糠賣髮諸齣也以故吾十二三卽知留意詞曲讀靜志居詩語言高則誠填詞至糠和米本一處飛雙燭交花輒慨然有慕其爲人及來永嘉求則誠所著柔克齋詩集不可得得閣巷陳氏清穎一源集後附則誠詩僅十五集中陳首挺詩註謂遺集已失其叔祖方塘嘗於高家得殘版二十餘片旣而視之多不相續後因兵火併失之云云則此集在明中葉時已無傳本顧俠君元詩選中錄則誠詩一卷仍題柔克齋集疑從他書轉錄未必見原本也靜志居詩

語又云顧仲瑛輯元耆舊詩爲玉山雅集中錄高則誠作稱其長才碩學爲時名流行篋無此書憶官京師時嘗見亡友李亦元刑部棄藏鈔本今亦元已逝無從假借僅就顧氏嗣立元詩選錢氏謙益列傳詩集朱氏彝尊明詩綜蔡氏廷玉東甌詩集蔡氏璞東甌詩續集曾氏唯東甌詩存釋佛彥仙巖寺誌合之清穎一源集輯則誠詩凡四十九首又詞一首都爲一卷以備此邦文獻玉山名勝集尙有則誠碧梧翠竹堂後記一首黃巖志 三有孝義井記一首蘇州府志 三十二有華孝子故址記一首他著作無可蹤跡矣

二黃先生集跋

冒廣生 如舉

廣生旣哭外舅黃縵庵先生之喪因取其遺詩以歸與其兄鮮庵所作合而刻之曰二黃先生集以繼五周先生集之後憶甲午外舅典江南鄉試廣生幸出門下又妻之以女後十年爲甲辰廣生方官商部時外舅已由編修改道員需次鄂中而鮮庵先生自鄂來與子封愛滄諸君論文蓋一月嘗得二十九日相見也又十年爲今甲寅廣生來溫州則鮮庵先生先歸道山無幾時而外舅亦以憂傷憔悴死矣人事之變遷與年壽之不可以久長可爲累唏太息不能已己者也國家當承平無事士舍科目無由進身其有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並擢

巍科登顯仕則閭里以爲榮廣生猶憶丁酉之秋鮮庵先生出而典湖北鄉試也而外舅亦典福建鄉試翰軒昆季同時出國門都人士嘖嘖豔羨今幾日耳高岸爲谷深谷爲陵王右軍云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而文章科目近且爲人詬病此亦足以覘世情之遞嬗也外舅自武昌歸芒屨布衣謝絕外事故其所作多黍離麥秀之音鮮庵先生不輕作詩僅從他處輯錄其至者未必盡得得者或非作者所願流傳然而送死之心則固已盡於是矣瑞安言詩者多家學廣生所見若季氏之月泉詩派陳氏之清穎一源集並哀然成帙纍然若珠之貫晚近孫氏琴西太僕蕙田學士兄弟並負詩名廣生近方編永嘉詩傳自唐迄今略爲寫定凡一千六百餘人詩一萬三百首有奇冀與邦人共謀刊布是集之出嚆矢焉耳甲寅七夕後二日跋於甌隱圖之永嘉詩人祠堂

周禮正義跋

周貞亮 漢陽

孫籀膏先生周禮正義八十六卷爲清代羣經新疏最後成之一稱其蒐求闕富攷證精詳論者謂集漢唐以來諸儒注是經之大成而躋其盛洵絕業也顧書成而先生猶以爲未愜當時僅用細字鑄版印行海內學人無能卒讀光緒末造鄂臬梁節庵先生罷官旅居及門

諸子餽金不受乃移其資用刻是書以原本太蕪特更其式經大注小通作直行撫本既精卽以校勘之役委之吾鄂人士又以刊費出自吾鄂特於版心署楚學社本卷帙繁重工費浩穰豫刻兩年如期藏事海內人士想望是書以爲今後庶有可讀之本矣乃刊校未完適值鄂變全城鼎沸百業告停此項書工遂成廢閣未幾梁先生去鄂乃以未完之版付諸易君始庵廿餘年來迭經變故一再遷徙版復多殘此項未竟之功遂付諸若有若無之中而無人過問今年春靈柄夏軍長警備武漢治軍之暇雅好藝文乃於省垣特立濂湖精舍延致鄂中耆舊聚集其中搜求古書表章遺獻詢知是書殘版尙爲易君保存乃招梓人與之商洽移存精舍爲付補刊卽由精舍同人分任覆校經營數月全功告成先生是書遂有佳本餉遺海內爲快無窮念諸君子前後刊補之功與校勘之勞不可以無述也爰爲之墨其後曰昌黎有言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此爲士之名當時顯後世者言也卽學人之著述亦何莫不然而著述之傳與其成書之故若與其地有特別關係者其有待於爲之前後者爲尤切方先生之著是書也蓋竭數十年蒐討攷訂之力凡數易稿而後成而其自少受讀是經卽斐然有述作之志實受命於其先德琴西先生當光緒乙丙之

敬之嗣余與君數見於永嘉書肆君之太夫人亦康復矣紙槩酣嬉益以酒醴方以為客居之樂殆無逾於此也某日則剛適寄君宋之刻本數帙書末略云屋後泥礫中忽得古磚一有文字可讀當洗拓續寄君喜溢於面以書示堅曰吾兒子又作樂矣珍重話別比已逾年余中表褚禮堂嘗為全石續錄敘述黃提學鮮庵先生著有吳氏論文古籀補跋一語蓋則剛所百計覓求未得者屬余請於禮堂乞副遲之期年禮堂始作報余自游雁蕩歸今年又泝紹興登天台夏五月得君函於山陰道中謂則剛奉禘先生報書歡喜累日夕並以宋端平林鮑夫人墓誌為賸君函翔雅書蹟沖湛道家人都無恙是則剛迄無疾苦之符券也乃未半月而訃書至矣嗚呼則剛春秋才二十有二箸著書已成者凡五種未成者凡六七種語詳宋慈抱所為傳則剛奸為訓話全不目錄校勘之學勤勤於鄉國儀獻先哲遺文說文古籀補既得黃著原跋矣後據提學手校原本分條移錄於書眉好學之勤愛賢之篤殆無倫比嗚呼則剛之才吾心知之造詣已至於是則吾懽然未之知耳則剛為學之大凡瑞安諸老能言之其所以專一通貫成書或竟或未竟或可理或不可理非其老父又莫能言之此誠天下事之至可哀者矣堅不敏獲交於志林乃以吾二人之交際與夫則剛侍親劬學

之絕異於人者著於篇夫摩尼之光方夜亦明春蠶之絲抵死猶吐則剛曜采於人間落暉於亭午綺思不盡遺草滿家天下有目之士羽毛自惜之倫其亦有歌呼伊人感愴欲涕者乎辛酉七月

漢太山神人鏡跋

王修長與

徑五寸五分邊大分三圍中夾以花文環以犬牙凹不及分再二圍銘在其中四方各二乳藉以八出花朵為十二屬分踞乳之左右首各外向然不全方隅各有雙文曲尺合之凡八中疊方圍四正面各作丁字形方各四小乳一隅兩用故止十二乳即可平勻無缺乳各間以篆文十二辰自中左旋乳間一字又一小方格四隅花文荐其紐銘文凡三十三字篆書曰上太山見神人食玉哭飲醴泉駕蛟龍乘浮雲宜官秩保子孫樂未央富貴昌未有星點用以明起訖也此鏡為孫籀高舊藏瑞安許叔行君以拓本見示亟為禱之而記其大略如此乙丑十二月望日

古籀餘論跋

容庚東莞

古籀餘論三卷清孫詒讓撰詒讓字仲容號籀廬浙江瑞安人也生於道光二十八年八月

年二十舉於鄉晚年當主温州師範學堂充浙江教育會會長清廷徵任禮學館總纂不就
 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卒年六十一所著有廣韻姓氏刊誤温州經籍志古籀拾遺六林甄微
 温州古甓記宋政和禮器文字攷墨子問詁札遂周書斟補周禮正義大戴禮記斟補九旗
 古義述周禮政要古籀餘論架文舉例名原尚書駢枝等書後人復摭拾其所為文為籀高
 述林籀高遺文此鈔本古籀餘論三年前王國維先生出以見示命胥錄副篆字多闕竭旬
 日之力校補五百餘字旋戴家祥復以尚書駢枝鈔本見貽去年冬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
 倡議刻書余以此二書獻校字之役尚書駢枝由張壽林先生任之古籀餘論由余任之刻
 未及半家祥來書謂得見餘論稿本復為補闕千餘字竊謂治古文字之學譬如積薪後來
 居上嘉道之間阮元陳慶鏞龔自珍莊述祖皮傳經傳鹵莽滅裂晦塞已極吳氏大激明於
 形體乃奏廓清然訓詁段借猶不若孫氏之精熟通達所得獨多餘論專主校訂據古錄金
 文之失如函西弗之釋生獸然之釋滕郭伯御之釋濂之釋啟郭公之釋膚郭侯之釋
 裏改之即吳生之釋象弭父鼎之釋縣之釋省揚之釋御之釋孟
 皆稿當不易雖王作旅葵乃國名字不可識乃釋為鑄斗之鑄迴環讀之王乃滕薛

之薛乃釋為龍侯豈舊釋為益不誤乃以為有缺畫釋為益把伯弭乃人名字不可識乃釋

為己十二二字宗魯乙亥彝以為篆體散漫文義疏舛疑是偽作乙亥士乃圭之泐乃以為士

士通用召伯虎誠誠有未為得者然前所見有不若後人之富則其所得有不若後人之深

時代所限未足為孫氏病也原作二卷未有畫分余為改作三卷俾與據古錄金文同復為

補目於首昔孫氏刊古籀拾遺由周璪手書上版孫氏比之張昭之寫音學五書今此書之

刊遲之二十六年之後篆書待余手寫其視周氏得失奚若世必有能辨之者深惜王先生

墓有宿草不及見也悲夫民國十八年八月

吳氏二賢母傳

瑞安有大姓曰吳氏世守禮度而嚴於昏媾柳州教授挺生子欽年近弱齡挺欲為之擇配

久且未成或曰同郡胡節有容德且達宦之後可室也乃遣行媒知名節之父悅焉六禮既

備故節來歸於欽內外宗暨媼御而下宜之生子璟鞠育至長為娶縣人林廉廉名卿孫粗

習書傳則翕然勤翼翼然抑畏節愛之不翅若親女廉亦事節若母懷妊九閱月璟以病死
 執廉手涕泣惓惓以養親存孤為託廉諾之後三十日廉生一男子且悲且喜曰吳氏之宗

明宋 濂浦江

其不為若敖氏餒鬼乎未幾欽亦卒節與廉蓬首垢面自稱未亡人誓撫遺孤以不墮其家後六年元政日紊四方寇盜蠶起市魁都伯各招農為兵陽號保障則倚藉為姦有利吳氏多貨欲奪廉之志廉年二十有餘爾善自閉拒不可撼遂有謀殺其孤者廉懼棄家挾姑而遁擇鄰境大山匿焉艱難備嘗室如懸磬無絲毫怨懟意惟飭勵兒以學無有寒暑晝夜年三十九卒節撫棺哭泣竟欲無生益督兒事書詩勿怠又二年節亦卒兒名荃今為巨儒州人識與不識咸稱為吳氏二賢母云太史公曰吳氏之系何其危哉當環瀕亡時荃在母腹男女未可知林氏毅然以存孤為諾非見義明如暎日能然乎使林氏之足一移吳氏宗祀墜矣此其功非再造其家者乎譬猶狂瀾東奔欲舉隻手以障之抑難矣予謂林氏具五美焉其不畏強禦一也富而能貧二也炳於幾先而不陷於虎口三也干戈紛紜之中鸞環釧市書勵子以學四也終始一致不為浮議所惑卒令終於牖下五也夫然故其能以節操顯著者宜哉雖然不為之先孰為之後非胡氏挈綱振維於上則林氏兢兢然無依矣是則胡氏者不為尤賢乎哉二母如楚之雙璧光彩交映見者動容如越之雙劍光芒閃鑠不可狎玩誠可謂無愧於彝倫者矣嗚呼女婦且爾則凡受人家國之寄委棄若土梗者果何心哉

金貞婦高氏傳

蘇伯衡 金華

貞婦高氏名文奴溫之瑞安人年二十六平陽金幼芳聘以為婦明年生子暉暉生七月而幼芳以病卒金故平陽富家盜起海上其家交川濱海焚掠蕩然無遺繼以軍興盡賣其田供給幼芳卒高出簪珥鬻之始克舉是時方左丞明善周總督從道日事兵爭幼芳兄弟析居久矣攜其妻孥東西走避之不暇何暇扶持高母子高登登極負暉窺匿山谷開紡績以自給艱苦之狀人至不忍見而高無毫髮怨懟意或勸之曰世有壯子猶不足恃者此三尺孤又足恃乎遭世多虞饒於貧者且不能全活况一弱婦且貧乏乎不及時擇所從他日噉臍何及高曰我足一踐金氏門知死金氏而已餘尚復何慮乎與其墜節幸生孰若死饑死寒死兵也其植志堅不為浮言所撼如此暉七八歲日夜策勵之以詩書曰小學何以成人不成人有子與無子何以異感母之言亦知自策勵底於成立今年二十二歲矣高今年四十有七鄉人士無少長咸稱之曰貞婦云

論曰人皆謂貞婦儒家女龍江書院山長高陽賓叔其父也父講說經史貞婦自幼居父旁聞之故其見義明其持操抗於艱苦之中喪亂之際固當於禮於戲審如是則名為儒者當

何如哉然吾見緩急而奪志者亦多矣若貞婦豈惟世之爲人妻者愧之哉貞婦其可謂無愧於彝倫也已

林節婦傳

清陳鼎

節婦姓董東甌永嘉人前崇禎朝少詹瑞安林增志貳室也幼端貞性喜讀賀江夏女訓及笄明經史有賢淑聲增志嫡室趨早亡無嗣趙父因女言撫董歸之年十九值國變增志棄家爲僧其庶長子婦素悍妒知董孕患育子分其產強之嫁節婦怒曰婦道從一而終不以存亡易志况宮詹爲國守義吾豈不能爲宮詹守節乎且林門三代皆守節而吾敢貽先世羞遂毀容爲誓以刀帛自隨示必死婦大懼議遂寢旣而舉男子子喜曰吾志成矣以有子則浮言不得復起也乃視兒如命兒幼多病一不食則節婦亦不食歲歲如是至六七歲然後無恙及長授之學名曰揆孫以行序更名某瑞安濱海查遭寇盜家業蕩盡節婦以機杼爲生教子甚嚴每篝燈課讀躬自辟纒雖隆冬洄寒戶外雨雪交作猶凄然相對不少假借每出必命老蒼頭相隨察其交如與士君子往來則喜形於色或仍與浮薄相接輒令長跪提以大杖然中心愛之卽投杖涕泣終日以故其子弱冠卽成名士所交皆端人而門多長

者車節婦常脫簪珥佐酒食數十年不倦也節婦律身甚嚴雖居半畝之宮而親鄰婢媪罕聞覩其音容待下甚寬家中老幼悉敬愛之其視子婦尤憐愛每其子省父或游學遠方嘗經十年不歸則姑媳聯牀笑語相歡如母子初增志爲賊所困家僅利其賞僞報主已被害請節婦自裁答曰吾必待親收宮詹骨旣而增志挽歸家僮遁去時年十七卽抱從容就義之志如此及增志爲僧卽棄紉綺屏腥食一切宴會皆不與或強之曰飲酒非婦人事况同於未亡人者乎終謝絕之余昔從先夫子探雁蕩山水詢東甌故明遺事其鄉父老盛道林氏一門節義余侍聞甚詳及閱兩浙全志載增志三代苦節而董未及恐久而沒之故爲傳外史曰余幼遇閩古古崔兔妹二父老於鄧尉梅花下得讀董節婦上夫林少詹書真辭婉意深驚歎久之疑出好事者之手安得巾幗中有此有心之傑又孰知其當豔陽桃李之時凜守有夫之寡字有父之孤拮据卒瘞以至成立又如此哉於戲可以接林氏三世之貞芳矣

記瑞安項氏二孺人事

錢泰吉 嘉興

咸豐元年夏秋之交余與富陽教諭瑞安項君凡山共事於杭州凡匝月凡山學行余所心

服者也暇日出其嫡母林孺人歸田課稼圖及所生母朱孺人寒機夜課圖屬爲題識因得讀項君兄弟所爲行略及張淵甫項氏二孺人傳竊歎二孺人賢明仁智有劉氏列女傳所未備者信足爲士女之法則矣林孺人之歸作豐翁也視前室子俊有恩後不謹及翁卒益不可教誨盡耗所授產孺人鬻田爲償通終不感悟不得已挈側室子別居以教以養竭力治生不十年盡還所失田凡山兄弟乃得一意讀書此歸田課稼圖所由作也昔巴蜀寡婦清但能守其世業以財自衛耳雖以嬴秦之暴亂猶爲之築女懷清臺以表其貞林孺人年三十有四而寡守節逾三十年格於例未合旌或欲爲減年以請者孺人不許此固孺人之知禮也然後旣耗數世之產孺人艱難辛苦以起其家但舉一端已爲朝廷所樂旌揚者矣何論守節年例哉作豐翁之卒也凡山兄弟纔數齡朱孺人教之勤寒機夜課圖蓋紀實也若夫以禮自守不可侵犯語具張君所撰傳嗚呼當其卒遇非禮苟無林孺人爲之捍衛則古列女之死於強暴者何可勝數此凡山兄弟所以旣痛所生之劬勞而於林孺人尤感念不衰也聖人作易家人之後受之以睽其彖傳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言鈞爲中少之女無所統攝必至乖異也夫苟至於乖異家可得正哉林孺人以柔道居尊位朱孺人說順附麗之富家大吉宜矣且吾讀上元梅伯言所爲項府君墓誌於反身威如之君子蓋庶幾焉睽之九四曰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二孺人之危厲而无咎其亦作豐翁以元善爲之倡故能內說外明交孚而志行也范蔚宗云高士宏清澹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項氏兼有之矣吾故樂誌之以告世之能爲頌圖若劉中疊者

孫詒讓傳

民國 章炳麟 撰

孫詒讓字仲容浙江瑞安人也父衣言清太僕卿性骨鯁治永嘉之學而詒讓好六藝古文父諷之曰孺子徒自苦經師如戴聖馬融不阻羣盜爲奸劫則賊善人寧治史志足以經世致遠詒讓曰以人廢言不可且先漢諸黎獻風義觸然經訓之以徒舉一二人僻邪者史官如沈約許敬宗可盡師耶父乃授周官經其後爲正義自此始年二十中式丁卯科鄉試援例得主事從父家於江寧是時德清戴望海寧唐仁壽儀徵劉壽曾皆治樸學詒讓與游學益進以爲典莫備於六官故疏周禮行莫賢於墨翟故次墨子問詒文莫正於宗彞故作古籀拾遺其他有名原古籀遺論契文舉例九旗古誼述周書斟補尙書駢枝大戴禮記斟補六曆斟微廣韻姓氏刊誤經義攷述述林又述方志爲永嘉郡記初賈公彥周禮疑多隱略

世儒各往往傳以今文師說而拘牽後鄭義者皆仇王肅又糅雜齊魯間學詒讓一切依古文彈正郊社禘祫則從鄭廟制昏期則從王益宣究子春少贛仲師之學發正鄭賈凡百餘事古今言周禮者莫能先也墨子書多古字古言經上下尤難讀備城門以下諸篇非審曲勿能治始南海鄒伯奇比次重差旁要諸術轉相發明文義猶詰詘不馴詒讓集衆說下以己意神指迴明文可誦誦自墨學廢二千歲儒術孤行至是較著詒讓行亦大類墨氏家居任卹所至興學與長吏檣拄雖衆怨弗恤也自段玉裁明說文其後小學益密然說解猶有難理者又經典相承諸文字少半缺略材者欲以金石款識補苴程瑤田阮元錢坫往往攷奇字徵闕文不審形聲無以下筆龔自珍治金文益繆體滋多於是矣詒讓初辨彝器情偽攢北宋人所假名者卽部居形聲不可知輒置之卽可知審其刻畫不跌豪釐後傳之六書所定文字皆摩括就繩墨古文由是大明其名原未顯於世扎遜者方物王念孫讀書雜誌每下一義妥胥寧極淖入腴理書少於諸子平議校讎之勤倍諸子平議詒讓學術蓋龍有金榜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四家其明大義鉤深窮高過之晚年嘗主溫州師範學校充浙江教育會長清廷徵主禮學館不起年六十一清光緒三十四年五月病中風卒

贊曰叔世士大夫狃於外學財得魄莫視樸學若土梗詒讓治六藝旁理墨氏其精專足以摩揅姬漢三百年絕等雙矣遭時不淑用晦而明若日將莫則五色柳穀愈章而學不能傳弟子勉爲鄉里起橫舍顧以裂餘見稱於世悲夫

送傳向老令瑞安序

宋曾鞏

向老傳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爲文詞多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余謂向老學古其爲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爲之言庶夫有知余爲不妄者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送曹西澂序

王柏

僕聞聖人著明明德之教於後世曰大學其書有治國平天下之道於終篇曰絜矩後世不循其本而遽以治國平天下自任國且未治而天下得其平者尤鮮蓋絜矩之道未易明也絜矩者所以處天下以方正均一也三代而下所甚急者富國強兵而已富國強兵必以理

財爲本而儒者不屑爲夫理財而不用儒者其害不可勝言矣朱子曰國富則民貧兵強則民病今民已貧且病也而國未嘗富兵未嘗強何哉夫財者天下公共之物也積於左而右必困聚於右而左必虛前後上下皆然今乃上不積於國下不積於民必有所偏聚者矣僕於是知絜矩之道爲其精密也故著孟獻子之言爲公卿大夫之法且極言聚斂之臣其罪踰於盜臣其斥之也可謂深切矣目貢助徹之制壞而租庸調之法立庶邦惟正之供者止此它皆非正法也今勢家巨室以不輸王賦爲能相習成風而有司惟困弱小戶之是征至再至三無愬告驅而爲盜賊而後已咸淳辛未寶謨宗卿曹公分符寶婺下車之初悼帑藏之赤立恨幻稽之久廢不得已借鈔於勢家巨室以攷其虛盈此救時之權也蓋一巨室勢家必兼百千萬小戶之資督一大戶可以寬百千萬小戶之力庶幾乎絜矩之道財賦方輻輳而謗議紛然而遽止雖一時講行尙欠從容詳密而初無重催抑納之訴又何尤焉旣而百廢具舉時和歲豐民安其業且陰爲水旱貴糴之備不止其數以求名人歌頌者不釋口獨於借鈔之事人不以爲善吁可歎也吁亦不足歎也可嘆者傷直道之難行不足嘆者吾知謗者之心矣上今以大農之長召公豈不以大農者國家財賦之淵藪正欲倚公經理之

願公無以前事爲鑑而自沮進而告於上退而告於元老理財無巧法止得天下輸其所當輸者足矣但輸其所當輸自公卿大夫始是道也卽絜矩之道也以義爲利者也平天下無以易此僕誤辱眷遇之隆不能爲祖餞之禮贈之以言古人所重敢以是告執事云

按浙江通志知婺州軍曹良朋度宗時任蓋卽西澗。又案黃文簡介菴集十二曹處士墓誌言良朋以大理寺卿兼禮部侍郎自許峯徙君仁濟之西澗是爲永嘉之始祖則西澗卽良朋別號但此文言以大農之長召是西澗又嘗爲戶部侍郎也

送三蘇君序

金履祥 金華

愚翁先生蘇公來官金華其三秀從焉長曰太古仲曰佩韋季曰會心皆所以號也餘一再期愚翁先生賦歸來之歌解印綬而去三子者從之東歸古語曰富貴者送人以財君子者送人以言愚非君子而三君子雅相好也不可無言以別其爲詩歌乎子貢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然則愚于三君子宜何歌也而古之音希矣傳于世者惟康衢之詩唐士大夫以爲古詩也寥寥乎不可作也商周之詩毛氏識之其亦古矣乎故愚於太古之歸也爲之歌古佩韋西門子之事也西門子魏之賢人也初曰魏而晉其詩列於國風雅亡而春秋作歷春

秋之世風未亡也自晉而魏至文侯之世風幾於亡而吾樂猶存則魏之風其猶未洩歟故
吾於佩章之歸也爲之歌魏會心晉語也晉之詩自建安以來皆五言之體也雅尙清虛風
流自賞是其晉風也歟而不可以爲勸故吾於會心之歸也爲之歌晉

古詩曰古道之直斯今斯曲斯有君子兮曰予復斯古風之淳斯今斯離斯有君子兮曰予
維斯古書之簡斯今斯頌斯有君子兮曰予還斯曰夏曰虞又曰古初曰唐曰黃又曰鴻荒
是尙友古之人兮曰是能古吾之今兮適子之館摻執子之駟兮曰毋以吾古東道征兮
魏詩曰瓊瓊佩瑜可以知仁鏘鏘璫玖可以知文瑀也爲矩衡也爲平有玦斯胖可以知分
有劍斯直可以思真絃取其直蘭取其馨宛宛之章亦以繼佩爲柔爲緩匪急之悔垂之結
之君子服之君子提提毋然脂章敢以爲告匪以爲譏

晉詩曰日暮脂名車明發邁長道朝旦出東門落景憩郊藪行行歸永嘉采采斑衣好永嘉
勝遊多晉代人物聊中有會心人爽氣今所少人心自虛明萬里咸中湊窮達有會通一本
萬殊有風流非所尙塵想祇自垢長歌臨回颺采非忘予陋

補張馮加冠字辭

明宋 濂浦江

瑞安張生馮宋金部郎中聲道諸孫也以文學薦於朝擢奉常贊禮郎奉常所典祀天神饗
人鬼祭地祇之禮其責任爲甚重馮能周旋佐助而無越禮愆度君子稱之馮當冠時大賓
字之曰子翼而未有造祝辭者邇來監祀廣西行中書典參知政事黃君子邕嘗爲推說字
義而序之馮事予頗謹間復以祝辭爲請予按士冠禮載其三加之辭甚具辭古也而字說
則今也予雖不敏弗能從大賓與聞制字之義馮之意難固拒也遂電勉以補其辭辭曰冠
而有字爲敬其名曷爲敬之期學之凝學將焉施莫重夫祭大嘏之受因神所致孰有賢行
慎擇爲尸豫擇厥几庶堪馮依豈惟佐食宿有命戒皇尸戾止益虔弗懈僛僛工祝左承右
趨旣贊道之復扶助之馮之謂何如神斯據翼之謂何如鳥展翅百靈繽紛儼乎若臨洞徹
上下精白一心詩詠卷阿歸於孝德放諸四海準是爲則爾職贊禮陟降廟郊周折圓方弗
讐絲毛非志之醇疇能及此宜勵其功慎終如始自此而推泉達火然孝親忠君其道一原
內涵外充一循乎敬大木旣敦末罔不正爾有長才發軔在茲何遠弗召何福弗宜探名索
子孳孳不已賢亦何人希之則是

著存軒辭

宋 濂浦江

瑞安裴中季和以學行推舉典簿成均扁其軒曰著存不忘乎親也御史中丞劉君伯溫嘗為賦詩以寫其情予復師伯溫之意演為琴操三解使季和援琴而鼓之琴悲而不成聲聲信不能成也嗚呼孝子之思親果有終極否乎其辭曰人孰無親兮我親歸於黃土六合之間兮莫過我最苦風獵獵兮成音雲旗興兮晝陰我親何在兮涕泗霑襟我親就死兮我心不死開目則見兮威儀孔邇何俟當祭兮始如見之彼蒼者天兮悠悠我思求親冥茫兮曷其於心身我身即親兮一體之分戰兢保持兮厥德日新毫髮不敢愆兮懼傷乎親上慎旃哉兮此謂著存

送通守吳君之任序

陸簡管陵

吳君仕德既擢常州府通判行之日常之官於京者相率餞諸城之東吳君就而問為常之先務常俗之美惡今與古異宜眾應之曰吳君以豪雋之才策名鄉書毓德上舍措而仕固如取如攜攜日斯得耳况君溫州人溫與常聲教無相去君以君所欲為於鄉者以為常不可乎如無已則風俗與化相移易安知今不異於昔也吾徒久於外而莫之言今陸子新自常來耳若目宜有所濡矣盍問諸夫子非能言者然聞入國問禁使他邦問禮仕於其地問

士風恐睽於行也士之士著者知其地古今理亂知風俗興替之由必究其本也常古吳季子食邑號仁讓里宋末舉城陷敵無降者稱忠義城唐宋之間人才甲天下為士夫淵藪故衣冠閥閱遠今益振郡外瀕江海內抱湖山有水珍陸產之利百凡所需不他取給故紅陳朽貫之家累十百世不衰其俗相親愛其民樂於趨下無愧貳戶此作其美也然有變而之惡焉巨室之勢足以薰官府世無卽墨之守能不頑頡其間者幾人富民之利足以誘貪鄙世無關西之楊能不投溺其波者幾人小人伏田里一不獲則思仇其上其受役於官依附城社者則又假虎之威鼓其害無不致搏一錢入市隨所贏而去莫之誰何有則羅以法世無包公之明能不受其蔽者幾人此不干政也實蠹治之本不繫風俗也實戕化之原然常有莆陽卓侯為之守而庶事康河東謝侯貳之而百廢舉長安魏侯監察而賦入平吳君往而發令一堂之上協恭羣僚之間不為勢怵不為利撓不為羣小惑此其所可為而可先為者也為其所可而後無不可為也衆曰吳君有麋豹之求子之言詳於唐景可不虛其問矣今之於行者必重以文如得此何必文哉成化己丑歲夏季望日

按簡著有龍泉文集見四庫別集存目今北平圖書館藏有刊本

送吳常州考績還任序

謝鐸黃巖

委員會編印

常通守瑞安吳君仕德既爲常之三年將報政常之民謂不可舍君以治又二年而始得有
事於吏部吏部考君績當最將聞之上以復于其位以終其治於常之民於是君之友中書
鮑君良壽輩相與榮君之行屬予言以贈且曰君之於常也其處心也平其操心也慎官無
廢事而民亦不擾不爲赫赫之聲而政亦無不達茲其孝績也予之不爲譽得之不爲愧其
褒旌遷陟而顯異之也而亦不爲過而如是以往子其以爲何如哉余曰甚矣考績黜陟之
難也子知之乎古之君子不下堂而天下之情舉積此者其公生明其端慤生通其誠信生
神明而通通而神則其所視聽者近而所聞見者遠矣是以陟一人不以爲榮而人莫不以
爲勸曰吾甯自棄於明時也黜一人不以爲辱而人莫不以爲懲曰吾甯自累於明時也身
之所長上雖不知而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雖不知而不以取賞無賢不肖莫不以情自竭
而毀譽之私自不得而容者矣世降而下鮮復斯道君子者獨立其間則曰吾懼得罪於
賢士大夫之公論而不欣戚於有位者之黜陟懼吾修諸生者之未至而不有餘不足於一
凡人之毀譽故其官曰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安取榮焉不知我而謂我盜跖吾又安取
懼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於乎世復有斯人哉吳君好古
近實貌如其心蓋嘗有見於是者而予與鮑君之於君又皆友也友有規之道焉因得以爲
贈而重有俟於他日成化甲午夏六月二十五日

贈通守吳公報政序

段實陽湖

朝廷建官而必立考績黜陟之法者所以使之修乃職共乃事檢乃心其意深矣夫三載而
不考其功則勤者怠者罔知所警策九載而不明夫黜陟之典則賢不肖罔知所勸懲又將
焉望其興起感發以懋勉於所司之職務哉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禮曰三歲則大
計郡吏之治而誅賞之以唐虞三代之時而此法已爲之周密如此况我國家承胡元以受
命得無一掃其陋習而因革唐虞三代之治乎是故法無不立而立無不善也瑞安吳侯來
倅吾郡既三載坦坦恂恂動無過舉所謂能守朝廷建官立法之意者矣其爲政惟務爲其
所當爲若職有未盡則思所以盡之事有未舉則思所以舉之而未嘗有出位之思是可謂
能修其職而共其事者矣其立心一從古道若奉公而無私守法而不犯者乃其緒餘耳是
可謂能檢其心者矣嗚呼若是者其可多得哉吾常郡何幸而得見斯人歟昔鄭善果爲沂

州刺史有政績考爲天下第一路嗣恭爲蕭山令考績爲天下最鄭與路之賢固可知矣而不知修若職共若事有若吳侯與其檢若心又有若吳侯者與是未可知也而猶得以書最於天下矧吳侯之賢又有逾於二公者茲將報政於天官其將何以畫之耶戒行有日郡庠弟子沐侯之教深被侯之澤廣樂頌侯之德以爲別而愧無文辭以發故徵余文以華其行雖然侯之德之賢昭彰在人耳目久矣亦奚待於文辭哉亦奚待於文辭哉成化癸巳秋七月望日

送項几山序

清邵懿辰 仁和

癸卯秋余在京師或言瑞安項几山物故余聞則悄焉以悲走告君素所善梅先生伯言先生喟曰吾見儕偶中體氣充固無與君比者而遽止於斯嘗館於余方隆冬余夜寐疑椽聲胡不至君舍且以語家僮僮言四鼓霜始隕君科首步庭中仰視星文何入邏爲抑聞君逾壯強未舉子母喪覲善兆未得常以是汲汲而遽止於斯因相對索飲不怡越明年正月君甥孫庶常鏘鳴至自瑞安乃知君實無恙向所傳聞誣也復走告梅先生相與喜矇未幾君至試禮部報罷大挑得教職再閱月來告余以別惟君家居余未嘗不思旣來京師所居去

余邸五里而近會暑雨道塗泥淖閒以人事往來晤語屈指不十數纔七八會面耳君鄉舉以道光二年及是倦遊明歲禮部試定不來矣今持教官告身歸將待銓缺於家然則自今君之復來京師吾兩人之得再會合以否殆未可以期也君所志二者其一有無多寡遲疾之數固命於天而不可逆矣其一遲速佳惡雖亦有數存焉而要爲可以自主也夫一氣流行於天地間其閒傳次節目人從而控指之則謂之數而術生焉然其有可控指者若可知而所謂流行者終不得而意之也故凡數術之乘於氣其歸鮮有不差獨其得以自盡之理爲可自主而氣與數轉從而聽命焉此君之所當勉也於其行遂言是以處君意君之聞是其曠然滌去黷結破脫桎梏而於別離分散之戚死生契闊之感第事之小小者更不足芥於君意矣

送孫太史典試粵西敘

清林 鶚 泰 順

造物一橐也而精粗異質良窳異材陰陽爐炭若無權焉豈地事從異哉造之有難易也故有歲一造者焉百年一造者焉數百千年一造者焉其亨毒愈久者其發洩愈奇故物非貴稀可貴自稀耳科目取士久矣以行以文說者每是古非今究之得士之難不在是也以行

則行岐以文則學岐得之通都大邑者多窮鄉僻壤者少所得多歲一造者耳其佼佼者通都大邑亦造之百年乃有一也而科舉之學簡練以爲揣摩則歲一造者羣習之矣窮鄉僻壤不然地廣士稀氣習不到真樸疏野恆戾於時故往往數十年若無人積之遲久而奇士一出愈遲久而愈奇士一出則必有大匠宗工不拘時尙者能得之吾郡孫太史渠田先生百年一造人也歲己酉奉命典試粵西聞報者皆往賀人賀得典試予賀得粵西也粵西去京師五千餘里僻在巖疆山水奇特大都少窮鄉多必有好學深思不囿於習以待宗工之別賞者太史聞命之曰慰二親不以遠道爲艱而以山川人物之奇告與予言昔分校禮闈嘗得粵西二佳士則志可知已然余猶有欲貢於太史者蓋嘗見夫樵者矣腰斧入山滿擔歸責已弛不必其杞梓楸楠也若將扶大廈則必求大林梁阿朶楠檀檀各取所長皆中繩墨者矣若夫製巨舟渡大海購求堅舵厭狂瀾則楫之材盤礴醜怪匠石所不顧者卽他日託命之用苟以繩墨往則不得二者太史將何擇抑又聞之安步不驚駑駘之能也不受羈勒千里之良也善相馬者忘牝牡驪黃以神遇也世患無伯樂耳太史往必得無疑曷知之以余之遲暮無一長太史猶酌取焉不忍擯安知非涓人故智耶故知千里之良至者

必多使千百年後謂太史之能得士也實自隗始則馬骨與有榮焉今將遠別余宜餞辭不受於其行也卽書是說以代一觴

涉江數鴻圖後序

林鶚

圖曰數鴻吾家用光若衣父官句容時江南士人所作以寫德政也昔者吾郡儒學之盛特尙事功元明以還鄉先生猶能祖述之若衣祖中憲公敏齋先生初與先君子聯同姓歡恆以實學實行遠紹儒先相勗每相約應舉久不售時捐例開中憲公諳星命謂先君子曰吾二人皆須財助官吾將就教職子盍以佐貳出乎且先儒入仕初階每由學校或丞簿建樹功業不猶愈於墨守章句乎先君然之議成矣時先舅氏董眉伯先生僑居省垣力阻先君事不果而公遂以訓導登嘉慶甲子科旋成進士入詞垣歷官道府皆以德政報最不負初志而先君以甲戌歲館公家得微疾歸遂資志早卒至今遺深痛焉若衣幼承祖訓未及歲註名仕籍攻苦爲詩學初與余以文字交耳弱冠筮仕江南適予赴北雍迂道造訪見其實心爲政向所能言者皆起行之猶之乎乃祖所爲也余欣羨焉故有郭莊贈若衣之作歲乙卯予司訓蘭谿奉劄辦捐輸團練若衣以升銜奉劄籌辦安徽軍務協理訟獄八月道過蘭

谿坐談事時嚼齒舒眉於三江阨塞寇賊情狀營伍利病功罪虛實指畫如示諸掌能使怯者奮巧者驚其疾惡似予而才能預制則過予且遠甚其所著書經濟見劉晏一班訥語則直逼長卿矣若衣別我八年耳何所造遂至此既乃出斯圖屬予題余閱之曰此非往歲江南水災事乎躬勸務實務周勤恤窮黎自宜爾然在官爲分在民爲恩分可無圖而恩可有圖若衣能使人不忘若此吾益思乃祖中憲公矣憶昔公守天津值水災積滯未消飢者待賑公徧行所屬籌度計活飢民七十餘萬復設局郡城倡率紳士助賑閱三時民始復業亦萬八千人是役也被災百二十州縣就食都由棲流所者踵接獨公所屬無流徙者此所謂實心實政也若衣之數鴻將無放是然則予以是故益有望於吾若衣矣今者寇難未已生靈毒痛甚矣陷賊之區死亡喪家者無論已其遺黎忍垢圖存皆痛心剝膚不得已迨賊去城復困憊未蘇而官則嚴察苛罰而吮剔之兵勇則蹂躪而篋籜之其幸賊未至公私拮据杼軸空矣而輸將未有已時官則藉端而漁獵之兵若勇則攘奪而踴辱之間有觸目哀矜心焉數之撫綏之噢咻之者乎或間有之而余未之聞也此其爲哀鴻嗷嗷天遠無所告訴視若衣昔者所數其可痛悼蓋百倍不啻也非若衣數之孰當數之今以若衣之才官瘡

瘡之地仰獲於上俯親於下尺柄在手言聽計從吾願若衣悉數之隨力所能至衽席之而生死肉骨之也此圖名作在前怯不敢贅特書此於後方以爲他日數鴻後圖之引云

望山草堂文稿

孫琴西廉訪六十壽序

張文虎 南匯

當咸豐同治間壽陽祁文端公湘鄉曾文正公以德業學問文章焜耀海內章甫縫掖之士莫不仰首希望以爲泰山北斗而二公獨推許今皖臬瑞安孫公不置惟公以名翰林直上書房出入承明金馬間擣華採藻風采蔚然僉謂臺閣之極選旣而論事觸諱一麾出守於時寇氛方熾佐籌戎幕一攝廬鳳觀察旋以家難去展轉十年與公先後起開府封圻爲大帥者比比而公始拜今職之命人或以爲滯而公孜孜焉方推溯永嘉之學究極其義理文章將上追古人下啓來哲而自成一著述仕途之利鈍非所計也或者謂公端醕長厚本以詞臣爲京朝官蓋宜文學侍從衡文之任而刑名簿書爲屈是又不知公也儒者之業兼本末內外而貫之者也見之於素守即可施之於事功修齊治平舉而措之豈徒爲誦說而已且夫古大臣敷歷中外藉以上稽吏治下悉民隱豈有所擇哉今陳臬之職不爲不尊所系不爲不重三載考績外擢方面內陟卿貳以躋宰執非異人任由是上承文端文正之緒

而益劑其未及爲以報當日所期許合義理學術文章事功而一之誠無忝於永嘉之學哉公於古文法桐城於詩法蘇黃於書法顏柳皆本之文正而絕不同蓋各自其詣力所造而不必襲其跡其於治事當亦如之然則使公督兩江未必屑屑焉循塗守轍以爲蕭規曹隨而當求其不盡之意其斯爲善學文正而已矣昔在癸亥之歲文虎以文正招至皖與公以詩文相契明年公赴廬鳳任後六年公來金陵益相習而公子仲容孝廉好許鄭之學亦常商推疑義凡六閱歲交不爲淺矣今歲八月之吉爲公六十壽辰迴隔千里外不獲預稱觥之列而禮不可嘿而已又不當以浮辭導諛輒述公所以爲學者以爲序同治甲戌秋仲

黃漱蘭師六十壽序

馮煦金禮

光緒十有七年夏四月二十有九日瑞安黃通政師以疾解所居官落落風飄冥冥天霖鄭穆請老太學摧心孔戮退休中朝斂氣其年秋八月二十日師春秋六十神識聰彊容止蕭澹彥輔談藪張飲西園孟博黨魁上壽北第煦注門下籍久又辱與仲弢前輩相友迹師所履厥有五難削牘而前敬詔賓末師拔自孤童奄有羣雅世授圖筴代敦彝憲中壘七略據梧夕哦惠施五車緝柳晨纂既陟上第彌綴方聞河閒祕籍改漏刪繁汲郡隄簡抱殘衷佚

而玉瑩中含金照內景囊括五際不務箋疏苞舉九流一空簿錄彼行卷三尺敝帚千金揚鄭隄波拾許殘唾以師脉之孰爲靜躁其難一也師再掌文棟婁振教鐸裁就狂簡獎拔寒峻江左人士荷知尤數四郊小學弦誦雷顛兩齋都講篋衍雲委師矧愚訂頑澤鄙匡謬一茲之善解帶寫誠一行之嫩縣版褒德范縝逸才目爲士表朱異博涉齒之賓右又大而有容虛而能受庶流歸壑清濁自融衆材就繩直撓皆準經師人師殆兼之矣其難二也師氣肅三游識窮兩戒國是利病洞若著鑑人物臧否嚴若袞戎世降今日雷同相師矧方爲員摧剛爲柔埋輪自厲竟負初心投轄能豪終乖雅尚而師嶽嶽不阿嶢嶢不缺拊循彫劫誅鉏豪彊乘軺罕漫出泄丹書擁旌偏宕入騰白簡獨孤之鏡磨而愈瑩莫邪之鋒淬而彌銳蓬轉隨衆改雅入鄭所不屑焉其難三也宙合旣康島夷猶梗六幕所暨迺張天紘一介所通且周地渠寬猛兩窮緩急皆整師朝參甫抽世網俄斂謝安遠志雅好園菘徐勉深識唯宜飲酒而棘心善感蒿日多難侯應集議每條十策杜甫行歌且刺諸將魏闕江湖顯晦一軌其難四也師蚤鑿楹書晚劬庭誥桓君章句肇於太常騶氏春秋傳於京兆故前輩機鑿自適文義兼得經摹三體甄綜同異禮貫六典酌劑損益前光不斂後進是式異日者二雍

瑞安文徵卷十一目錄 外編六 頌賦碑銘 墓誌

林氏世貞頌汲古堂續集

明何白 一

喜雨頌乾隆縣志

清劉澄 一

仙巖賦仙巖山志

明宋鑾 二

寶屏山賦望山草堂集

清林鵬 三

宋故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攻媿集

宋樓鑰 四至八

瑞博士陳劉二先生去思碑嘉慶縣志

明王叔果 八

司訓徐公去思碑嘉慶縣志

明吳養忠 九

瑞安卓忠貞祠堂碑忠貞錄

明侯一元 十

瑞安縣學場谷王先生祠碑記

明洪啓睿 十一

總督部院趙公功德碑張氏衛輝樓錄本

明李光春 十二

沈子正墓誌銘浮沚集

宋周行已 十三

趙彥昭墓誌銘同上

宋周行已 十三

張夫人徐氏墓誌銘朱子集

宋朱熹 十四

林安之墓誌銘東萊先生外集

宋呂祖謙 十四

朝奉郎通判台州曹君墓誌銘鶴山集

宋魏了翁 十五

普安禪院德禪師塔銘台州金石錄

宋王以甯 十六

沈元誠墓誌銘水心集

宋葉適 十六

張令人墓誌銘同上

宋葉適 十七

林正仲墓誌銘同上

宋葉適 十八

沈仲一誌墓銘

宋葉適 十九

瑞安吳門三貞母墓版文文憲集

明宋濂 二十

佛性圓辨禪師淨慈順公逆川瘞塔碑銘同上

明宋濂 二一至二四

虞徵士墓誌銘環庵集卷尾

明黃淮 二一五

北山樵隱趙處士墓誌銘介庵集

明黃淮 二一六

瑞安文徵卷十一

外編六

林氏世貞頌有序

明何白樂滿

客有質疑於何子曰吾聞安固雙桂林氏世載厥德奚而三世孀居四鄰一堂孰為之至此極耶余曰天實為之何以明其然耶夫忠孝貞節天特命之以立人紀配乎二耀行於兩間視者待之以有見趨者賴之而弗迷日煜乎晝月煜乎夜薄蝕為眚更而益明則世治忽之相嬗倚伏之相因亦猶是也易有之曰物散則反器敝則新然操之者誰耶吾於天人之際剝復之機可逆睹已吾海國沐浴昇平鮮衣美食垂及百年俗敝極矣民志滋溢而氣滋淫盜則蕩淫則不善心生是以踰閑逸檢者風靡瀾倒溺而安之莫之能救故天挺奇節亟為之坊百折不回百鍊彌瑩持之愈久守之益堅以俟天定篤生異人則可任林子者出吾故曰天實為之不可誣也世寧有事理不推原於天道者哉客忻然曰微吾子幾不能發我覆子宜頌何子退而頌亟以呈林子

頌曰地維欲仄天柱欹橫流蕩瀉江河卑疇其底定障東之猗萬古帝衷與民彞甯無有力

負而持乃三世諸姑嫜猗懿嫜兮遭百罹而祖而父而孫支薤上露兮何易晞猗桂林濯濯
亡奇霜鬢雪鬢冰凜貞姿我心匪石良不移猗亦有孝女並孀居稟正則兮母在斯冰心玉
瑛秉芳徽猗豈無引決在斯須嫜也黃髮以為誰謂茶苦甘如飴猗歷世而昌膝有兒鳳毛
五采何歲戮其羽蔚為王者儀猗王言如綸復如絲用表厥閭激須眉展也女宗為世師猗
日月雪漢相昭垂前古未見今則希嗟非嫜兮誰與歸猗

喜雨頌

為林杞岩作

清劉澄 郟城

嘗讀春秋八月雨之書而知魯僖公之為政也能勤災也能格天也能興民利除民害其憂
樂同民之心有以上通於於穆而無間也歷乎三時雨於一朝僖之幸與民之幸與天人相
與之微可由是而窺矣郟自癸卯七月不雨冬亦無雪至甲辰春民之望雨亦孔亟矣迄三
月而惶恐者愈甚號號然上懼無以完課稅下懼無以餬口食富者僅以自給貧者遂至顛
連而我邑侯林公適至壬寅之日公蒞政初吉也公以浙東名進士由杭州教授補郟城令
以儒術發為經濟下車之日覽民風而知閭閻之病察時政而知小民之艱爰厲神明用除
積蠹革庸役三百餘人救饑民幾十萬戶而大雨遂降四野沾洽吾不意天之所以惠民者

何與公之惠適相因耶天之所以澤民者何與公之澤隱相符耶臨淮之甘雨隨車不是過
也仁會之暴身致雨豈足言乎不然郟東通中都西界濮陽南臨大野北俯陽穀雨之施於
彼者何其薄而及于郟者何其厚乎天何不雨於未蒞政之前而獨雨於方蒞政不初乎夫
乃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人之相與孰謂其果遠耶爰為之頌曰維皇降鑒兮靡不通旱
魃為虐兮焉所窮去歲無秋兮民艱食其雨其雨朝日紅公至伊始兮除積弊賑卹兼施兮
還流庸商羊舞兮甘霖沛郟人被澤兮侯之功侯曰不然歸太空

仙巖賦

明宋鑾 烏程

翳茲巖之瑋麗兮鎮粵南之名區應東甌之列宿兮羌蟠據乎海隅外峭拔以干霄兮中曼
衍而崎嶇雙闕桀峙於其前兮峻嶺若屏展而負嶠信洞天之福地兮乃欲界之仙都觀其
香爐輦輅之峯子午王官之谷崖將墮而又綴徑似斷而復續惟天則王芻揭車之艸惟喬
則奚楹姑繇之木鳥則杜宇倉庚獸則伊尼握朴潭則梅雨三姑雷潭龍鬚玉函龍臥蓋鈞
突伏流之異而匡廬懸瀑之奇也其亭則挹芳流觴憩蓮仰止澤潤振玉蓋西蜀艸玄之勝
而山陰修禊之遺也臺標嘉樹嶺轉翠微倚檻於清虛之樓濯纓於白蓮之池呼猿以入通

玄之洞觀魚而坐噴玉之磯杖履度虎溪之橋景行禮先哲之祠武丘靈巖未足為其儔伍
聞風玄圃庶可與之追隨也若夫聖僧開山於菟馴擾方丈鋪金浮屠樹表關淨土以結構
兮紺宇經始而宅兆龍宮崛起於陰崖兮鷲嶺峨峨而窳窳振寶鐸於相風兮徹梵唱於林
杪慈雲飄颻以呈祥兮慧日晃朗而普照以至巢棲穴居之侶餐霞吸露之人入青林以伐
木緣碧澗而采蘋委形骸於丘壑兮託泉石以反其天真度山阿之考室兮泄澗溜以鳴琴
希笙鶴之冲舉兮結安期羨門以同心芝三秀而可茹兮丹九轉以長春想仙侶之遐逝兮
闕玄牡於谷神乃若太行之菁亦有諸生讀書其中大猷是程矧仙巖之勝託兮將人傑而
地靈匪盤桓以娛遊兮因玉界以養聰明坐皋比於瑤艸兮啓絳帷以列翠屏對喬松以長
嘯兮據玄石以橫經攀桂枝以招隱兮聽谷鳥而來朋方春時和童冠偕行怡神悅性藉卉
班荆慕曾氏浴沂風雩之興暢孔門樂水樂山之情詠聖涯於澗絕兮登道岸於福庭雖仙
釋二氏之喬誑兮莫可與而爭衡伊誰復此古勝兮王氏之難弟與難兄實山靈之遭際兮
垂茲巖之芳聲亂曰輞川馳譽肇自摩詰鉅錡選勝子厚之烈惟茲名巖嶽崎嶇崑崙拆
地絕壁倚天飄飄鸞鶴合沓雲煙世遠迹堙韜光剗秀景匿荒林峯沈遠岫乃有王子伯仲

填篋探幽弔古復此瓌奇福地重開洞天再造命儔嘯侶徘徊瞻眺人由地產地以人名輞
川鉅錡豈得專稱

寶屏山賦

在瑞安五十一都大園司下有盤峯
神院王辰余讀書其中故賦之

清林 鵬泰題

夫山皆山也有所託而傳無所託而潛譬之人然有幸有不幸焉予也隸東甌之海國覽謝
監之山川臺何笙而高峙池託墨以清漣嶼孤標夫信國亭間敞其浩然繁巖谷之秀麗惟
水月之增妍實名蹟之所履邀永祚於高賢悵靈奇之窟宅託幽壤以未宣委侵剝於劫灰
常淪沒於巒煙嗟山靈之不偶羌鬱憤而難平因倦游之偶息命子墨於已箋寶屏山者漢
永嘉唐安固甌越之鼻括蒼之跗象王之所居而長林子讀書處也爾乃石帶土而勢崑山
名石以密 連羣峭而若城繞深溪而綿邈新置吏焉儀封人宦隱之流環以市焉鳴夷子
計然之學畫封疆於三邑張屏藩於一角其為山也天台北接四明東收分南戒之旁支據
雲江之上游應斗口之靈曜對瀛海之神邱屢屨上齊屈軼下周廣脰蜒而藤蔓勢左旋而
右抽指長虹於碧落挂新月之一鉤當宁曰牆塞門為樹阻烏兔之東來砥銀河之西注隔
寒燠於陰陽接鴻濛於煙霧攝衣高矚期天孫而未來躅足旁睨疑青雲之有路岡阜外列

巖岬環拱鳳翥雲從鯨突濤湧 駝頂昂天馬耳聳螺逡巡其行遲鼈蹣跚而勢重坦山腹而四塞鋪平疇而坐擁土厚水深鬱草茂林篔簹排玉佳果垂金鳥止隈而春鬧風入松以暮吟石齒交其戶密藤花接而徑陰闕禪關於平陸水盈盈兮難尋僧磬敲以雲起佛扉掩而日沈聽啄木於高柯登何來乎足音掬井泉以滌腸倚蕉陰而眠琴驚池魚而乍動羌徇徇於綠潯隔塵氛於尺咫覺清涼之在心若夫二三四里八九十家承義農之井里樹夷逸之桑麻咸盱眙而淳閱若永矢而弗過然而隴西舊族居其陰穎川衍裔於陽阿訪先達之遺跡石綽楔以嗟峨曾彈冠而擁踵射高策於巍科嘒聲華之闐寂仍遺墨之無多寶屏之名缺有間焉未始播諸詩歌若其西接南田郁離子之故里也東鄰仙巖陳止齋之遺址也世之相去非遠地之相距無幾也是二儒者上通天苞下窮地紀摛文海翻頓筆嶽峙好事之賢而能游之士也胡爲乎忽勝境而無聞諉品題於凡鄙也嘻我知之矣禹迹未經鄙注不作靈祕雲封龍蛇瘴虐神僧之所卓錫梁鼠之所跳躍考載籍而無徵命游節而神嬰與其耳食臆談無甯從略山之隱現有時猶夫人也故謝康樂不賦南北雁而古職方不辨衡與霍今者平成日久僻壤成恩奪狙公之巢穴關樞樞之煙村是以清時有長壽之谷聖世

無避秦之源既游蹤之所駐烏能默而無言也是地也土沃民淳積儉以殷承流向化漸習於文亦山川靈秀所氤氳也殆有興起而能言者足以證余之所云云

宋故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

宋樓 鑰

嘉定三年集英殿修撰陳公告老於朝天子歎曰此吾舊學且書命之臣也除寶謨閣待制遺奏聞贈四官錄其後所以餘其終者如故典門弟子哭之失聲里人聚而相弔四方士夫聞之無不盡傷者蓋非它人云亡之比也公諱傳良字君舉其先自閩徙溫州瑞安縣帆游鄉澍村里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父彬皆不仕父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朝請遂於易教授鄉里以篤行稱公天分高勝其於學問心悟神解而苦志自勉精力亦絕人隆師親友有不可解於心者輿化劉復之朔以南省第一人來爲司戶參軍攝教官得公程文以爲絕出公之年甚少也而名已高開門授徒於仙巖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寺正士龍季宣見公問所安公曰毋不敬士龍曰比參倚如何公釋然增進歸心薛氏後又相從於瀟上讀書一日千里其爲薛氏祭文云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忽若墜淵梅潭卽仙巖也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楊公時建安游公醉之外惟永嘉許公景衡周公行已數

公親見伊川先生得其傳以歸中興以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惟薛氏後出加以考訂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凡今名士得其說者小之則擅場屋之名大可以臨民治軍之際惟公從游最久造詣最深以之研精經史貫穿百氏以斯文爲己任綜理當世之務攷覈舊聞於治道可以與滯補敝後古至道條書本末粲如也本朝名公鉅卿不可縷數然自韋布而名動宇內者不過數人公自爲舉子業其所論著如六經論等文所在流播幾於家有其書蜀中文學最盛讀之者無不動色文體爲公一變至傳入夷貊視前賢爲尤盛乾道六年始入太學士無賢不肖歛衽下風八年公之高弟蔡公幼學爲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薛公叔似鮑君繻劉君春胡君時等皆鄉鄰人非公之友則其徒也尤爲一時盛事既登甲科朝野想望風采授泰州教授以歸參政龔公茂良帥江西以書幣招之願爲定交公曰此古人羔雁之禮不行於世有年矣善辭之未赴太學錄闕求之者衆龔公實行宰相事奏孝宗曰待次不改闕初官不堂除陛下良法也太學錄一闕而睥睨者衆臣欲擇取名儒爲士林所推者越拘攣而用則人自服矣上問爲誰以公對上曰是朕所素知者除命一下果無異辭就職幾月車駕幸學改承奉郎龔公既罷政亦

浸有相嫉者添差通判福州帥相梁公克家得公喜甚以政委之公亦悉心裨贊不專形迹卒以專擅論罷時淳熙七年也尋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桂陽軍間居八年始赴郡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事就遷轉運判官改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在桂陽蠲除宿負罷弛斜科倉司則補羅諸郡米至十萬斛漕司亦蠲錢數萬緡力講荒政所及者廣進登極銀二千兩屬方救荒力不能辨申請減額捐三之二實惠遂及一方以服勤使事嘗感寒疾至是以奏事再入修門鬚髮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歎曰幾年陳君舉尙可使外補矣奏留爲吏部員外郎初對上曰卿去國幾何朕時欲見卿久矣知卿學問深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然罕有聖語公敬謝而退以周禮說進擢祕書少監訓詞曰朕日御便朝廷見郎吏有郎白首色夷而氣溫僮者贊其名則汝傳良也朝列傳誦實黃公裳之詞也兼實錄院檢討官皇子嘉王府妙選官寮以公兼贊讀未幾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期年始遷起居郎紹熙末年龍樓問寢不以時自大臣而下更進讜言從班多連名騰奏或同班叩請公自以受不世之遇必欲身任其責請對直前幾無虛月剴切痛憤指陳利害無所不用其至蓋嘗贊嘉邸爲中宮言之又嘗奏疏謂臣等在王邸於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

開導賢王而會慶闕上觴之禮長至虧稱賀之儀區區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紙上之習必不如家傳之法今既上失三宮之歡則臣等講讀皆爲空言矣其餘骨鯁之言有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者上終不加譴而言亦不用一日奏云陛下屢許臣以出又令傳旨於廟堂而復不然臣貪戀厚恩未忍決去容臣退思補過更圖入奏若不垂聽則有致爲臣而去耳又從而草奏曲盡事節犯顏極論度上意不回遂上掛冠之奏上雖不受玉音賜可公卽申省乞致仕宰輔留之不可既行授祕閣修撰嘉王府贊讀皇上御極以中書舍人召還兼侍講兼直學士院修撰謂可以行素蘊矣而言者指其學術不正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復劾其在太上朝奏對狂率降一官罷祠嘉泰二年敘復元官再畀祠祿遂除泉州以病力辭至再除集英殿修撰病革謝事遂有次對之命十一月十有二日終於里第享年六十有七積官至朝議大夫爵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張氏幼昭字景惠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女以婦德著聞先公八年卒子男二人師轍迪功郎安豐軍壽春縣主簿師朴承務郎女七人長適迪功郎監鎮江府浚口茶庫潘子順次適從政郎新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適迪功郎處州州學教授林子熙次適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冲

次適進士張紹次適進士張疇一尙幼令人葬於前山開禧元年三月庚寅二子奉公之喪合焉嗚呼以公之抱負偉傑學博而精觀書別有高識作文自出機杼類非今人所可企及求之古人亦未易多得也受知三朝掌內外制經帷史館不爲不遇而名高多忌卒不得究其經世之學爲可痛也公行誼著於鄉曲述作擅於當世不待屢書敢據其論奏之大者列之然後知其非諛墓之詞也公之赴郡免奏事而去歸觀光宗以舊欲奏之孝宗者陳之蓋公憂國之心澤民之具其說不易謂藝祖創業垂統無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澤裕我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爲本攷之故牘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間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縣不會古所謂富藏天下者也諸道上供隨所輸送初無定額留州錢物雖盡曰係省而不盡取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上供歲額熙寧用事者始取藝祖之約束一切紛更之新法旣行增上供之額一倍至崇甯遂增數倍此特上供耳其它雜徭熙甯則有今項封椿元豐則有無額上供宣和之經制紹興之總制月椿皆至今爲額而折帛和買之類不與焉茶引盡歸都茶場鹽鈔盡歸推貨務秋苗以十之八九爲綱運是皆不在州縣於是取之斛面取之折變取之科敷抑配賦罰而民之困極矣

方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豈不甚可畏哉上曰莫急於此但以處置爲難公奏第三劄子乃是處置之說既奏褒美再三其大略曰嗣位之初詔爲寬民置局講究而民窮如故蓋以裁抑細微或蠲空張之數未有以稱明詔慰民望也國家財力竭於養兵又莫甚於江上之軍故每欲省賦朝廷以爲可則版曹不可版曹可則總領不可總領可則都統司不可以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預中外勢分職掌不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得乎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事出一體而後可議寬民力矣轉對又論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以上書人文字令知制誥看詳升降以次對章奏下尙書省參詳人主所自擇不過臺省長官豈不甚易行哉又嘗論役法謂免役錢者本以恤民使出錢雇役而逸其力也自罷募戶長壯丁而取其錢今隸總制之類於是役者白著而法不得不壞保正長催科是以保甲法亂役法而行之也熙甯自有役法五等簿是也自有保甲法魚鱗簿是也五等則通縣計之魚鱗以比屋計之保甲但以譏察盜賊與免役初不相關熙甯七年始以保丁充甲頭催稅而者戶長壯丁之屬以次罷募利其雇錢而封椿之法起矣元豐遂著爲令以甲

頭同大保長催科元祐匆匆復舊隨即紛更至紹聖二年催科悉用大保長役法轉而爲保甲嘉祐以前固無此法至此又非王安石之舊特章厚爲之今士大夫恥言安石之爲人指章厚爲罪魁而方世守其變亂之餘以爲成憲萬古設法一安石能改之章厚能行之此斯民最大之害乃若出於三代之舊而莫敢議有議之者則付之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申嚴行下此臣尤所未喻也誠能不以保甲法亂役法雖未足以盡寬民力亦可謂至恩矣進故事以真宗詔兩浙福建荆湖身丁錢並特除放其論尤詳以爲減折帛不如身丁切於窮民此皆公平時考古驗今可舉而行非若泛然美觀之言卒不得見于用若其封還詞頭遇事輒發未易悉數如請還黃裳給事中則引唐呂元膺紹興程瑀以爲比論張子仁之建節則請先處分留正之去留吳挺之除代而其甚難者莫如陳源與率逢原二者源之貫盈幸不及誅忽除內侍省押班瑣攝事者繳章五上人皆傳誦大臣力請觸雷霆之怒幾不自全一爲書行公議沸騰黨與凶焰不可向邇而公獨當之逢原龔暴恃有奧援所至兇橫其在池陽幾至軍變爲總領鄭湜所發按其偏裨上命樞臣鑄戒方待罪間自副統制升都統公又論之源供職自如而詞不行終不得俸逢原先被宣劄已自書銜而公於二者執奏

再三終不奉詔以至乞身而去公去未幾而內禪子仁訖不得節鉞源亦罷去逢原以病廢惟此三事無敢嬰其鋒者公神色不動來則繳奏旁觀者爲之寒心而外間罕知之者鑰與公同生於丁巳少我九日自分教東嘉爲布衣交義兼師友後雖一同朝蹟而情義日篤一旦同在西掖同攝北門相與如弟昆然至於同寅協恭尤非他人之比藝祖東嚮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百年之禮而臺諫有異論鑰極論之丞相趙公宣旨鑰又執不可公從旁力贊其決而事遂定謝知闔淵以太母之弟有旨請給等依祿格全支公已書行而鑰駁之再命持與書行公上奏先具鑰之駁章且曰樓鑰駁章委是允當始知臣失於點檢不及論奏若更書行臣有三罪一則迎合聖意不敢執奏二則衝改指揮使者司無所馮守一則恥過逾非無見善則遷之義欲望迫寢御筆仍正臣鹵莽之罪其事遂已嗚呼孰有負重名於時致身至此而服義引愆同濟公義如公者乎汲引人才如恐不及某湖南應詔薦宋文仲吳獵蔣礪楊炤在朝則薦朱熹葉適吳仁傑王明清修史苟知其賢不復以私嫌爲忌其他成就延譽使我聲名者不知其幾也博極羣書而於春秋左氏尤究極聖人制作之本意左氏翼經之深旨著春秋後傳左氏章旨二書蓋經止獲麟孔子卒傳止韓魏反而喪之之後殆

未有此書也願見不可得則曰此吾身後之書近既得之誦讀不已不揣而爲之序其門人遂以銘爲請鑰欲述公行事或恐有觸忌之嫌自以投閒十有三年已掛衣冠視蔭幾何知公爲最詳若畏避而沒其實豈不負吾亡友會稿未集而病深恐溢先朝露不究此志小愈遂扶憊而畢之公風度高遠動輒過人詩律之精深字畫之遒媚登覽高致吟諷低昂親之則使人意消王謝韻度尙可想也方主上在宮邸時寮案以詩爲壽惟翊善黃公與公之詩皆有諷諫上爲置酒各親書所上詩謝之公後嘗奏知以御札登諸石而跋其下以其彙示鑰未及刻而公歸訪求此彙不可復得猶記其略云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蓋頌者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敕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鑰讀之爲之感咽嗚呼此又先儒之所未發也銘曰

溫居瀛壖學之淵間氣所鍾挺生斯賢向舒金玉游夏淵源羣書博極本末貫穿退然布衣名震八埏晚登周行帝席爲前典刑具存訓詞是專王邸螭陸史館經筵獨當雷霆力欲回天經世澤民齋志終焉天之生才夫豈偶然儲神毓秀其必有年宦匪不達受才則全道之

不行賴有遺編後有百載復見儒先哀哉止齋見此銘鏤

瑞博士陳劉二先生去思碑

明 王叔果 永嘉

余觀於瑞胡宦業之多賢而風教之長厚也夫世變江河愈趨愈下蓋自昔云然矣顧天彝民性之懿則有亘古今塞宇宙協於克一而不與世易者在是以道貞者不以時遷德滋者不以物化茲非其大較也哉第以世之習大都蠅營蝸戰醯醢腥集於紛華間而懋修穎脫秉彝是好者良概見而間值之也矧秩之庫享之薄縑於暑而筴於秋者乎余是以觀於瑞而益徵我聖天子造士作人之盛興化民成俗之隆也何也我明熙洽二百餘禩於茲矣典瑞庠之博士無慮百數乃今括蒼陳公掌教事滇南劉公司訓職顧赫然媲美於一堂泊遷秩庠彥戀戀不忍舍思所永厥勳德因詣予徵文勒珉以樹不朽若二公者果何修得此於諸彥士哉余嘗博譎諸彥士而徵其故矣蓋昔博士之典瑞也修邊幅者類事繁苛二公則古貌古心城府不設溫良豈弟怡然可親是故厭嵬瑣之士僉頌其寬焉樂簡易者類事怠弛二公則日試月課寒暑不輟談經校藝靡倦其功是故趣精勵之士僉頌其嚴焉間物我者類胡越其門第二公則病告苦寬其假貧困者懷其資婚喪者周其急患難者扶其危是

故被常愛之士僉頌其仁焉事直苞者類賤削其士類二公於廩餼則祛宿弊於孤寒則却常儀於私門則杜干謁於交際則審誼分是故砥名節之士僉頌其廉焉絢春華者類忘秋實二公則後文藻先孝德獎行誼飭不羈是故敦本實之士僉頌其造焉然且不皎皎於初服不愔愔於宦成不伸節於昭昭不墮行於冥冥協恭和衷彼倡此和殆推轂然輪轄相輳而南轅北轍罔非通衢也殆成室然柄鑿相入而筵縱楹構罔不稱任也爰是多士化之當道薦之銓部信之當宁耀而顯榮之陳公甫報政而陟傳益府劉公閱六稔而署教漢州則二公始終相得非德之符道之洽胡以臻此仰道範者輸情沐德擇者滌慮而思所以永其傳詔諸後者亦秉彝好德之良宜爾也詎違道干譽阿私所好者倫哉其宦績其世風美而傳也無疑矣是舉也宰理邑政正己率物俾庶寮之戩穀者吳門珍川章令公有成也贊襄學政懋脩濟美俾之益彰者西甌望雲劉廣文本寧也色著青藍氣投鍼芥其於多賢將不益爲我聖天子得人慶哉陳名大紳字口口號柏軒括之景寧人劉名宗周字道甫號清渠壚之河西人

司訓徐公去思碑

吳養忠 漳浦

廣文之職與邑宰分席而治宰職治民廣文職治士夫四民之士爲士士梓而民鼓也然則廣文之事不讓於宰也自昔譏經術世務不相入而王介甫謂經術卽以經世介甫之人非也夫使經以飾治職士士理職民民理是師保而父母也然則廣文而兼宰治也其重文軼於廣文司訓徐公溟碩儒也大父漢陰公經術著循良再及公代以經顯而公又早成有聲萬歷壬子以明經高第來司邑訓邑舊稱才藪自許陳諸君子鬱起趙宋入我明而卓忠貞植節內難前後掩映千古矣邇不無稍替公下車橫經校藝比無虛晷乙卯之役遂獲兩雋則公賜也每宰缺則公兼邑篆如葺學宮表忠孝賑貧蘇困政難枚舉大較瘠已肥民清慎亡他凡公再視篆涖則歡戴解則追謳口碑嘖嘖公真師保父母者且謂公當得宰僅循格移阿迷正阿迷公隣邑也公幸有鄉土之樂又得以其教及桑梓公誠無害如瑞邑士民何諸生相與挽公不可得乃立石瑞庠而前揖予曰惟令君一言以慰吾思予方經術之未諳而謬作吏則唯公芳躅是景能聽公之去乎哉無已而與爾諸生謀諸生亦聞胡安定之於吳興乎當教吳興時以經義治事分部而督羣通經者其中人治一事又以一事兼之蓋於世務無所不備安定去吳興而吳興人雋有司者什常四五任以事輒可效至聲動人主採

其條臚太學而旋徵安定安定之經自非介甫比然終安定之身未嘗一涖邑而其徒綴緒論以自淑猶章章如是今若師以經義訓若輩毋論至所以治瑞者亦燦如列眉矣天子徵若師亦當如安定顧爾諸生何以不愧於安定之徒也哉夫惟其伏臘而俎豆之寧指授之繹思異時瑞之爲卓爲許爲陳諸君子則若師且長造瑞也卽予之所藉多矣何恨於是諸生色喜而起曰敢勒之以示不忘公諱汝謙字用光別號自牧以萬歷壬子六月授今職以四十四年二月陞臨安阿迷州學正雲南府昆明縣籍直隸揚州府寶應縣人

瑞安卓忠貞祠堂碑

侯一元 樂清

夫委質事君有他道乎哉其始進也曰自獻其身其盡瘁也曰能致其身如此而已矣蓋致身者不有其身之謂也不有其身則亦不有其家故處平則靡室弗子若禹家無遺財居無樓臺若諸葛寇范諸公遭變則存孤踐言若程荀碎首湛族若禽息要離刀鋸在前甘之若飴趨之若歸自世人視之以爲嶄絕之行而君子由之以爲經常之道也嗚呼悲夫忠貞之祠於今得炳然巋然於日月星辰之下山河大地之中領之祠官得明薦其溪毛侈之薦紳得顯著於竹帛以風於斯世斯人乎斯固常道之所以終存而人心之所以不亡也蓋天有

常道謂烈風迅雷甚雨非天乎不可然而光天化日其常也地有常道謂高岸深谷之相易非地乎不可然而高高下下其常也人有常道謂南巢大白履霜雉經非人乎不可然而君臣臣父父子其常也夫革除之際靖難之師我成祖其有武王之心乎然武王不以應天順人而廢夷齊之義漢赦季布唐獎堯君素宋贈韓通皆是物也蓋收羣策羣力以濟事者一時之權表義存道以立經常者萬世之功乃人主自爲社稷計也昔者嘗疑之以爲忠貞諸公駢死參夷職耳而帝心旋霽德音屢發曰不負其君惟卓敬耳曰使練子甯在朕固當用之於是綱解禁弛垂二百年而猶難言之是故忠貞私諡也祠私祠也錄私錄也天下之人相率以忠爲諱然則堂何以明倫諸生橫經何以請博士倚席何以誨而常道其遂墜於地乎天啓神孫推心聖主間者孝事兩宮因霈然下明詔酬忠魂求其後夫若增而高曰若濯而明而卓公者吾瑞安人也瑞安林博士莊服行忠孝懷之久矣乃一日受詔則灑然泣躍然起走請其令長求之諸生而卓公之遺孫爾在焉於是謂元郡人也當記公事又曰始傳公者劉忠愍公球祠公者朱令祀爲之祭田爲之門役者主令翹恤錄其後當奉詔以從事者今周令悠而四人者皆安福人也江右信多賢哉謂元嘗長江藩而列四賢之美亦

不偶然矣又曰祠故燬莊亟走告令令亦亟圖恐後一起而新之者則杜令時登之力也於時明詔未下而官師相助心有同然詎不信哉或曰中庸之道有蹈白刃而蹈焉未必中也按傳戕公者蓋姚廣孝非帝意也假令姚不蝸公公可無死乎曰烏得無死夫人臣之身社稷之身也主存與存主亡與亡是有初矣迺余於公而憬然有悟於臣道之靡他也蓋致身焉盡之矣傳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又曰平居則犯顏敢諫臨難則仗節死義要皆舉斯心者爲之觀卓公至孝通格深夜昏迷至憑虎以爲兇是天地鬼神所不能遺也大忠深慮批鱗於高皇之朝誓死於縲紲之時嘗之以管魏之業惻然而不忍處也當是時也金石不足以喻其堅江河不足以喻其決何哉誠以其身非我之有也夫人之未仕也其身父母之身也其已仕也其身則君之身也故古之君子之仕也或流涕以訣其親故其在家必孝其在國必忠遇事則不得不諫遇難則不得不死爲長吏則不得不子其民爲師儒則不得不淑其人夫是之謂不貳心之純故爲治爲教爲惠愛爲廉吏爲直諫爲死義千葩而一根萬派而同源易曰係小子失丈夫故凡爲吏而不閔人不禠身而自喜沾沾首鼠容容者皆有貳心於其身其家者也嗟乎忠良一道耳使公先幾之言早用則番君忠流於長沙王季讓光

於周室而身名俱全家國兩完矣謂非人臣之上願哉方今君臣父子之道大明社稷奠安萬世無弊人臣當都俞吁咈之不暇而何忠貞之慕乎然則師忠貞者其不二心焉可也是爲記隆慶六年冬十二月

瑞安縣學陽谷王先生祠碑記

洪啓霽 溫陵

萬歷戊戌瑞安人士大興建學之役甫竣工構祠於學宮之側肖郡鄉賢陽谷先生之像而尊祀焉報經度也余適行部東甌諸生投狀請余記之蓋瑞安故有學大儒名卿由學而起者彬彬相望自宋稱小鄒魯迄我國初猶盛嘉靖以來人材科目日漸衰替而弗振諸生聚族謀曰鍾奇毓秀贊序攸基否極而泰革故而鼎新其在今乎則又慮曰樂成之易經始之難不有耆哲執司指南是時陽谷先生解三吳憲節歸臥陽湖玉介園中已二十餘年年且耄矣齒德並尊山斗兩浙尤精堪輿家言邑令傅君道唯率諸生肅幣敦請焉先生杖履欣然賁來於茲邑陟降岡原周覽形勢匠以心目參以景卜爰撤蠱緒更定今制前文廟後倫堂齋署廊廡依次布列引流於隍良入而巽出環繞龍山之麓山址陡門久塞復疏俾朝宗於海凡百指畫悉中窾會仍捐私緡巨萬佐工費之匱於是湫隘拓而高廣閭閻耀而光明

江山增勝風氣頓聚邑人士踴躍鼓舞咸曰先生實嘉惠我踰明年庚子而先生卒邑人士則又悲傷歎息曰吾儕何以報先生始相與尸祝而俎豆之以配於瞽宗嗟乎堪輿之理士大夫具能言之而罕精即精矣亦僅規家門之利世解文正孰肯造福於膠庠先生宦轍駁歷銳意譽髦令常熟則創文學之祠守大名則新元城之館致政而家居也則重建府學役旣不賞獨力任之而人文蔚勃視昔倍什所在歸不朽於先生今茲壤復沾河潤蓋興賢育材培植國家之元氣不以出處壯老而有間也嗣是瑞學之士霧變雲蒸蜚英聲而樹駿烈安能一日忘先生哉天開其運地發其靈而先生之功且永賴於無窮矣特祠而祀於法則宜先生永嘉人王姓名叔景字陽德嘉靖壬戌進士歷官福建參政祀鄉賢行誼宦績詳載郡邑志傳中時萬歷癸卯 月 日

總督都院趙公功德碑

清 李光春 永嘉

甌處浙東僻徼南臨大海三面皆阻萬山聲教最後及順治戊戌當宁用科臣議移督師重臣開府其地於是部院趙公奉書來蒞威名聳懾寇漸次遠避閱辛丑朝議撤邊海民實內地鹵岸肅清兵休無蟻甲乃循初制更鎮省會明年改元天子念公勞苦功高增秩予蔭下

詔褒美仍有旨內召車將發甌之屬邑安固薦紳士及父老子弟則羣詣邑侯宋君謀肖公像祀之尸祝勿休屬不佞春文其麗牲之石春惟公爲心誓碩輔其勳德非一方所敢私私之郡則已隘矧茲蕞爾一邑顧吾甌在臨炤中者實四易草木瑞以斗大城甌脫海外與鳳皇諸島接睫非他邑比得公來始脫寇吻公又軫瑞獨至謂自清興山海兩寇再入其郭民罹毒甚非嚴兵戍之不可審度要害增營壘水口鐵騎櫛比鱗次一夕介馬馳霜雪間幾忘其爲元日也口所飭口雉牒創懸樓樹羊棧展拓驛路俾四達稍聞警則援師可呼吸至蓋自此瑞民可安枕矣己亥冬寇艦窺沙舊戍登岸縱掠口近瑞界公赫焉震怒令口掩擊口殪殆盡軍紀嚴肅誠州將嚴所部取民間一笠殺無赦莠糗以時供無敢譁於伍雜處闌闌非衣短後幾不辨瑞自鼎革近廿年口口口口慶更生也畏壘之祝豈漫然哉蓋公敦凝厚重實心任事凡敷布悉類此瑞民在瑞言瑞遂各以公於瑞有特恩也者譬諸義輪卓午坐斗室中見隅光射隙自以爲獨透光庸詎知赫赫炎炎固靡微不徹也耶今公袞衣入觀坐論斧戾俯瞰彈丸邑如微口口盼睽所堪及乃戴高不忘高亦可徵其俗之厚已無翼而飛不脛而走卽一隅律四宇穹碑豈僅峴首哉春部民又屬以聞瑞之與宋侯譜誼俱不容以嘿於是乎書

沈子正墓誌銘

宋周行己 永嘉

永嘉沈躬行之父諱度字子正年六十一紹聖元年三月某甲子卒於京師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於其居邑瑞安縣某鄉某原先期躬行致林石介夫狀來請銘觀君平生治行蓋剛介尙氣節不惑於流俗者也溫爲郡並海俗信巫祝禁忌致使良民陷於不義方春病瘟鄰里親戚絕不相問訊死亟置棺他室密封固棄去百日乃啓爲喪事謂不爾且相傳以死有司不知禁民習莫敢犯熙甯初永嘉大疫君母病死其女奴又死家人臥疾數輩內外皆恐議如巫說君獨不顧觸禁忌具棺斂爲服朝夕哭泣薦奠如禮卒無他居邑火焚其友廬人莫敢嚮君聞譟作疾趨蹈煙燄負其母以出鄉人壯其義是可銘者君曾祖諱某祖諱某娶某氏生子男三人名志行躬行夷行女子六人嫁張暉陸綱林晞顏葉正己趙霑其一尙幼君喜儒男必遣就學女必歸進士洛陽程頤正叔京兆呂大臨與叔括蒼龔原深之與吾鄉先生介夫皆傳古道名世宗師學者莫得其門君能資躬行與之游而鄉黨朋友咸稱之以爲君子之子其來請也又可得辭銘曰不惑於俗智也趨人之急義也君則已矣以尙其子

趙彥昭墓誌

周行己 永嘉

士患不立不患不聞元豐作新太學四方游士歲常數千百人溫海郡去京師阻遠居太學不滿十人然而學行修明頗爲學官先生稱道一時士大夫語其子弟以爲矜式四方學者皆所服從而師友焉蔣元中沈彬老不幸早死不及祿劉元承今爲監察御史元禮爲中書舍人許少伊今爲刺令刪定官方進未艾戴明仲爲江軍教授趙彥昭爲辟雍正以卒張子充最早有聞每舉不利今以八行薦於朝凡此吾鄉之士皆能自立於學校見用於當世其間或先或後或貴或賤或壽或夭則有命也然不可謂不聞矣明仲之喪某嘗爲誌以哀不幸今彥昭葬又來求銘嗚呼吾於彥昭其可辭乎彥昭爲人博學知古今性疾惡喜論天下事自其少時己不羣方十歲能爲猛虎行鄉里大人先生莫不奇之以爲必有立少孤季父析其資產與兄異財稍長曰非也悉舉以屬其兄獨游京師己而有名登崇寧二年進士第主穎昌府長葛簿屬天子益修學法州置學官選爲濟州州學教授導學者以篤學力行不專務科舉士有成材攷滿朝廷以爲能遷辟雍正兼攝司業浸嚮用矣不幸有疾遂至不起年纔四十八官纔承直郎嗚呼悲夫彥昭諱霄其先蓋會稽人五代之亂始徙永嘉曾祖某

祖某父某皆隱德不仕先娶同邑薛氏生男二人甯孫享孫女三人長歸沈琮次歸陳亶次在室再娶括蒼祝氏生男一人桂孫早死甯孫享孫皆才美而善學人以爲彥昭有子也僅勝冠相繼以死彥昭之亡幾至絕世家人求得遺子於外曰紹孫今纔十歲嗚呼彥昭才而善爲者也其報若此豈天之於人豐其名者嗇其福乎其歿於京師辟雍官舍大觀三年四月六日也其葬也於其鄉李輿之原政和元年十二月八日也銘曰貴賤壽夭屬於天仁義忠信屬於人達非其通窮非屯歿而不朽爲有聞旁可萬家李輿原善無不報尙後昆張夫人徐氏墓誌銘

朱熹 熹源

夫人徐氏溫州瑞安縣人世隱德不仕夫人生柔順靜正父母愛之擇所宜歸以配郡人張君某旣歸事舅姑盡禮晨夕敬問衣服食飲寒燠之宜而節適之舅姑未食不敢食未寢不敢寢姑性嚴重事有不可其意終日不懌左右莫敢近夫人獨從容娛侍所以開釋其意者萬方俟其語笑復常乃敢退如是者十有八年鄰里親族覲之不見其一日懈也舅姑沒哀毀不勝衰張君家故饒財喜賓客中歲小窶約然不以屑意朋舊過門輒飭庖具饌相與樂飲如故時館客於家至或旬月不厭夫人節衣食以奉其費無難色不使張君知其有異於

前也佐張君教諸子皆有文行既而其長揚卿遂登進士第仕州縣以敦樸詳練為諸公長者所知張君由此亦以太上慶壽恩補承務郎而致其事老壽家居子孫滿前鄉鄰以為榮而夫人已不及見久矣蓋夫人以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卒享年五十有五凡生三男三女揚卿之弟曰振卿曰口卿女伯季早卒仲適成忠郎監左藏西庫林鏞孫男八人女六人卒後四年乃克祔於先姑周氏塋又二十有五年而揚卿以從政郎為南康軍學教授與予聯事相好也一日狀夫人之行以告曰揚卿之祿已不得逮其母日夜痛於厥心如又不能有以表其行實之懿於方來則不孝之罪死有餘責敢敬泣拜以請夫子幸哀而予之銘是使揚卿得以不死其親而免於戾也予謝辭不獲而未及為明年去郡揚卿又以書來請不置乃序其事而銘之其詞曰既孝既敬又儉以勤天曷報之子秀而文生短慶長儲豐饗嗇銘以訂之不世其澤

林安之墓誌銘

呂祖謙 金華

自余與永嘉陳君舉傳良游每道其學者林安之居實不去口歲在壬辰安之始來婺相與共學其冬以病歸間二年後自溫來會甚瘠且憊形貌非復昔人而志愈強識愈明其學亦

非復昔人也予憂喜參半別去餘月君舉以書赴曰噫安之死矣哀甚不能執筆其為我銘之蓋安之之為人隆於師友一日不見則惘然若有所亡至其合堂同席心融意浹身之休戚年之早暮鄉閭之遠若近皆不暇知病益侵尚講貫繹繹不休獻疑者納忠者代之憂者動之以危語悲辭者日交於前安之蓋自如也士而有志於學者蓋鮮亦既有其意矣怵焉輒移撓焉輒止莫大於死生莫切於疾疢痾痛之賊其體膚及是而猶不舍業使充其志庸可限其所至耶安之以淳熙二年十月十九日卒是歲十二月二十日其父母兄葬之於其鄉年實三十有四銘曰

若是而不可謂之成耶彼佻達者竟何成也若是而可謂之成耶夫豈自以為成也哀哉

魏了翁

嘉泰間余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府方是時承平日久民物阜蕃公私交裕雖卑官賤有司簿書筐篋之外多可稱紀有曹君一致時為幹辦四川茶馬司篤實而總覈於余相友善也余為國子正又與偕至任所山行水涉于泳于游交儆互發後十有九年再黜班行訪一致何官曰嘗通判台州焉在曰死矣嗚呼其才若是而用若是耶其子惟日尋過余曰吾先君子

葬未有銘惟先生之嘗同僚也是以不敢他請余乃敘之曰一致名易其先閩人避五代亂徙溫居安固之許峯曾祖文甫祖迪父廣居累贈朝奉大夫母蔡氏安人一致少敏悟者學於書無所再讀下筆數千言登淳熙八年進士第調尉明之慈溪教授開州南安軍由四川茶屬用舉主改官知福州長溪縣主管江浙等路坑冶司文字坐言者主管某觀起家通判台州年六十八而卒始末第己名聞太學其再為校官能使遐陬僻嶠咸奮於業在蜀惟買書數千卷以歸知長溪豪猾屏息閩人稱之方伯監司聞諸朝錄名中書食祠官祿七年泊然將終身余知一致深信其所挾負者得施於時必有出於人而僅行乎職業之間又不合以退士遇則見於世不用則亦己矣所惜者非才也時也娶同縣陳氏賜號安人子二人惟日迪功郎新上饒縣主簿惟月業進士女適承信郎前監海酒稅平陽林湜一致之卒以十三年三月甲子晦葬以十五年十有一月壬申墓在許峯銘曰

暫乎動容浩乎蘊中曷亨其稟而塞彼逢不惠於極以彥我邦松耶柏耶安斯幽宮

宋台州寶藏高普安禪院第九代德禪師塔銘

王以寧 湘潭

師潘氏系溫州瑞安人生十一年棄家從常寧寺僧慧真游始名惟德試經得度辭師走四

方晚聞道於覺印禪師世所謂英蓬頭者崇寧乙酉起應樞副王公幼安先聘口法席於海州天寧已而徙居寶藏口之經方臘之變寺為煨燼師所以經營繕葺之甚力遠邇嚮慕建炎庚戌三月二十五日說偈示衆安然脫去口口年夏世壽六十有六歲其骨於寺之西崦余尋山至寶藏其子崇勝以行狀來乞銘余不及識師口問山中者衲多稱其志行孤潔見地明白且觀其臨終區造院宇頗有條理知其為賢有道者因為之銘曰
有寶藏大希奇翩然來任者誰翛然去又何之絕去來叵思議咄馱子知不知直下薦己是遲若不會且狐疑別占靈山月任連落前谿

案此文見黃瑞台州金石錄五稱以甯署銜為除授宣教郎添差台州酒務湘潭人字周士又云朝奉郎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孫偉書朝請郎直祕閣主管南京鴻慶宮裴廩題蓋普安在臨海縣西四十里

沈元誠墓誌銘

葉適 永嘉

古之所謂一鄉一國之善士者以其德限之而云也後之所謂一鄉一國之善士者亦以其德限之乎未可知也夫士毀簷隈巷敗衣縷褐耳然而專為善之責將以公天下準後世其

止於一鄉一國尚不能傳而遠也不然則夷惠之流孔氏之門人何以垂稱焉及其後也士以位爲善位之貴可以達於天下後世而善之利始可以著於天下後世位所不達則士怠於自修而苟且以求安雖一鄉而已者一國而已者猶病其乏也况不止一鄉一國乎就其不止一鄉一國而世無孔子孟子復無以定其論於是高下之疑誠僞之雜莠穎將爲幹實膚脆將爲堅成譬之物焉春種之不待秋而穫也嗚呼不限於德而限於位使士不能如古人者其勢之然哉温之瑞安縣有士曰沈君諱大經字元誠余不知其一鄉一國之善歟抑不止一鄉一國者歟余見其躬爲善之責甚專位雖不達而欲著爲善之利甚勤自君從父躬行兄大廉本誠居敬尊紹絕學君閱而懋之通物以性成身以行應事以理博書瓊傳皆究端極曲文短句亦中程律瑞安稱多士君獨爲前輩宿老慰寵後進有所裁正無不服從在家肅如也妻子族人化而不慢矣初入太學司業博士皆傾下之已而用累舉授漳浦縣主簿有故人爲其郡太守過君門請與俱行君不得辭至未幾求監南嶽廟而歸紹熙二年正月辛酉卒其十月某日葬來墓鄉余舉山君既重其縣人縣將有大慮必待君而後決君同其疾患時其闕蠹起而謀諸新廟學補荒年修地利設水險備欠政故今盜奪於海者自

屏不近縣米賈歲來自海南米不大踊復石崗斗門濬九鄉河渠年以不侵皆君所建畫也雖古人自求於窮約者不必盡著爲善之利然而君能專爲善之責操其實柄而庶幾毫髮之可以及人其不怠於自修而苟且以求安審矣曾王父曰惟欽王父曰度父曰夷行孺人項氏先君卒子曰上達中孚曰三畏早卒壻曰林尙友項迪孫男彌尊彌章彌高彌堅彌劭餘未名孫女嫁章學詩上達請余銘君之墓六年矣嗚呼君之善止一鄉乎鄉人銘之可也何必其子孫不止一鄉乎當有達者記之矣予不肖敢辭也上達固以請銘曰

西峴原南堤宅伊沈夫子之德惟其鄉之傳耶非松非柏慶元三年 月 日

張令人墓誌銘

葉適永嘉

夫人諱幼昭字景惠姓張氏温州永嘉人歸陳氏爲中書舍人傳良之妻夫人父兄皆儒先生自幼陶染詩禮間事絕異於他女其夫有學行文詞經世之業遠近宗從登門請義通日夜歷寒暑室內無坐處夫人獨挾一婢治爨貧甚糶米市薪行飯分茗皆令得潔饌有無未嘗使夫聞之新有田五畝夫之伯氏鰥也將繼室而不得具禮夫人曰鬻此田耳後夫宦頗遂不至乏稍經營兄弟及他親友或一日直取數十百萬錢夫人喜曰方窮時欲有施與云

云爲大言耳今而得酬豈非幸耶過洞庭管押者忽告曰某所行李有盜家人皇駭夫人笑曰卽如是所失不過財物若貧卽不失矣夫仕上皇力諫不聽乞致其仕下殿卽行新天子嗣統急召使至俄復罷往來業業數月夫人率男女歡笑相隨曰以爲高則余不安以爲罪當逐則宜爾不信方術不崇釋老不畏巫鬼凡其夫所欲向意行不曲折傲古不循俗夫人一切順承曰不如是是吾不能從其夫然而每曰以子之疎且易欲以其求知於天者使人亦知之乎宜謗之衆也與夫閱士久士之品儔高下皆能言之夫所與游夫人則亦與其偶相視遇如姊妹憂樂皆同焉婦人之可賢有以文慧有以藝能淑均不妒宜其家室而已至於儒者之意散闊而不續高遠而難攀自篤信力學之士隨其分量所得毫釐有間苟不盡知趨舍異塗輒相疵病乃能習見於房瑣安行於榻圍墳簷應和如出一人窮達毀譽有以皆樂則夫人之賢加於世之賢也夫人愛其弟特甚弟死久諱不告過時而後哭之慟絕遂得疾慶元元年八月二十二日且午曰伯伯何在吾今死不可不與別薄暮伯氏至夫人曰新婦歸矣夫撫之曰得無記疇昔所得於論語孟子乎頷之再三而瞑年五十封令人子師轍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師朴承務郎女阿贊適潘子順阿晦適將仕郎薛師雍阿季阿

福許嫁太學上舍生林子燕將仕郎徐冲不弃不卒慶元某年月日葬於某夫以書來曰吾夢景惠盛服出布帷問焉往見子謝意屬子銘也又曰常日有不樂未嘗破聲色其女問何以能忍曰我豈無氣性者耶但寫上墓誌不得故不爲爾然則夫人之期於後遠矣余何足以銘銘曰

同其夫之志意兮眇追古而逐今有迂而不達兮有微而莫尋人所不知兮夫人知心嗚呼所謂好合兮所謂瑟琴老至不偕夫也弗任山則壽矣勒此崖陰
林正仲墓誌銘

葉 適 永 嘉

余爲兒嬉同縣林元章家時邑俗質儉屋宇財足而元章新造廣宅東望海西挹三港諸山曲樓重坐門牖洞徹表以梧柳檻以芍藥行者咸流睇延頸元章能斂喜散鄉黨樂附諸子自刻琢聘請陳君舉爲師一州文士畢至正仲懿仲皆登進士第正仲名頤叔寬整有局量朋友愛信爲羅源主簿喪死者焚屍糜其骨衆董合和凌風飄颺命曰升天以尤細爲孝正仲雕文禁止治塚鬻藏之始變其俗有以刃挺誣人至大辟獄再歲不酬正仲視之文瘡且溺死也一府稱善移玉山丞玉虹橋在市中心壞久計費數百巨萬徒輿縮手正仲自與錢勸

成之至今為利辟監建康戶部贍軍庫元章卒正仲哀毀成疾未幾亦卒羣弟環視從容誦夢中語曰世衰道不淪作者口興起因振手而訣年四十九時紹熙元年七月丙寅也以致仕恩遷通直郎三年十月己酉葬於北湖夫人葉氏二子子真早天子普長女為尼次嫁項叔益他日子普謂余吾祖若祖母叔父皆得當世名人為銘獨先人二十年銘未立敢以請始元章奮獨身自致大家矣而抑利務與晚歲極淡薄正仲材富位狹所至有紀懿仲名淵叔敏業精識衆尤以為當遠至然皆止於選人正仲死子普方十歲稍長崇菴廬闢墓道異草秋榮美檀寒碧與余書詞甚美懿仲諸孫亦早慧同時中童子科鄉人甚以為寵夫五十年之遠盛衰能否未有不變者今其孫曾暨昔塘賦初畚長立幼慕滋厚於舊豈非元章好善之報而正仲兄弟未報之澤歟嗟夫余既耄衰而見元章四世矣余不足悲而元章之後益隆可喜也銘曰

望江之宅其傳無斃元章之德集雲之阡其久而新正仲之賢合二彌存以蕃後昆請視斯文

沈仲一墓誌銘

葉適永嘉

沈君名體仁字仲一先從吳興避唐亂遷溫州為瑞安名家有彬老者北遊程氏師生間得性命微旨經世大意方禁春秋學石經甫刻即廢彬老竊賂守者自摹藏之君生後百餘年珍其遺書嚴奉若祕文焉志意閑雅鄙遠聲利常言沈氏本儒術廉恥興門戶奈何求宦達問生產與俗人較高下哉敬士好文十室之譽一詠之工無不降屈坐者滿堂酬義侃侃夜後市音聞寂乃聞獨誦聲琅然嘉定四年君年六十二卒許令適來余謂令仲一疾幸少平何遽令曰吾行也邑之大夫集仲一所為別勞動而然余始疑君豈為縣多交關耶而力病至此令慘戚良久曰自吾為邑三年仲一無指尖訟到底然守煎倅逼時輟假不吝吾賴仲一常兄事之然每節朔束帶相看啜茗徑去矣歷十餘令無不然者其力病至此為禮爾余以是多其保家有常節也又參之所聞君終身有師陳君舉是已記其言觀其行老而益恭然不依以為重其取友道廣賢者親之貧者存之授廬丐食死而不貳然不恃以自重蓋其持身有常度也天行或飢凶民利欲建置君率先推與無疑然歲熟不以為德役成不以為功彼偶汗漫敗事亦無恨意不追諄首議者蓋其應事有常準也凡若此豈於君於法宜書書之亦為後世法也夫人項氏四子曰楹曰東卿曰煥道曰得翁為尼未嫁七女張埴趙炳

頃振玉薛仲序丘仲案為其婿埴筠州錄參仲序鎮江府司戶仲案將仕郎五年楹等葬君於北湖馬輿山而以項氏之命來曰吾夫行事知者以為賢不知者以為難吾雖婦人不敢廢也其在時手鈔子文自甲至癸戒東鄉異日死不得斯文以銘吾墓猶不葬也余念一生與君相邂逅不數四列禦寇之於南郭子疎矣有間矣而能望余深如此豈其寄情高遠真有在於形質之外邪銘曰

冰瞻雪肝自琢磨書林畫苑紛交罹詩得好語終夜哦今雖遠矣山之阿豈無風月相與過
案原文為民未嫁上疑有缺文黎刻本及永嘉叢書本並未言及此何耶

瑞安吳門三貞母墓版文

明宋 濂浦江

溫之吳荃不遠千里踏赤日而衝黃埃謁予於浦江上既入容貌慘沮弗悅問其故輒嗚咽流泣而後言曰荃之先世初家鄱陽再遷會稽唐諫議大夫哇又自會稽徙溫之瑞安世有宦蹟至宋兵部侍郎沈某州教授淪兄弟連擢某年進士第聲聞益著兵部幾世孫連江主簿朝宗無嗣以兄通判汀州泰來仲子諱挺君為之後君元柳州教授荃之曾大父也種學織文名播於邇遐其配金部郎中張公聲道之孫諱淑真柔婉靜專奉尊章竟能盡其禮曾

大父方四十一不幸早世張夫人少九齡誓冰雪自潔卵翼其子至於有成壽七十二以至正元年辛巳八月辛酉卒五年乙酉二月癸未葬州之廣化鄉其諱欽荃之大父也娶胡夫人諱節宋瓊州安撫使尚賢之孫大父學行如其先人念家世之多艱奮然有為寤寐不忘生一子諱璟荃之父也嗜學如嗜利罔有怠心及其冠也擇松江府判官林公天麟之孫諱廉為之室夫人瀕行父以上腴田三十畝畀之林夫人曰兒聞女子之行父母有命戒之言不聞其他也敢辭暨去動靜具合節文二族翕然稱其賢荃父始二十一歲不幸又以疾不起時林夫人多二齡荃在遺腹中甫九月荃父臨卒語林夫人曰吾家宗族祀不絕如縷者在吾一身今病革若是奈之何哉然吾祖父無涼德生男或可期爾能保嬰惇而養吾二親吾死矣林夫人仰天泣曰所不如君言者有如日言終而卒卒一月而荃生一月而大父繼卒大父年方四十而胡夫人少一齡二孀母相依為命按淚治事晝夜抱持荃嘗指曰吳氏三世惟賴此一孫耳嗚嗚對泣不能仰視逮荃六歲天下繹騷大俠聚兵陰竊生殺之權者甚衆慕吾母豐於財爭欲聘之不聽更以危言震撼復不聽因說之曰當此亂世有力如虎者尙朝不謀夕以孱弱之婦不翅一輕塵乃欲保三尺孤耶知者頗竊笑於後矣為汝之

計莫若託身勢家而心存吳氏顧不足陰持之耶林夫人剪髮長號曰吾聞烈婦不再嫁此義或乖禽犢不若也吾但知不負其天遺孤之保與否則天也吾言止斯苟或迫之有死而已其說既不行遂謀勒兵而強委禽焉林夫人聞之與姑言曰事急矣不可以不去即挾荃夜走平陽冒險阻履荆棘茹苦如茹苦甘吳故大家儻人媵女滿庭頤指得如意至是皆散盡林夫人躬操杵臼以執爨事食或不充攻絲枲以貿易之然猶市書教荃從名人游脫簪珥以代束脩且曰家雖廢學不可廢也事姑尤孝謹姑多疾畢志竭慮以事巫醫忽夢神人謂之曰炮鼈飼之即差已而果然人以爲孝感州大夫朱文憲賢之欲請於朝旌表其門閭夫人固辭乃止林夫人居平陽十二年壬寅十二月己丑林夫人不幸歿壽三十九胡夫人哭之慟曰上天罰我如是之酷耶老者存而少者先逝耶荃時二十三矣胡夫人由是日夜程督愈勤唯恐荃之怠也又七年爲洪武元年戊申荃始遷瑞安故廬以十二月庚辰葬林夫人與吾父同穴又二年胡夫人亦卒實三年庚戌九月辛亥也壽七十三葬以五年壬子二月甲申其穴亦與大父同所葬之地皆祔張夫人云惟我吳氏寡祐禍及三世幾致隕厥宗其克底於今者二貞母是賴前延後引靡遺餘力志節之著堅如金玉而不變屹如邱山而不移稽諸古史傳所載殆不是過不肖孤惇然在疚深懼不能負荷而先德之卓絕者又不白於世一念及茲涕泗沆瀾而不自知敢以墓文爲請惟先生矜界之言訖拭涕再拜濂因譬曉之曰荃無以憂爲也一誦一伸天道之常荃之家其困瘁極矣涵蓄之久惡知不大發其後耶括人有林氏者當宋之訖錄家廢於兵婦姑挾三歲兒奔走戎馬間幸而得全二母鞠之成兒擢高科而其子孫文墨彬彬多列膺仕其事與荃諸母頗類而酸辛則過之譬如木焉收閉華澤於沍寒之日暢達光榮於和煦之時理則然也頗聞荃汲汲好修而能古文辭薦紳先生咸器重之爵祿之至孰能禦之哉荃又有二子昆昱矣其允系之滋亦將自斯焜煌朗烈上繼兵部公之步武似不難致也荃無以憂爲濂故爲白其三母之行樹石墓門以志子孫他時融顯之所自後之讀者當以濂爲知微之士云銘曰

海東名區有氏曰吳世爲簪纓起家則儒仁漸義摩上浹下孚陰敦有翼大義鑑如卓哉

三母貞德弗渝一延於前備涉艱虞誓竭肝膽以樹門閭二引其後丁時毒瘴同扼猛兇以保孤雛正如鼎足損一則欹代有懿哲庶亡阽危荼蓼雖操冰雪自持中心所涵其氣吐霓白石可泐我志弗移黃金可銷我節肯墮卒紹三世免墜一絲粵稽於天厥理匪誣碩果不

食其發必腴修幹入雲濃陰鬱敷欲構明堂疇忍舍諸誰家鬼妻斬麻為衰夫骨未寒背而
他之君子疾視何翅蟲蛆有人心者請觀銘詩

佛性圓辯禪師淨慈順公逆川瘞塔碑銘

宋 濂 浦 江

濂自幼至壯飽閱三藏諸文粗識大雄氏所以見性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頗以文辭為佛
事由是南北大浮屠其順世而去者多以塔上之銘為屬衰遲之餘諸習皆空凡有所請輒
峻拒而不為獨於鋪敘悟緣評騭梵行每若不敢後者蓋欲表般若之勝因啓衆生之正信
也有如佛性圓辯禪師者濂安得而不銘諸按其嗣法弟子行圓所造年譜師諱智順字逆
川溫之瑞安陳氏子也有翁媪精修白業既沒蓮華現門屏間師之大父母也翁生道羨娶
婁氏屢至哭子其情不勝哀乃塑智者大師像事之一夕夢僧頂有圓光逆江流而上招婁
氏渡謂曰吾當為汝之子及寤而有娠師既生美質夙成五歲即從季父學季父引生徒渡
溪抵萃墅師力欲相隨季父怒麾之還已而溪暴漲季父生徒皆溺死然自少不喜畜髮脩
然有塵外趣婁氏勿能留七歲俾依仲文慧光於崇興精舍稍長受具戒於天寧禪院其父
亦樂修淨觀俄離俗同居精舍中精舍將圯師即協衆力葺之時年甫十八君子固知其為

適用之材暨習法華經歷三月通誦其文慧光尤器之使出游永嘉無相院覺源濬法師愛

師俊朗挽其為嗣會橫雲岳法師大宏三觀十乘之旨於水心法明寺師往而受其說衆推

為上首居亡何走雁山雙峯不契所言復走千佛寺毒海清法師方開演長出御講請師為

綱維之職軌範為之肅然毒海入寂師感世相無常歎曰義學雖益多聞難禦生死即禦生

死舍自性將奚明哉遂更衣入禪復走閩之天寶山參鐵關樞公公圓悟八世孫也授師以

心要遵而行之似有階漸欲依公而往公叱曰丈夫不於大叢林與人相頡頏局此蠹殼中

耶拂袖而入師下且過寮潛然而泣或憫之慰曰善知識門庭高峻拒之即進之也公聞其

事笑曰吾知其為法器姑相試爾乃延入僧堂中師壁立萬仞無所回撓雖晝夜明暗亦不

能辨踰月因如廁便旋覩中園匏瓜觸發妙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一毛孔皆出光明

目前大地條爾平沈喜幸之極亟上方丈求證適公入府城師不往見水濱林下放曠自如

已而歷抵諸師皆不合又聞千巖長禪師鳴道烏傷伏龍山師往叩之其所酬應者皆涉理
路飄然東歸燃指作發願文細書於紳必欲見道乃已復自念非公不足依洊走閩中見焉
公偶出遊遙見師喜曰我子今來也越異日師舉所悟求證公曰此第八門耳最上一乘則

邈在萬里之外也乃囑之曰汝可悉棄前解專於參提上致力則將自入閩奧矣師從公言踰五閱月一日將晚參擬離禪榻忽豁然有省如虛空玲瓏不可湊泊厲聲告公曰南泉敗關今已見矣公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曰地上輒鋪屋上瓦覆公曰卽今南泉在何處師曰鷄子過新羅公曰錯師亦曰錯公曰錯錯師觸禮一拜而退公曰未然也公披大衣鳴鐘集四衆再行勘驗師笑曰未吐辭之前已不相涉和上眼目何在又爲此一場戲耶公曰要使衆皆知之遂將宗門諸語一一訊師師一一具答公然之復囑曰善自護持勿輕泄也久之令掌藏室尋請分坐說法公旣捐館師嗣住院事非惟舉唱宗乘寺制有未備悉補足焉巽驛道達於山門踰六七里擇地構亭以增勝概衆方賴之忽爾棄去過杉關抵百丈上迦葉峯渡江入淮禮諸祖之塔經建業回浙中超然如野鶴孤雲無所留礙尋返永嘉會王槐卿造報恩院於瑞安大龍山首延師爲之主參徒寢盛至八百指師建僧堂棟宇之石室巖禪師主江心豔師之爲復以第一座處師師翩然而往未幾又以何山精舍棟宇湫隘不足以容衆拓之爲大伽藍爲建大雄寶殿及法堂山門兩廡方丈庫院之屬而塼像繪壁諸莊嚴事亦次第告完平陽吳德大創歸源寺原援報恩之例請師開山師慈憫心切

亦不欲拒旣至爲造小大鼓鐘魚板法器而叩擊之授職分班升堂入室皆按清規而行時東海有警元師達忠介公帥師鎮台遣使聘師入行府師以達公方有事干戈絕之弗見達公慕詠弗置篆逆川二字遺之師因飯囚戒其勿萌遁逃心卽重見日月不久而赦書至周吳二囚以師爲神其後山寇竊發二囚實爲渠魁所經之處焚毀欲盡歸原報恩以帥故獨存師終不違寧處避入無礙菴又還歸原朝廷爲降院額賜師今號及金欄法衣師曾不以爲悅悉散其衣孟所畜退居一室掘地以爲爐折竹以爲箸意澹如也温城淨光塔雄鎮一方年久將壞方參政初嘗成其城欲賦民錢葺之命師蒞其事師曰民力凋敝久火燄炎炎而復加薪吾安忍爲之必欲是用官中勿擾吾事若無所聞知可也方諾之師乃定計城中之戶餘二百戶捐米月一升月獲米二百石陶甓掄材若神運鬼輪紛然四集鎮心之木以尺計者共長一百五十最難致之師談笑趣辦七成旣粗完其下仍築塔殿宏敞壯麗九斗之勢益雄一旦颶風作其上一成挾之以入海濤衆咸傷之師曰塔終不可以就乎持心益固遣其徒如閩鑄露盤輪相及燄珠之類日將月就闌楯碣戶一一就緒金鮮碧明猶天降而地湧也糜錢過十萬而工役弗與焉辨章燕只不花出鎮閩省道過東甌夜觀燈塔燄煌

知師所造乃謁師問道并談般若經師用漢言而直解之辨章甚悅願謂左右曰西天諸師授我以密義尙不能相協今聞逆川師言則心地開明矣亟呼舟同載入副宣政分院請師住東禪廢刹不一載間殿堂盡如門廡森如藏庫煜如博士以設諸像梵容穆冲各隨相變現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畢功之日省院臺府諸官與大毗邱衆共落其成師則曰未也復整東南二門通達若干丈營福城東際花藏海南參初地三牌門營普庵堂以施茗飲浚湯泉二所以利浴者限以垣墉縈紆其徑路而馬牛無自而入補刊開元藏經板仍印施之其可以宏濟人者無不爲也先是淨樂慶城東報國舶塔寶月松峯諸寺兵燹之餘莽爲荒榛福建行中書將籍其產於官師言於辨章獲仍其舊辨章欲閱大藏尊經于家或以几席什器難具爲辭師令浮屠一百七十人爲什分辦於各刹表以題號一時畢聚仍畫爲圖仍按圖序次列之給役於飲饌間者亦更番而進每以鐘鼓爲節後先不紊辨章悅曰使吾師總戎則無敗北之患矣師俄散財如歸原時恬然而退辨章留之不從會雪峯虛席辨章強師補其處師不得已啓行未行先鳩工師二十人往拯室廬之欹側者既至絲毫之費咸自己出緇素莫不從他有徐子剛者據寺之安仁莊收粟萬斛聞師至亟輸還之部使者橐驩自負

通楞嚴寶積二經輕視諸人師以關健語之斂衽而去已而思遠溫方參政具船迎之于佛院災無有起其廢者師彈指頃千佛閣成未幾前門左右廡又成俄東甌內附師潛居林泉若將終身江心蘭隱逸禪師市材於山欲建萬佛閣而年耄力不勝遂以屬師起而應之亦不日而成且爲砌釋迦寶殿創解脫門以至蒙堂經堂無不具足焉初師采財於山道經普安院陀燬已久唯山門巋然煙雨中師見之笑曰吾爲爾移山門爲佛殿何如衆皆合爪指謝之師爲撤瓦葺致故基一毫無所損徐取寺山之木重完僧堂而後返皇上尊尙佛乘召江南高行僧十人於鍾山建無遮法會師與其列升坐演說聽者數千人駕幸臨慰問備至號爲一時寵遇竣事還錢唐清遠渭公方主淨慈舉師以爲代師初不從繼而曰所貴沙門行者隨緣應世何所容心哉乃振錫而往淨慈當兵後凋落殊甚師亟還鄉召匠計傭竭其筐篋而來欲大有設施而諸僧負官逋者係累滿庭師爲之出涕悉代償之會中朝徵有道浮屠以備顧問衆咸推師至南京僅四閱月沐浴書偈而逝實洪武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也世壽若干僧臘若干二十一日闍維於聚寶山獲舍利無算得其法者曰文顯曰興富曰某其一卽行圓於是持靈骨而歸建塔於某處以明年某月某日藏焉師有五會語若干卷善

財五十一參偈一卷皆傳於世大雄氏之道不即世間不離世間烏可歧而二之我心空耶則凡世間諸相高下洪纖動靜浮沈無非自妙性光中發現苟爲不然雖法土所說經教與夫諸祖印心密旨皆爲障礙矣嗚呼道喪人亡埃風渺瀰焉得逢理事不二有無雙泯者相與論斯事哉師自得道之後坐紫檀座既已設法度人出首餘力往往莊嚴塔廟使人爲遠罪遷善之歸斯蓋近之矣或者不知專委爲人天有漏之因夫豈可哉夫豈可哉銘曰大法雖無外兮收攝在一門元漠不可象兮視之儼若存了不分精粗兮無對乃爲尊若涉有情見兮雜糅成羸虧理事本不二兮縱橫隨所之渾涵造大同兮徧照光陸離東甌見休徵兮蓮華出屏閣異僧佩圓光兮逆流踏波瀾元符既覓拔兮何能滯塵寰峨峨天寶山兮鑄鐵爲關扉奮迅一朝入兮窺破生死機盡洗結習垢兮真休露巍巍方知有爲相兮不離無爲宗彈指幻塔廟兮昆盧樓閣同因敬乃生悟兮自外而廓中歷坐古道場兮手執青楊枝甘露恆四灑兮餐之甘若飴木石被霑潤兮談元分五時大明麗中天兮佛日同輝昭所資生育功兮欲使陰冷消爰集清淨衆兮梵音撼海潮唯師所說法兮無耳亦當聞一言歷耳根兮千劫不作塵天光下照燭兮恩寵何便蕃卷舒每隨時兮孤雲本何心生滅已兩空兮遺

蹤邈難尋勒辭在中林兮振德無古今

虞徵士墓誌銘

黃淮永

吾友環菴先生以正統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壬寅卒於正寢前期手書與淮訣別委之商摧後事仍屬以潛銘曰惟敘平昔交情不敢求溢美之辭適淮亦遘疾而未能往也先答之以書逮疾稍甦扶憊往候先生已徹床褥臥於地以待盡見淮至喜形於色人事瞭然不亂但語不出聲宗姪偃附耳以傳先生數舉手趣淮歸恐其勞瘁飲泣告辭舟行未遠而訃音追及之矣蓋先生忍死待余余何以報於戲痛哉既浹旬長孫魯奉偃所述事狀同門人陳旦來速銘茲惟吾友之命也何敢辭反袂拭淚而銘之敘曰

先生諱原璩字叔圓姓虞氏別號環庵世爲會稽宦族宋南渡時始遷於溫居瑞安崇泰鄉之雙橋曾祖諱旺祖興順父諱性宗韜晦毓德爲一鄉之望嫡母陸氏生母潘氏先生兄弟四人皆庶出三蚤亡嫡母愛護先生如掌珠天資警敏少知自重巖然如成人髫齡時善屬對甫成童賦詩語輒驚人父奇之多積書延師以教益篤志於學既冠父暨嫡母相繼淪逝蹙然與生母俱家居並海承役輸鹽號曰亭戶課重而期迫先生繼厥事酬應無少暇夜則

讀書忘寢會典巉司者迭起橫逆同役多至夷滅先生獨能委曲周旋保全宗祀鄉邦稱其才智不可及先生處困凡五六載賴生母安人堅苦守節撫持幼孤家政舊業殷盛貪暴者乘時吞并先生質以公誼侵疆僅復其半釋而不校也於是習隱教子課童僕力農事應務之暇益肆力於學博覽旁資終身不忘叩之聲隨響應靡有凝滯爲文嚴密峻整而新意迭出詩雲蒸泉湧援筆立就書法真草行楷兼工本之義獻歐虞尤得近代嶮陳二公筆意時遊戲飛白特擅厥美永樂乙酉薦入朝尋以巉役辭歸己丑又預薦纂脩大典於文淵閣筆度總裁官優加禮遇竣事例皆授官力以母老懇求歸養至中途聞訃哭踊幾絕匍匐還家削悉中程喪葬盡禮自以得返初服端居養素非公事未嘗入城府然而部使者及郡邑官僚聞先生方正多識每致咨訪先生亦靡有靳條析口理必便於民而不戾於法以故都御史虞公前郡守刑部侍郎何公巡撫戶部侍郎王公僉憲花公前二守尹公通守王公今郡守劉公邑宰鍾公尤加敬信永樂甲午勅遣行人趙景特徵先生赴史館同淮纂脩高皇帝玉牒先生病足艱行堅辭不赴石岡陡門爲瑞邑河鄉水利之喉咽歲久淤塞旱潦農皆告病侍郎何公爲郡之日嘗命舟造盧從容籌議先生力勸之濬理具陳方略何公用其言不

旬日而工告成由是蓄洩有節歲獲屢登他如修砌塘石梁築治石馬道路民不病涉而往來通達皆由先生倡率而遺澤不可泯也先生平居處鄉里不激不隨正而公直而信人不敢干以私好善惡惡之心皦如也素不善飲遇良朋勝友設席招之輒往笑謔終日亶亶忘倦尤善誘掖後進登其門者皆有所沾溉求詞翰者卷軸填委咸遂所願人多傾心焉今年春忽病疇季夏之初疾轉劇僅以湯飲代食日具衣冠杖履徜徉雙橋之上談笑自若饋之藥或嘗或否謂家人曰修短繫乎天豈醫禱所能免乎甲午晨盥櫛詣祠堂拜跪辭反席賦沁園春詞告別親友其言婉而麗乙未書遺囑數十言付子孫喪事隨家儉約不用緇黃卒哭而葬丙申卽寢處松棚賦詩以寓日昃鼓缶之意是爲丁酉日也臨終呼諸幼畢集正襟恬然逝矣享年七十有三嗚呼修身俟命儒者之大節然非樂天知命不能也世之大儒誠明而神定於屬纊時多有遺言以垂後觀先生所著詩詞一出乎正安然委逝了無悒憾可以驗其造詣精深視前輩爲無愧矣先生娶金氏子男二長森先卒次垚女三長適參政楊公子猷次適潘璉次適金挺孫男六魯習皆智楷壽孫女四長適蔡覓次適胡廷生餘幼在室所著詩文集凡十卷藏於家垚等遵遺命以十月十日奉柩葬於邑之漁潭先壠之側其

寔則先生預營壽藏也銘曰吁嗟先生德厚數奇蚤歷艱危馴止乎坦夷抱瑾握瑜匪厄其施而有所不為以安厥宜以昌厥辭委順而歸則又何悲漁潭之湄先兆是依文冢在茲奔世有輝

按此文不見黃淮介庵集陳旦見本志選舉明貢生官宜口令

北山樵隱趙處士墓誌銘

淮 黃 永嘉

正統己未冬十二月某日處士趙公以疾卒其孫將奉柩襄事先期奉狀詣余拜泣請銘余弱冠辱交公之兄彥瑜惟時公出繼叔父友剛居瑞安邑聞名而未識也迨余謝事歸田因環庵虞先生始得通好會雖疏而情甚洽今其已矣銘可辭乎按狀公諱季城字彥場北山樵隱其別號也裔出宋宗室世居汴太宗幾世孫諱必恭徙居溫之瑞安公之曾祖也祖諱良佑元延平儒學教諭贈儒林郎松江府判官父諱友禮遷居郡城之南以才辟歷應天瓊州兩府知事公自幼穎悟與兄同受學於蒼巖蔣先生伯庸林先生按伯庸名常永嘉人業日茂長及出繼所事後父暨母某氏致孝不違乎禮伯氏受薦除刑部照磨諸公尙幼公念祖母暨所生母徐氏無所託迎歸就養徐母喜悲少不如意公即長跪引慝母謂曰過非由汝何懼也如

是者終養不少衰而後母歿塋歲久失故按似愈一處字乃焚香泣禱一舉鏹而得人以為孝感所致公立心秉節侃然不少屈而接人遇物溫和謙謹不以貴賤戚疏而有所變中年門戶

多事惟安其素分趨便就利義不忍為以故家業日益落晚年壯志既衰設帳授徒以自適里中子弟從者咸有所啓發非公事未嘗入公門有質問條陳縷析皆適於用邑人默受其惠者多矣修纂郡志采摭實錄邑以公為總裁鄉飲常居賓席言動悉中儀度郡邑官僚及守將咸加禮遇鄉之碩德重望若大參楊公諸君子俱有麗澤之好正擬徜徉泉石以樂餘年詎意倏爾遺疾遺命治喪不用浮圖喪祭率循文公家禮稱家有無而損益之先是兄彥瑜卒於官其子某函骨歸寓於永嘉李田僧舍既而某死弗克葬至是命子年翼壻高育畢其素志言泣泣嗚咽奄忽告終官僚朋舊詣喪次弔哭盡哀配陳氏大醫望族賢於內助子男四年恕年煥年顛皆側室出恕煥早亡年翼嫡出女二壻潘嗣宗其一即高育生於元至正壬寅壽七十有八葬之兆邑清泉鄉馬塋第一山窆之期卒之明年三月某日年翼有遵治命抵僧舍求伯氏遺骸物色得於衆函中無翹識舉函將剖而驗之函應手而解中得片紙署姓氏遂迎歸窆與公同兆人又以公至誠孚契也銘曰

孝友之行通神明兮衆善具翁信有徵兮士論輿歸垂令名兮勒銘山岡子孫其承兮

委員會編印

瑞安文徵卷十二目錄 外編七 墓誌 哀誌 祭文 啓

迪功郎林竹崖擴志 傳錄本

明項喬 一

無錫令項公如僉墓誌銘 南堤項譜

明何文淵 二

鍾處士墓表 高巖鍾氏譜

明王直 三

建陽知縣項君崇仁墓誌銘 項民譜

明謝鐸 四

鮑哲庵墓誌銘 歐陽集

明趙諫 四

故徵仕郎泰州倅鳳南金公墓誌銘 半山叢稿

明王叔果 五

故鄉賓瑞南林公墓誌銘 同上

明王叔果 六

宣平司訓馱齋朱公墓誌銘 河東朱氏譜

清周起莘 七

項府墓君誌銘 柏泥山房集

清梅曾亮 八

湖北糧儲道林君墓表 位西遺文

清邵懿辰 九

前福建水師提督許公墓表 同上

清邵懿辰 十

項雁湖几山兩先生墓表 石刻

清方宗誠 十一

河南寧陵知縣洪君墓表 介軒文集

清張振夔 十二

項母黃太淑人墓表 南楚項譜

民國馬其昶 十三

孫叔芭墓誌銘 傳錄本

清楊晨 十四

瑞安陳公墓誌銘 仙巖山志

民國孫興 十五

陳先生墓表 錦湖陳譜

民國馬敘倫 十七

北京大學教授山西河曲縣知事陳君墓誌銘 同上

民國陳漢章 十九

吳氏二賢母哀辭 遊志齋集

明方孝孺 二十

黃漱蘭先生誄 學製齋駢文

清李詳 二十

湖北提學使黃鮮庵誄 補經樓錄本

清楊模 二二

孫仲容哀詞 徵羅哀輓錄

清支恒榮 二二

瑞安孫先生傷辭 太炎文錄

民國章炳麟 二二

陳介石哀辭 陳氏錄本

民國葉爾愷 二四

陳介石先生誄 辭同上

民國倫明 二四

先師陳君哀辭 同上

民國陳鐘凡 二五

祭張宗博 二劉文集

宋劉安上 二六

祭陳君舉 水心集

宋葉適 二六

祭蔡行之尙書文 同上

宋葉適 二六

諭祭太常寺卿任道遜文 嘉慶縣志

明孝宗 二七

諭祭太僕小卿姜立綱文

明世宗 二七

祭虞環庵先生文 介庵集

明黃淮 二七

祭虞先生文 環庵集附錄

明何文淵 二八

祭卓忠貞文 忠貞錄

明朱祀 二八

祭卓忠貞文 同上

明王士翹 二八

祭卓忠毅文 同上

明劉畿 二八

祭同年孫敬軒編修文 嘉慶縣志

清戴衢亨 二九

祭黃縵庵先生文 二黃集附錄

民國冒廣生 二九

奠陳介石師文介石先生年譜

建張獻之湖石專祠啓安固二忠詩附錄

委員會編印
民國馬敘倫 三十

清李春猷 三十

瑞安文徵卷十二

外編七

迪功郎林竹崖壙志

明項喬永嘉

嘉靖戊戌之歲十一月十七日吉府迪功郎林先生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其子上舍元自南太學奔歸哀毀如禮明年己亥十二月二十二日將卜葬於瑞之集雲山朱坑之原予時亦居母太宜人婁氏憂林子介予友貢元彭孔修持蕪湖尹張德修所爲狀求誌其墓某二辭不獲已乃言曰表章先德樹之風聲人子之懿舉也然甌越之俗鄙而略吳越之俗侈而迂父祖以千畝遺子孫子孫或不能以方丈之祠妥其靈方寸之石表其墓者間有知者及親終託諸塾賓識其歲月以掩之幽而已甌越之陋矣吳楚雖知所以表章率或擇取當時官階尊顯勢焰熏灼可以輕人者多出金帛以納其交以市其文以爲能華其親之墓而其言之傳與否不計也二者過與不及均也林子欲聲揚父德而乃徵文於不肖豈以不肖之言足傳于不朽耶予于是懼矣然予方成人之美者不知其父視其子旣雅重林子不應默然於其父也謹按狀先生諱壤字永遠世爲溫之瑞安人宋進士正仲懿仲十二世孫也會

大父文炳大父性服父崇節皆以儒素成家母鍾氏生先生於成化己亥先生天性英邁能涉獵書史而通其大義事父母禮養壬林弟永貞早卒育其遺孤慈誨兼盡常鄙夷陋俗尤以宗祠爲重隣弗戒於火延及先生居室先生奔入先祠奉神主宗譜以出曰得全此足矣不復顧其貲此深得司馬公晦庵公家禮之遺意也非其純孝之心膠固而不可解則應變倉卒鮮有不先於家貲者矣然善拓產家日以殷弘治辛酉奉朝命授吉州迪功郎先生益謙謹如布衣然先生嘗謂人曰有財而不能賑施與無財同耳故宗黨有急者卽周之佃田廂常數者諭以旋補或卽寬舍不取盈焉予嘗慨溫之富翁急於利者家之所有惟恐或失其秋毫人之所有惟恐其秋毫不吾與也其孰能瞞人之匱而舍己有之若先生者乎先生可謂仁人之富矣用是鄉縉紳重其介特稱爲竹崖先生而歌詩成帙邑大夫以其好義罔不賓而禮之人方期先生之德當駿發于其子而先生不待其子之榮顯忽爾逝矣且將逝之夕尤惓惓以敦孝友正葬祭不溺流俗以爲子若孫訓戒非有本者若是耶昔歐陽公表崇公之阡曰養不必豐要于孝利雖不得溥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若先生知孝知仁則闢揚以表正鄉閭以傳示不朽亦某之責也然先生已有子矣其盛德玄善又有不待予言而

後顯者先生配蔡氏生男五長卽元次孟仲季少女一適李玠民孫男五守愚守魯守規守身孫女二雲仍蓋未艾云銘曰有美弗售者善培其基厚積薄發者善留其餘嗚呼先生仁孝與居其福祚方伸而未舒繼今子孫有不昌大其閭者耶

無錫令項公如僉墓誌銘

何文淵 江西

景泰二年冬十有二月壬午無錫縣令致仕項君卒于曩卜以明年十一月甲申葬於邑大山之原從兄工部主事備以國學生楊昕所爲狀徵銘於余余嘗守溫郡於君兄弟有雅故義不容辭遂按狀而敘之君諱伍字如僉號鈍菴世爲溫之瑞安望族六世祖諱模登宋開禧乙丑進士第至中大夫祕書省大著知常德府贈通議大夫爵瑞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大著生汀州通判通判生長樂主簿無子以弟通仕郎則祖之子師之爲後是爲君之曾大父大父諱閻父諱愉皆含章弗耀母闕里孔氏元進士平陽州同知孔暘之孫君生而天性孝友凝重不羣年十二爲邑庠生從訓導黃潮光講小學四書能隨事問難弱冠治尙書習舉子業事理兼至朋輩推之永樂庚子充貢國學時司業四明陳敬宗擇諸生學行兼優者別處一館躬親誨迪而期以遠到君首與列凡堂試率居高等由是聲動六館宣德己酉

就試京闈不利遂學詩古文詞所作皆典雅純正統丙辰授無錫令其俗素侈糜君率以儉約而民化之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悉請於朝旌之以勵風俗民有訟諭以大義皆帖服不譁兇徒口敬素縱暴莫敢如何君明正其罪戮之頑猾知畏強盜張甲就擒株連甚衆君獄得其情減死者十之二三民林孝誣於仇當辟君雪其冤釋之正統丁巳春二月己未辛酉夏秋之間皆不雨君潔齋致禱悉隨應庚申歲歉卽勸分賑乏民以不困張塘周涇諸河久湮君擇耆老董氏疏濬之不踰時而功成民享其利養濟院廢君亟修治以居窮民丁卯鄰邑飛蝗蔽天獨不入其境識者以爲德化所致孔子廟壞募富民新之暇則集諸生講明聖賢大學之道課其高等者優加獎譽而衆知所勸嘗扁其退食之堂曰同心爲文以記之其言曰爲治之道無他願吾與諸君所存何如耳誠能秉至公之心究大同之道則政出於一民不勞而治矣君之存心致治一本諸此故人莫不以賢令稱戊辰春述職於朝時年六十遂引疾乞歸還道無錫民皆羅拜墮淚不可留乃脫一靴匣而度之愛民坊題曰頃侯遺跡於乎雖古之何武奚過哉歸田之後方與鄉人老者擊壤詠歌以樂餘年於清泉白石間遽溘然而逝距生於洪武己巳九月庚戌壽六十有四娶陳氏無子以兄子曩爲嗣平生所著

鈍菴集若干卷藏于家嗚呼士方窮時莫不以行道濟時爲志及官四方不懦於施則汚於賄求能如初志鮮矣若君之有守有爲令名終始者其賢於人何如哉是宜銘銘曰項于安陽蔚爲人望簪纓蟬聯詩禮世尙准縣令君益大其成材良德粹燁燁休聲錫山爲邑俗侈政劇威行惠敷克有成績居官踰紀冰檠自將初終一致聞譽洋洋年登六旬致仕以退民懷去思如古遺愛樂彼林壑甫卅二年溘焉長逝往復其全身雖云亡名則不朽貞石有詞式昭永久

鍾處士墓表

王直泰和

鍾故宋微子之後其受性命氏之詳有譜牒今居温州瑞安之鹿巖者蓋處士八世祖成德自雲川徙焉又三世曰觀仕元爲國子學錄學錄生廷俊廷俊生士貴仕河南宜陽簿皆博學能文章士貴生應時娶沈氏則處士之考妣也處士諱音字玉和自少端重不妄言笑喜讀書手未嘗釋卷不肯慢戲供游事父母極孝敬左右承順務得其歡心服食起居亦躬視其所宜雖祁寒盛暑不少懈若有疾飲藥夙夜奉侍尤謹親沒喪祭以禮而哀戚過之歲時奉祭猶感泣如初喪事兄玉振則雍雍睦穆盡誠恭愛之意無間朝夕飲食游從必與偕怡

怡然相得也家饒財而樂賑貸宗族之貧者調給之孤遺男女則教養而婚嫁焉鄉閭之人有困乏者每濟之無吝色凶歲則大發粟施予雖傾囊倒廩不之惜其心之厚於仁如此平居言行恂恂凡發諸口行諸身者必本於聖賢之訓其爲詩若文必據於理非端人正士不與游一切勢利紛華不入於念慮郡邑大夫行鄉飲必以賓位處之非公事不一至城府是以人無少長愚良皆尊禮焉生於洪武戊申六月二十一日而以正統辛酉二月十七日卒享年七十四葬邑周崗先隴之次元配李氏生一子位先卒從室董氏無子亦卒而皆祔於處士之兆側室二皆李氏其一生三子侃仁侔其一生四子偉停清偶處士皆使之學嘗自念曰吾家素積善子孫當有興者遣清受學縣庠而督勵加焉清學成取進士爲稽勳主事人皆謂積善之報亦處士善教所致也景泰五年三月十五日清母卒卽解官歸謁余請曰先人葬已十四年而墓上之石未有文以昭德垂遠此不孝之罪也敢以考功郎中黃采所述於行狀來請願先生賜之言俾托以不朽則爲幸大矣余聞魯叔孫穆子言人之能不朽者在立德立功立言鍾氏之先之久而盛者其所立可知矣而處士之德之孚於家儀於鄉又如此豈可無文以傳不朽顯親揚名孝之大者宜清之欲有述也國朝之制仕者有所立

則推恩及其親今清列官於朝遵處士之教而有立焉則褒贈及之錫命之華赫然照映於其後豈不百世有耀哉故爲表於其墓以俟云景泰六年歲在乙亥正月上元立
建陽知縣項君崇仁墓誌銘

謝鐸台州

福建建陽知縣瑞安項君崇仁既卒之九月將葬其邑之周湖村從子德持其友木彝遜狀來請銘嗚呼崇仁其止是矣初予天順未識崇仁與其從子秉中於禮部未悉也吾友鄭通判廷韶亟稱崇仁不容口予從而聽其議論固將超流輩追古人而及之既落落十年乃始登成化壬辰進士其同年若袁德純者又皆亟稱之曰吾榜中人物也未幾拜建陽知縣予贈之言固意其將自一邑達之天下矣於乎吾崇仁而止是耶狀稱崇仁在建陽新學舍旌孝節禮先賢立義塚政平訟簡人無私議數百里內俗幾以變在官僅二年以外艱去歸之日民遮道泣涕至肖其像以祀既歸得下滯病越六年遂不起成化乙巳正月五日也距其生宣德庚戌得年僅五十有六於乎吾崇仁而止是矣崇仁諱旻崇仁字也裔出宋祕書瑞安開國男模之後祖惇贈安仁知縣父備工部主事世稱瑞安南堤故家配徐繼胡皆無子女三長道揚推官曠之子次俱幼以從子從爲後崇仁性至孝有用人之義未成童輒操筆

為父盤摺硬語儼然有奇氣如老成人既壯益大究於學開口論當世事侃侃若無以當其意者既謝病更號隆山病叟有病餘稿若干卷藏於家於乎若崇仁者使乘其少壯而用之極其志之所至不已焉其所建立寧止是哉是固有志世道者之所深慨也乃為之銘納諸幽以慰吾崇仁於不死銘曰湛盧豪曹試以牛刀鹽車驥老駑駘志驕然不有識於驪黃牝牡之外以上觀其紫氣之干霄將不以豪傑之士而一困於所遭於乎崇仁百世之下欲求君於不死者其不有視乎君銘之昭昭

哲庵公墓志銘

趙 諫原誤作棟

瑞安處士哲庵鮑公卒已四年矣其孤玠將以是年十一月六日奉柩暨配合葬於邑之清泉鄉沙塘山之陽先期偕吾友鄉飲大眉鄒君朝恩持南堤項君璋所為狀過余再拜乞銘余嘗與公從子上舍允玉為詩酒友又重大賓君所請故不敢辭按狀公諱仁字文本姓鮑行九宋參軍明遠之後五季時由閩赤岸徙邑草堂巷曾大父諱華大父諱常字原善國朝洪武間任湖廣襄陽府知府父諱正孚字成初隱居弗仕母篁岡包氏少參公女繼母盛氏生母夏氏公為人天性惻儻事父暨諸母克盡孝敬兄弟十人相與親睦未嘗少有閔牆之

聲尤善治家有負郭田數頃歲以入為祭祀賓客延師教子之費餘則分惠鄉黨之貧不欲過於贏餘人有不平求直者出片言析之無不服大家宰前郡守何公文淵大尹鍾公沔王公翰知其才以禮待之訟有難決者延公議之公必須傾心以對未嘗少有私意於其間自是益加親信晚年厭闌闌喧囂乃築別墅於沙塘日以鑿池養魚開山種藥為事朋舊若憲長呂公洪建陽尹頃公旻筠閒番尹廷南大賓鄒君十餘輩過即留飲飲必醉醉必以嘯歌為樂客去綸巾徜徉於山水間其於非義之求無毫末介於意雖古之高士弗是過也縉紳之東西過其邑者聞其名無不樂於與游成化丁未會朝廷有優老之詔有司以公齒德在列授以冠帶之榮宏治己酉俄嬰劇疾自度不可起即沐浴具衣冠而坐神思爽然不亂召諸子至前戒之曰吾先世以靖白相承至我以辛苦立門戶爾等能孜孜以耕讀為業勿墜先緒吾瞑目無憾矣治家當以文公家禮為法毋得效世俗浮屠以紊吾範言畢而逝時二月六日也距生於永樂乙未正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五配湖蔡氏生二女早卒繼室永嘉項氏善治內於成化癸巳正月六日先公卒側室李氏林氏黃氏子四長玖項出尚義翰粟當為義官以公老留養辭弗就職亦可謂孝子矣欲威次顯次積亦能成立克世其家女

二適寧國訓導謝瑞隴首李嵩孫男十口麟項鳳鈿昂夔龍鋼鴻鉉孫女許字胡琳胡氳鳴呼公鄉之善人雖未以功名顯及其卒以齒德受天朝恩寵之榮可爲世之希遇矣烏得不爲之銘銘曰

行足爲鄉之善人才足爲國之良臣胡爲乎高臥不起僅以齒德而榮其身沙塘之山兮嶙峋沙塘之水淵淪我爲之銘兮鏡墓珉宜爾孫子兮百世誥誥

王叔果 永嘉

故徵仕郎泰州倅鳳南金公墓誌銘

鳳南金公致泰州仕歸老以令德攷終卜葬有日其子太僕君邵等奉博士三溪林先生所爲狀請誌其墓予稔金公賢且介在姻婭誼其敢辭按狀公諱誥字榮卿別號鳳南世爲瑞安永豐里人其先世有諱璩者仕元爲教授贅李提刑女五傳而生某某生孝嘗輸粟賑饑例授冠服不受孝生殷字天倫公父也儒雅好脩郡侯徐公廉其賢壽禮爲鄉飲賓配蔡氏副室李氏以弘治十三年戊午三月二十四日生公公穎異懋學弱冠試于督學五清劉公爲邑諸生有職尋以例貢入太學適吾邑張文忠公秉國鈞遇公爲優公恂恂引避及文忠沒乃與其從孫評事公締姻焉嘉靖庚戌授直隸泰州判官泰民困於馬役往多逃徙公察

其偏累白於上而調停之著朋畜之令滅歲輸之直而民困稍稍以蘇諸所委屬如督漕儲

戢盜猾理鹺課及清驛傳事皆立辦而宿弊以蠲賢能著聲爲當道所嘉與撫臺應公大猷

直指高公鏞龔公誥王公士翹皆最其績而優獎之三載且報政念母太安人衰疾遂解組

歸歸則手甘旨嘗湯藥中涓委瑣必躬視太安人病痿近百齡乃終公執喪哀如童孺友愛

天篤處異母諸昆弟妹怡怡無間言有匱乏則賑之靡倦所居故在郭外頃被寇燹乃治第

于邑城紫霞山之左以聚子姓顧故居荒址則愀然曰此先世遺跡忽委棄邪遂圖堂構而

率弟姪共成之初搆祠祠于豐湖尋亦燬捐貲載建諸爲先後計墓有廬家有塾奉祀贈儒

訓蒙各有田凡所誠約皆公手書也公性行淳篤遇交遊姻舊恩禮周洽平生不干鄉曲譽

亦未嘗迨於人望而卽之者知其爲長厚予欽公行誼比詢其起居如少壯以爲壽康當未

艾而條以訃聞則萬曆七年己卯九月六日也享年八十二配孫橋章氏早卒繼東山陳氏

先公二年卒副室李氏潘氏子男五長郡早卒次都陳出爲醫官次邵李出任遼東行太僕寺主簿次郁李出爲太學生次郭潘出女二一適庠生李慥一適厓州吏目張養廉評事公

子也男孫六思毅思椿思道思進思鍊思佐女孫五一適子孫庠生至言一適庠生黃秀生

一字同里林春元之子復春太僕君邵等卜以庚辰歲正月六日奉公厝于先隴鳳山之原
惟公才未究而竟施之家年彌高而慶衍於後其視世之人貌義務忽遠貽齷齪而無聞者
有聞矣是可銘也銘曰鳳岡南峙毓秀發祥爰啓宏祚俾熾且昌篤生令哲金玉其相蜚英
冑監如鳳斯翔剖符南國遺頌甘棠斂忠爲孝惇睦彌光厥用未究維家是綱介齡戩穀錫
胤繩芳瞻彼鳳麓碩人攸藏我銘攷德百世不忘

故鄉賓瑞南林公墓誌銘

王叔果 永嘉

瑞安林氏爲郡望族而長厚質行則推瑞南公公卒將樹墓伯子司城君守經偕其弟持吳
博士所爲狀謁不佞使勒志若銘謹受狀而志曰林君名季字大處世邑居南郭衆稱瑞南
公始祖元章徙自閩之赤岸元章生頤叔淵叔宋時同舉進士所居號桂林里九傳爲友梅
公仍生逸菴公松配鍾氏松生竹厓公壤爲吉王府典膳配蔡氏有子五人最少爲公公幼
性醇篤長而敦行明倫理孝友天至兄弟子孤撫視有成立女孤擇壻厚歸之旁及姻族嫠
而苦節者瞻之田貧不能婚歿不能殯而葬者給之資有差歲嘗告稜指廩平糶於寒乏賑
以粟閒折券以寬貸者今君周公書調貧恤匱表其閭尋禮爲鄉飲賓辭不赴生平重然諾

意氣恂恂不爲畛域與人卽疏微咸悉其情治家做古禮諸子弟有過動面創無隱他以非
理忤者恆恢恢茹納有躬行之教焉萬歷癸未春際朝例優老奉部檄膺冠服之錫諸薦紳
樂道其事詳具金博士侯方伯及不佞所爲文中公素凝重起家饒洽晚年深居簡接精神
充腴析生產以畀諸子儼然稱素封云萬歷丙戌夏五月十日忽病眩時在他室命昇至正
寢衣冠而瞑距生正德甲戌七月十七日壽七十三配安人趙氏賢而偕老子男四長守經
授兵馬司副指揮次守禮太學生次守道禮部儒士次守綸太學生女二長適不佞子光祿
寺署丞光荐次適別駕鳳南金公子太學生郁孫男八之鸞之鳳之麟之鯤餘幼未名
女七公卒之歲卜以冬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厝於邑七都仙巖之原從治命也嘗稽漢時旁
舉孝弟力田故治多長者後世登進類以諸科而閭巷之士砥行潔下佚

宣平司訓默齋朱公墓志銘

潘周起華 山齋

嗚呼此括宣平司訓默齋朱先生墓也先生以己巳六月抵任甫至卽進諸生講學匡予所
未逮比予出太極圖說暨心包心統圖相質先生卽以所著心極圖見示是予兩人相得始
事越明年庚午八月六日先生以疾卒於官嗣君士輔後至凡治衾視殮予得以朋友身其

事今八月下泮厥孤扶襯歸瑞口淚請曰旅襯方旋謹從先子治命行將三月就葬矣潛闈片石非先生其誰誌之予謝不敏越九月復持狀以月日來告予誼不獲辭謹按狀而爲之誌先生諱鴻瞻字表民一字經方姓朱氏默齋其號也世居瑞安口口口里二十世祖析居北郭東河先生曾祖文學瑞川公祖口公生先生父東澄公暨叔氏挺然公東澄公爲郡文學翹楚有隱德以長繼伯祖華嶽公後妣杜氏生先生伯仲二人先生居長今郡特薦羽夫君其仲也先生自少穎異步趨庭訓好爲古文詞喜讀秦漢及八大家文字弱冠食餼郡庠於時藝外尤究心關閩濂洛之奧以昌明道學爲己任闢異端佛法金湯辯戒家人喪事勿用浮圖學識卓然有定如此嘗儷邑西南書室環種菖竹遂以菖竹名齋端坐一榻垂四十年手不釋卷授徒甚廣知名士半出門下康熙壬子以資貢授今括蒼宣平司訓官固括之窮處也兵燹後學宮鞠爲茂草舉凡釋奠講學諸事不無廢弛先生初至卽向余區畫築舍於明倫堂故址朔望集諸生講學而釋奠以復古制郡伯劉公廷璣邑侯靳公讓署任縉雲霍公維騰交相推重余觀其議論識見具有經濟才其學實可大用而僅以博士老惜哉生平所著有大極圖淺說通書淺說四書詳說四書字解四書溫知錄讀史逸評竹園文輯譜

年詩俱梓行於世康熙丙寅瑞侯范公永盛敦請纂修邑志序次詳略釐然一正至其居家孝友尤篤於宗族詳見家譜余不贅先生生明萬歷戊午七月二十七日己時卒康熙庚午八月初六日申時壽七十有三元配鹿岩吳氏先先生卒先生手誌其墓并營壽穴舉男二長士英吳出補邑庠生年三三口口卒婦倪氏先卒繼陳氏偕妾瞿氏勵孀節以姪子元龍入繼生女一適口口鄭之烜次士輔補邑庠生妾王氏出娶蔡氏生孫三幼未字女一亦王出適周子一霸攻舉子業有聲今厥孤以十月十六日啓先生壽藏奉柩合窆於蘆江林輿之原余旣爲之誌併爲銘曰言有物也行有恆也前之雲谷今之菖竹名山之藏曰惟埋玉於萬斯年貽茲式穀

按周起辛蕭山歲貢康熙二十三年任宣平教諭見處州志

項府君墓誌銘

梅曾亮 上元

君諱烜字作豐溫州瑞安縣歲貢生祖啓龍考諱昌基生一子五女君性孝友樂善移兄弟之愛於女兄弟嫁而貧者析產置田不以母同異爲厚薄遠祖墓田廢充以己田不以族遠近爲公私推其愛及父母之姻族權疎戚緩急時調急以爲常推其愛及鄰里州黨凡橋梁

道路有不便於人者無不修年歲飢疫有活人之事無不爲粟米錢帛衣袴藥物可以給人
之物無不蓄且具偶出欲有所衣寒者不及歸取解傭衣而歸償以新衣傭皆樂從之游見
空器在門寶錢物令滿其人來自持去人忘其施君亦不以爲德也治家及外所交際事盡
日乃休而又好詩及書法習科舉學乃先明而興客至始盥沐則課程畢矣學使者每拔冠
其曹比鄉試數不售有人爲主司先游者峻拒之以諸生終嘉慶六年五月十四日卒年四
十九君始娶戈繼娶於李於林長子俊次霽次傳梅次傳霖女四人適林適孫適張其次三
者未嫁卒傳霖試吏部京師與曾亮善將以某年月日改葬君於某鄉某原以君之行告且
乞銘嗟夫君之行古所謂獨行有道名應選舉者也論士於古有循是而至公卿者矣然使
古取士之法與士自修其身之道離而二之其操行果盡出於是而無待而然者歟抑勢之
相激中材有不能自阻者歟夫古人善其身而祿之猶不可因祿以疑其善况乎祿不出於
是而獨爲於今之世如君者勤孰與古人多吾以是知謂選舉興而行多僞者惑也銘曰
命於福爲畜性於善爲豐名於已爲隄功於人爲通愴乎其幽宮固安其宗

誥授中憲大夫湖北糧儲道林君墓表

邵懿宸 仁和

道光中語賢相必首襄平蔣公所推轂天下賢人士甚衆瑞安林君其一也君諱培厚字敏
齋先世自閩遷於浙爲溫之瑞安人年十五入學第一後屢試皆第一而獨艱於鄉舉凡十
二試乃得舉至嘉慶十三年成進士入翰林年四十五矣又八年出知重慶府囑匪帶刀異
常製藉境中鍛者若干家禁毋製賣有犯則坐沿江渡船爲盜資籍而稽其出入刻姓名船
側盜爲衰止民好習天主教搜其書數十種盡批抉其謬妄多悔悟自改攝川東道所屬雷
波廳民夷忿爭或覬邀功請發兵君不應立縛治其魁餘悉貸遣所全活甚衆以是受知于
川督蔣公嘗奏稱君明幹實心又與人書稱蜀良吏惟君與楊太守世英耳母憂歸服除起
知天津府時蔣公徙爲直督畿輔大水百二十州縣被澇災津地窪下害尤劇君徧行屬縣
振活飢民七十七萬有奇他屬民流轉入京師就食係籍棲流所列郡多有獨無津屬一人
奉天台灣商米先後抵海口議以官錢收買君委曲劑量商民交利而官不費會有詔督撫
特保屬吏之賢者蔣公舉君等五人牘上不旬日擢大順廣兵備道畿南後大興修水利
先在天津治淀河至大名治新衛河洛河等浚築悉中程度先是君數語蔣公時事利病屬
吏賢不肖布政使屠之申心害之有所徵求又不輒應重曠君蔣公入相那文毅代爲總督

乃構君於那公坐河北旱荒施振不如法劾君撤任另補已而那公獨悔深謝君而上亦夙知君不如所請令來京引見改授湖北糧儲道河患淺漕舟數阻蔣公以大學士出督兩江期八省漕首夏畢渡黃河乘清水盛漲浮渡過利爲嘉慶以來數十年所未有君所部尤速達蔣公特奏給恩敍焉三運無誤例進官上意亦嚮用而君竟以積勞卒於通州行次道光十年九月八日也年六十有七先後娶皆薛氏無子以兄子栻爲君後方先皇帝初年銳意求治一時賢能布滿朝列在內如汪文端松文清王文恪在外督撫如趙慎畛阮元陶澍帥承瀛程含章朱桂植姚祖同黎世序諸公皆名德重望所至留意人才而蔣公尤表裏洞達好激揚善類其所稱引立擢起大位與君同舉者鄧廷植阿勒清阿璧昌後皆至尙書總督其他不可勝數而君被公知尤深數稱譽願不獲竟其用而位屈於監司是固君之命也蔣公既以伉直不得久居中君卒之歲亦以事去位自後在位者率不能如數公之用心老成徂謝興賢之意衰人才益不古若而吏治日以荒矣君卒逾二十年所繼兄子栻之長子句容縣丞用光始葬君於平陽縣三都象巖山之麓丐其同官震澤張履爲墓誌而復以狀走京師求爲之表乃質言君爲治大略所以受知于蔣公者且致盛衰今昔之思若其餘行世

系生卒之詳張君悉譜之矣茲不具咸豐二年十月仁和邵某表

前福建水師提督許公墓表

邵懿辰 仁和

公姓許氏諱松年字蓉雋浙江瑞安人也當乾隆嘉慶之交川楚姦民蔓熾海盜乘閒嘯聚蔡牽爲大朱潰次之挾岸奸結聯夷舶合數百艘擾浙閩粵三方海上凡數千里垂十數年而後破滅時語水師良將推壯烈伯李忠毅公長庚及忠毅所識拔裨將若公及王公得祿邱公良功等忠毅之擊牽潰公等嘗爲軍鋒臺灣之役公及王公別將洎忠毅歿訖滅潰者公滅牽者王公邱公三公後皆位提督繼李公任王邱並膺五等封而公亦以礮斃朱潰特予孔雀翎世廕雲騎尉其後十餘年公任福建提督總督以事劾罷公家居一年旋卒卒後又十餘年英吉利寇中國浙閩粵三方駛擾殆遍時承平久水師積陳舟械窳敗而公等部曲亦散亡略盡矣不獲已取征川楚時一二宿將臨之水陸不習輒無功或敗屴至誅死于世乃歎公等當日衝歷風濤冒鋒鏑煙火搏死戰于洪波駭浪之中其事爲尤難又重歎公年壽之不永脫今猶在不過七十餘古名將垂暮樹功名多矣以公材留遺至於今日賊殆不足滅何文吏牽掣妒媚之患卽封侯賞豈足道哉公之卒也不得蒙易名之典其葬也

誌石未具道光二十四年四月于是仁和邵懿辰始因其子錫麟之請爲文以列于外碑按年譜公貌魁偉異常人幼隨諸兄讀輒逃塾馳馬乃就武試年二十中武舉再會試不中入營効力以千總擢鎮海守備護參將時李忠毅公爲定海總兵統官軍勦牽等以公爲先鋒自是每戰必倚公渡重洋追捕屢有禽斬先後獲賊目及舟船礮械無算嘉慶初擢定海游擊李公擢提督公亦署玉環參將旋福建水師提標參將仍領北洋舟頭師始蔡牽踞閩洋朱濱踞粵不相攝未幾牽護閩商巨艇劫臺灣米分餉濱遂與濱合連舸百餘人入閩洋戕温州總兵胡振聲復合犯浙海鋒銳甚時忠毅總統閩浙水師遇於扁礁洋二賊結爲橫陣公秉李公令分舟師爲兩翼左右擊而自帥銳師突貫其中賊不支遂大潰幾獲牽牽委敗於濱濱怒黨復分是時賊艘多倍我方戰公勇氣踔厲銃矢傷面不避李公大賞愛益內親公乃請公女妻其嗣子十年護金門總兵四月敗復甲子洋六月擊青龍港當時蔡牽數大創乃謀奪臺灣爲窟穴大舉賊衆盡載所掠財賄入臺灣樹旗稱王攻府城他賊萬人別屯州仔尾沈舟塞鹿耳門以拒官兵之赴援者李公至不得入謀知南汕北汕大港門可通小舟令公及澎湖副將王公乘澎船入攻之公與王公議曰我師少難以力勝賊船巨而重誘使膠於淺且用火攻乃可破也明年正月伏兵淺沙親挑戰賊果入伏中火敗之連戰皆捷

二月朔公夜率銳師跣海水登州仔尾焚其寮牽反救公與李公夾擊大敗之明日復夾擊大敗之牽窮蹙將就禽忽鹿耳門潮漲颶所沈舟牽得竄出公復與李公夾擊敗之是役也公爲軍鋒冠前後奪舟大小數十焚寮及舟無算殺賊數萬橫尸數十里台灣獲全威名振海上十二年春及李公追牽至廣東沱灣外洋奮力衝擊頭面手足皆傷詔褒美實授金門總兵其年冬李公戰歿于廣東黑水洋公聞憤甚明年春追牽至粵洋及虎門鎮孫公全謀合力擊破牽所乘大船牽易他舟遁入夷海十二月至長山尾洋追及朱偵大戰至夜濱百餘艘列陣如長蛇最中一巨艦悍不可制度爲濱舟集力攻擊濱及親黨皆炮斃獨濱弟渥脫去明年官兵殲牽於壯洋渥率其衆降於閩於是二巨寇皆滅海洋緝清公亦傷疾發告歸尋丁母憂服除授甘肅西甯總兵未至調陝西延綏又調福建漳州四年海上無事間爲民興利去害甚得軍民心嘉慶二十二年英吉利兵船駛入內海謀狡異廷議豫防乃增天津水師總兵以公宿將移任之居天津又四年夷艘迄不至道光元年議裁撤調公廣東碣石鎮俄擢廣東陸路提督調福建水師提督爲提督五年總督趙文恪公慎吟深相知愛言

計婁聽從代趙公者嘗與公不相能乃坐台灣民械鬪公馳按不即決爲遲誤軍事并鎮協官劾之並落職尋格衆論請仍以都司遊擊起用而公已病不能興矣公生於乾隆丁亥年閏口月二十八日卒於道光丁亥年三月二十二日葬以己丑年十一月十日曾祖寅祖宗衛父灝並贈振威將軍母張氏贈一品夫人娶胡氏子四人錫麒錫麟錫楨錫祥皆側室出墓在其縣一都麗舉犁筆山之原

項雁湖几山兩先生墓表

方宗誠 桐城

予少側聞浙瑞安項氏有兩先生曰雁湖曰几山兄弟相師友文學行誼著稱天下而友悌至行尤爲當世之所希雁湖不得見几山嘗一遊桐城洵博識而讓敦行不怠君子也雁湖名霽字叔明几山名傅霖字叔雨祖昌基温州府學生父烜歲貢生母戈氏李氏林氏生母朱氏雁湖嗜古學喜游歷名山水爲詩歌古文不屑治舉子業而教几山應舉以振家聲自理生計不以關几山胸次几山事兄恭每事必請命後行自幼生長恆相勵爲有用之學雁湖性慈仁歲存飢必經畫拯救以靖民志几山守禮不逾尺寸然宗族鄉黨義所當爲者必承兄志任之不以爲難几山中道光壬午科舉人十上春官不知家人生產每歸必多購古

書爲雁湖辨證校閱以娛其心辛丑四月禮闈榜將揭心動悒悒數晨昏自疑科名得失素澹然何至是逮歸杭見家書始知其爲雁湖卒時也雁湖於其時亦適得几山書披閱數四溘然而逝几山歸陳所購古書大慟卜兆域謂子弟曰他日當使吾體魄與吾兄相依也往者吾鄉方百川靈皋兄弟相友愛生則互以道義文章切磋無間沒則相約同穴不忍骨肉魂魄相違離至今讀其言有足感動人者觀兩先生性行何其與方氏兄弟合也雁湖雖絕意仕進然於古今治亂興衰之源民生利病之故瞭如指掌雖好詩文然不以市名與人言不爭辨是非待其退取書傳詒使閱之其人每歎爲如飲以醇也几山自始學至於疾革未嘗一日去書博通經史旁涉天官歷算陰陽風角雜家之說然亦謙退不著書藏古籍數萬卷悉加丹鉛所書斷章殘稿皆端楷不苟凡事以古禮法自閑雖期功之喪必元素不隨流俗教人讀書必遵元儒程氏日程無不速化後生問學諄諄告語即對村農野叟無倦容待人渾厚不輕臧否自視歆然若一無所知能晚官富陽教諭二年以學術風化爲己任見諸生必整衣冠授以文行法度忠孝節義搜訪必詳咸豐戊午三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一去雁湖卒時十八年矣雁湖娶王氏生子瓊瑛女一亦能文几山娶蘇氏生女二以雁湖子琪爲

嗣辛酉七月琪承父命葬兩先生於縣西三十五都四石山鳥石寺側以書因先生甥林君用光屬為文泐諸石爰述兩先生落落大者表諸其阡

河南寧陵知縣洪君墓表

張振夔 永嘉

道光二十有一年正月二十六日知永甯縣事敍堂洪君卒於官年六十有四其時城居士民聞之咸辟踊於市哀號曰烏虜我父母竟棄我等去乎將大殮城鄉無貴賤老穉皆縞素哭聲雷沸太守聞之驚使覘之信乃為申大府請以勞勤民咨部准回籍入城治喪曠典也於是永甯之民為相地立祠捨田以供春秋二祀靈輻啓行夾道奉香花哭奠者相次數十里嗟乎君蒞任僅三年耳果何感召如此其深而民之載之又如是其篤且摯也初洛水衝決民田七千畝有奇而糧額仍在逃亡者衆比及里鄰民屢控不得伸蓋百餘年於茲矣君至民又以告君獨慨然曰是烏可不為請豁免而忍令無辜者歲歲死於鞭撻乎立具文申請受嚴譴不少悔凡十劄十上最後則奉印爭之藩撫前藩撫知其意堅且屈於理不可奪乃委員既勘且覆展轉二年餘始得具題恩旨既下民歡欣歌舞思有以報君而孰知君之心力已耗竭矣先是縣有山狼屢出傷人君為禱之城隍神更懸格賞捕而狼頓絕跡君治

獄不矜常格每出坐堂皇有控者隨狀立判或原被各有詞則問汝兩造俱在耶兩造齊則呼之前為剖是非決曲直往往諭令兩息間亦有笞有杖皆減輕立斷故吏役不得高下其手而案已結勤於民事多類此此其所以感民甚深而民之載之如是其厚且摯也世常謂三代下鮮良民觀於此可自反矣君諱守彝敍堂其號也由癸酉拔貢考鑲黃旗教習歸己卯舉於鄉丙戌教習期滿引見以知縣用時君父年八十有二不赴選而告歸侍奉及有病左右扶持衣不解帶者月餘日居喪一秉古禮壬辰服闋癸巳冬部選甯陵縣知縣甲午二月抵任建學校正八蠟之祀省徭役百廢具舉更捐築河堤躬督之三汛安瀾乙未鄰境蝗獨不入甯陵界民以為吾侯之政化甯陵為有明呂新吾先生故里遺風流俗猶存惟地瘠賦重故撫字甚易而催科倍拙遂以徵解愆期干吏議甯之士民赴省籲大吏請留者道相接及去任老弱稽首擁馬足幾不得行大吏乃知其賢始更題補永甯令烏虜衝決之田何地無之有司按糧額而比無之饑民若迫於憲今而不敢申一詞比比然也君雖得申所請大吏未始不怒其強項然卒不敢廢君而民至今思之不敢忘世之為民父母知有上不知有下者往往失已失民官亦莫保彼大吏且不得曲庇之矣予故特揭諸石願後之膺民社

者知所取法焉謹表

項母黃太淑人墓表

馬其昶 桐城

太淑人平陽黃氏年二十一歸瑞安項府君諱瓚入門逾月君身遽卒主喪於內饋奠悉中儀則戚郤稱焉連產七女思廣胤嗣遂置二姬淑人竟先得男道光中歲比不登盜剽其家既去淑人唱曰吾聞定海之難富室喪亡殆盡今之劫掠出於饑氓視彼爲幸人爭避之咸豐初再遭寇劫淑人鎮定如前時平陽會匪將攻瑞安因走避永嘉寇亦踵至環井待死寇從籬外鳴劍而過幸得免聞府君病困危城中復挈子入視會援兵至寇解去而前所避地已無完土矣淑人性簡靜每三郤宴集恭默寡辭獨喜揚人善述舊恩娓娓不厭嘗謂子方蒞曰汝幼吾自乳哺至澣濯裙裳皆汝庶母岑氏任之不避穢汚此勿忘也又謂嚮避亂永嘉吾將汝以行岑鄭二母各抱持子女及關而閉紆道從他門出余兩蹠盡腫衆忽狂奔呼寇至岑母左挾女右代鄭母抱當時惶遽之情今思之尙悸慄其後岑鄭皆先卒淑人逾八十矣猶述前事而流涕也歲庚戌諸子將宴賓爲淑人九十稱觴時方蒞子葆賢殞逝遺孤才五歲耳淑人泫然不允所請曰欲爲吾壽者必俟吾孫釋服乃可諸子遂不復言又四年

年九十四卒時甲寅正月十日也其年九月壬午葬於集廣鎮長山邨連釜山其孫前翰林院編修驥請述嫩行表其墓隧噫古禮爲長子之爲父後者三年淑人之言隱與禮合矣是可書也子七人方蒞方良方斫方綱方宣方苞方衡以方斫爲從弟後女六人皆適士族孫十六人曾孫七人始以子方宣官封宜人又以孫葆賢封恭人宣統二年孫驥以編修改五品例得加級封淑人初淑人議婚時府君之考諦審其干支喜曰是宜貴壽與吳太淑人埒吳太淑人者以子貴膺三品封年九十餘林先生培厚母也卒如所言

孫叔芭墓誌銘

楊 晨 黃巖

嗚呼以予寡于兄弟而連哭內外兄弟之喪若叔芭者有才無命則尤可恫傷者今其子以志慕來請予何忍言而又何忍不爲一言乎哉憶予同治己巳就婚瑞安時叔芭年才十四已嶄然見頭角後或歲一見或間歲一見輒驚其進學之勇才識之閎時其從兄仲頌以經學鳴於鄉其家欲紹科第每望其與予及叔芭爲舉業於是招其戚黃仲弢叔容同學時予與仲頌已舉於鄉已而叔芭及黃氏兄弟繼之其伯父官江淮間常以書相詔勉予幸先入詞館光緒己卯再至甥館則叔芭自江左歸亦好經史時務詞章之學談論愈相得而年少

氣盛尤爲人所畏愛雖至戚材學如宋燕生不甚相中也送予至梅雨潭觀古題名石刻慨然慕陳止高之遺風流連日夕乃別去予歸未幾忽聞叔芑之赴悲不自勝以爲失一良友其伯父書來未嘗不痛惜之蓋仲頌學最精博著述甚富而於持家涉世不如叔芑才後其從弟伯陶以優貢得知縣仲彤以選拔得京官亦皆先後謝世仕宦遂不如黃氏之盛今予歸老田里憚爲遠行仲頌家居爲老師宿儒名播海內而謗婁騰于黨人學不傳於鄉里每念時勢變遷輒稱道叔芑不實云叔芑名詒燕號翼齋父嘉言縣生員母陳宜人以太僕劬聞公侍郎止庵公爲伯父由光緒丙子舉人授內閣中書娶林氏生成豐甲寅卒年僅二十六子延第中書科中書延畛出後從兄詒穀以難蔭得官延俊殤延綬貢生皆能向學以紹其家然則天之靳叔芑以年而或大昌其後以與孫氏者尙庶幾焉銘曰

天之生才可知而不可知嗟乎叔芑才不世出而竟止於斯不於其身於其子孫庶有塞予之悲沒世猶稱視此刻辭

瑞安陳公墓誌銘

民國孫 輿 饒塘原 名寶瑄

辛亥之役武昌兵變震天下蘇浙相踵應附當其時有能出入生死履忠信秉仁義解紛而

紓難毅然以擁民命杜殘傷爲己任使揖讓勃興世繼銷亡幾不喋血而告成功且易如反掌者繫誰力歟吾友陳公介石其人也是秋杭州滿營協領貴林潛受浙撫增韞將軍德濟指儲炮械麾健將卒據營誓死與漢人鬥不惜糜爛城民公方爲吾浙諮議局議長故與貴林厚獨奮身衝險入說之曰清天命已矣君毋膠守違天當視闔城生死重名節輕勿以一人私害天下公貴林涕泣不從公入拜其母垂淚白之母意動教貴林當如陳先生言陳先生天下傑也勿負之由是旗營始與民軍和納械墮防域中安堵如常公因倡議馳檄諸軍命區毋戮滿人天下聞之相戒以浙爲法滿族知不死亦罕抵拒以故不數月獨立環海內清室迫大勢不得已從袁請讓尊圖共和世羣推袁功而不察有陰相其成者也不然彼功固奚爲弗遂而縣諸夷互歲時既整天道且安知不有用是藉口以撓袁計使不克潰然竟厥施者天下事未易闕矣非公有以陰相其成者而誰乎公諱芾原名黻宸溫州瑞安人父琳山公生三子長燃石季醉石公其次也幼而歧嶷既長岸然剛重不苟言笑淬厲攻苦文章學問行誼爲鄉先輩孫琴西渠田兄弟所推許所交賢士大夫尤相契者樂清陳志三虬平陽宋平子衡稱溫州三傑輿之獲交於公繇宋平子屬光緒丙申丁酉間平子及輿咸隱

滬濱公過之相見如平生歎方是時吾國外挫日本宇內兢扼腕言變法梁啓超汪康年以時務報風動遠邇未幾戊戌變作又未幾庚子難興自茲以還神州搶攘新故紛乘其隳頹頑鈍者勿論矣沈溺歐化一流又往往過焉而失其中惟公慨然獨懷仁義道德之旨覩斯民昏墊卽欲被髮纓冠往救如己推而納諸溝中嘗曰一民飢吾不忍獨食一民寒吾不忍獨衣故平居論議非不道自由也而異夫自恣非不道民權也而異夫民權之專制自由變而自恣摧人自由民權專制君權是侷二者皆足釀斯民昏墊而飢之寒之不恤又不獨暴君橫厲爲足憂也公之與平子交獨厚大抵皆遠於史而秦漢下數千年典制尤該洽其於吾民庸受弊法痛苦洞焉悉怒焉傷故其講學嘗出入唐陸宣公白樂天宋司馬溫公葉水心明顧亭林諸人之間而於新法之革又不肯詭隨流俗曰昔舊之弊者吾推而覆之今弊在新吾又將翼之匡之必衡國情必準故習毋暴毋躡等而要以救民爲宗尤惡法家學及兵家嘗聞公之言曰法家諸子尙刑名慘刻且專逢一姓而睨國民若草木若牛馬供其用者也乃今標法者崇焉以爲先導斯不知本兵家佐獨夫屠割萬姓虎狼其尤更多殺人爲功滅仁捐慈橫絕人理是以古來名將多還爲其主所殺如劉季朱元璋皆善夷戮功臣誠

自負其私然號其爲下民報怨烏不可也以余聞諸平子暨公緒言畢是矣平子早卒惟公存壬寅余移家京師公尋北來蓋公於癸巳科舉於鄉癸卯成進士官戶部主事管學大臣張伯熙聘主大學史科講席繼禮入編書局戶部計學館乙巳浙人旅京議關公學投票復戴公爲監督以故滯京久爲余會遇彌稠會粵督岑春煊奏移公兩廣將任之方言學堂監督及優級師範教務長而公始翩然南矣然猶不時與輿通書問用道義相切劘宣統元年諸行省諮議局成立公膺選爲吾浙議長乃歸踐職越二載川路禍作鄂軍倡義天下響應而公因是有保杭城援旗族事輿雖聞而未之詳民國二年公被舉衆議院議員兼主北京大學史科講席於時輿則以監督浙海關洩寧波而公再居京師然每歲時返甌必之甬留昕夕抵掌談輿始盡聞公曩在吾杭震古耀今之舉且質諸平日之持心操論而一一符也洎袁公非法解散國會公遂獨任大學史科子諸及哲學教習五年袁公稱帝義師四起袁憂死黎繼復召國會公再起爲議員丙辰中德交絕當路堅持公廁抗議列段免職疆吏兵向京師迫停國會公南歸余方旅滬比旋獲片楮曰過茲相左殊惘惘然旬日當再至罄所言俟久寂然又久而公卒之書至嗟乎陳公陳公其遂終是耶古語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公之言余揭諸前者其梗概也若夫學問之淵綜識鑑之精朗與持議之平以恕皆詳公著經術大同說獨史倫始地史原理德育關天荒諸作及闡發子史微言叢誌余無所復贊一辭矣禮有之貨惡其棄於地天地間一草本之微不當忘廢我非惜財愛物力耳積年奔走四方所入僅賴山長教習月脩服官微祿議員歲費公惟能儉未嘗虛糜一財故仰事俯蓄恆充然斯皆公道德餘事其諸已爲人所難能矣公爲文章得莊馬神骨若長河之奔注而停蓄多古意宋平子嘗稱之曰我輩文猶患沾習氣繡其盤脫獨公不然故其創學報上海等地也一篇既出不脛達萬戶遐邇諷誦之鬚眉奇古目爛爛聲如洪鐘然口操甌音與人交非素習多不解獨施諸教育也以筆易舌情意罔間故信從者衆又性剛不能容物以是忌者亦夥往往造爲蜚語揚之獨平子及余輒爲別白公恃以無患自平子卒公與輿交益深如京師必先過余逮公之南歸也又道甯波亦恆視余嗟乎以余之學膚末奚敢望公而公不恥與交者亦視夫志與道之相浹耳輿嘗爲統一分治芻議世多迂之獨公躡其言且力爲流播非有私於輿也誠恐世運遷流或將出乎其塗公之卒也在民國六年古歷丁巳六月十三日亥時年五十九易簣夕有絳雲來覆舍里人相率奔告以火移時始

滅余嘗詢諸觀宗寺僧諦閑諦閑曰介石鮮大功德曷克臻此余笑曰猶謂介石無功德乎辛亥秋全杭城民命且廣拯天下旗人厄者非功德而何諦閑雖然公有四子同公之元配蔡恭人出哲哲中繼配薛恭人出孫五人公之卒父琳山公母林太恭人皆九十餘彊健如昔逾年而琳山公始卒民國十年七月某日公之子同哲哲中始奉公柩葬於縣仙巖山秀才垵之原以輿與公相愛之摯而知之深也來請銘銘曰

神州混濁鬱生英賢懷仁抱義持危扶艱衆口鑠金獨立不懼績學育才誰毀誰譽我忝公知日月幾何濡銘銘公涕泗滂沱旣奠厥室山阜永藏公德遠敷于禩勿忘

陳先生墓表

吳國馬敘倫 杭縣

先生姓陳氏諱勳宸字介石浙江瑞安縣人也瑞安在宋時有魁人曰葉適陳傅良以性理文章經制之學與湘胡氏閩朱氏相頡頏學者宗之謂是永嘉之學清道咸間縣人孫衣言鏘鳴昆弟號能繼承其風然衣言昆弟仕宦京師又多接乾嘉遺獻稍稍頃鄉於故訓名物之業衣言子詒讓遂以樸學爲晚近大師先生幼秉庭聞別無師緒少與平陽宋衡樂清陳虬密相切磋衡爲鏘鳴女夫又師俞樾其學則近王符仲長統徐幹虬則與蘇軾陳亮爲近

先生於學雖無所不窺然亦宿於性理文章經制治性理宗陸九淵王守仁以爲人致不爲私欲所蔽之心自應萬事而曲當苟求於外則支離而無歸言文章稱司馬遷以爲能撫寫真實自出機杼經制則自治史始謂不通史學則於民生習俗之故世運遷移之蹟不能推原而究末所設施必無當衡著六齋卑議虬著治平通議皆舉列當世之故欲有所興替而先生獨勤於教人初主平陽樂清永嘉諸書院學者既附緣矣會先生與虬以會試至京師與諸憂國之士昌言變法自強康有爲欲爲保國會先生與浙人汪康年蔡元培及虬意與之異謀歸爲保浙會抵上海因主葉瀚所治教習速成學堂自是歷主杭州之養正書塾京師大學堂兩廣師範學堂兩廣方言學堂終於北京大學教授先生教人誨之不倦嘗設端啓發及學者有所悟則申之以問難而終沛然盡其所懷滿學者之意而止故從先生學者各以其資有所成就學者以是厭伏初章炳麟昌言排滿革命浙江巡撫廖壽豐將逮炳麟黃紹箕孫詒讓宋衡及先生知之促炳麟亡之日本而先生之主養正書塾也以教授歷史卽陳夷夏文野之義於五胡金元之迹反復而不厭又以孟軻鄧牧黃宗羲之說敷引於講席之間於是杭之學者莫不盛張排滿革命而談民治風浸被於全浙及諸暨趙祖德延主

上海新世界學報先生與弟子數人橐筆其間益有發皇先生既成進士新令當入京師大學堂之進士館肄業管學大臣張百熙以先生宿儒當矜異獨聘爲教習先生之教人一如杭州時大學堂爲四方人才所萃英俊之士聞先生之說莫不興起至有投筆買劍欲效荆軻曹沫之所爲者輒夜就先生決去事革命先生每資助之遂爲提調袁勵準所撫禍且不測管學大臣榮慶爲之動獨張百熙持重不發因得解然先生以此去大學堂學者欲從先生俱去先生悉勉慰之旋兩廣總督岑春煊奏請先生監督兩廣方言學堂雖不親教誨而時時召諸生作家人語勸以志其大者諸生翕然依之如父母相語必曰陳先生故聞者能辨焉旣而先生被選爲浙江諮議局議長三年有大興革皆任議員糾舉之獨効交涉使王豐鎬媚外辱國付決之日旁聽者無虛席省吏愾然武漢興義先生號召士商設民團遂被推爲副理先生謀籍民團發難省會以應武漢巡撫增韞微知其事遂遲不致照會復斬械不予俄而浙軍亦起先生惇性過人孝友於家周恤里黨信洽遠近在杭州一歲之暮將歸覲省有青田縣二農人傭於杭之郊者以銀五十圓謁先生爲持歸先生曰若輩向不識我不怕我用去邪二人曰吾鄉人皆言先生可信故來託耳竟置銀而去建國六年先生以

督軍會於徐州知藩鎮之禍將作憂憤現於辭色會夏假歸觀猝遭弟喪以慟致疾手足之戚既深和緩之功無効遂卒於家年五十有九先生學行詳於其孤所述行狀敘倫從先生久謹次其大者及諸孤之所不及知者揭於先生神道之原以示後世

國立北京大學教授山西河曲縣知事陳君墓誌銘

陳漢章 象山

民國十一年夏瑞安陳君孟冲卒於北京大學校長蔡子民先生爲赴開會追悼漢章與會爲位而哭閱五載君子穆盦郵書來曰先考卜葬有日銘幽之文未具天下滔滔無可與語惟公蓄道德能文章敢乞一言以垂不朽漢章與君共事久誼不辭按狀君原諱商字辛白又字孟冲後痛弟啓朋早歿取詩孔懷義改名懷曾祖承祖祖麟書父煜生並以儒行隱居不仕居五歲失怙事母胡太宜人以孝聞從仲父介石先生黻宸學九歲老五經十歲通子史家言既冠成溫州府學生掌教永嘉三溪書院監督瑞安翼聖學堂與介石先生出新世界學報君所爲辦法方志哀羣悲同諸文風行海內外學部尙書榮慶擢充京師編書局分纂兼旅京浙學堂教習光緒三十一年兩廣總督岑春煊奏調介石先生襄治學務聘君爲兩廣方言學堂優級師範學堂教習宣統元年詔舉孝廉方正浙江巡撫增韞特薦君得六

品頂戴加五品賞明年任浙江撫署參議廳參議兼兩浙優級師範學堂總教習辛亥鼎革回里被舉瑞安縣議會副議長君當羣議時不輕發言言簡理賅無不可起而行者民國二年君以考選知事需次山西巡按使金永識君才試署河曲縣事河曲巖邑也東北鄰歸綏西北則河套鄂爾多斯蒙古民生凋劫而俗矜儉校君下車卽以鄉三物爲教增小學校數十所時有發墓攫人金者一晝夜盡獲其黨人奉巡按使檄皆斬立決君據律分首從固爭往復至再四不少阿卒論如律其年冬黃河冰堅合蒙古騎踰河抄鄉邨進逼縣城不二十里除君陸軍營務處銜兼全省警備隊總司令部副提調遂密運籌策緝獲瀕河爲邦謀者及城中主藏之家梟其首以徇蒙古聞之誓而遁縣民安堵無恐流離四方之人亦復其田里初地丁漕糧稅有陋規曰火耗平餘雍正間已革爲養廉銀不肖官吏旋復取諸民至是君悉罷免之而財政廳案故事檄徵君抗拒甚力雖得中止而屢以清勤報最之地方官驟調省充政務廳委員會辦印花稅矣閱歲聞介石先生卒卽援古人期功去任何棄官奔喪哀毀骨立接丁祖考艱承重持服三年篤守古禮不飲酒茹葷國立北京大學及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並禮聘爲史學教授君敬其事以居憂中講習積勞目眚足痿絕不請假一眩於

講堂再踏於寓舍遂至不起時壬戌五月二十七日也年四十六所著曰文學史概中國近百年史清史要略宋儒學述都若干種詩古文詞類為專集若干卷已刊別行者曰辛白論文一卷君元聘戴夫人未婚卒配金夫人生子三長謚字穆盒能古文次洵次垓女子子四嫻蘇王肖其葬瑞安平天湖山之原友人象山陳漢章系之銘曰

永嘉之學廓於瑞安集成陳宗蕃叟發端止齋英特著論不刊益之習之蜚聲二難其一五百餘歲名世誰某介石崛興有為有守君實張之海涵地負立德功言沒世不朽其二或論學術兩派三宗六家分合莠言啾啾妄庸鉅子羣焉盲從片言折服如鏗華鐘其三經制事

功法律政治博綜精覈中閤外肆一宰晉置牛刀小試算緯論理特其餘事其四槃槃大才出以小心視聽言動持循四箴戒慎恐懼無愧影衾下筆千言秩秩德音其五宋學完人惜乎無祿年位不昌壞我梁木聿有才子楹書能讀篆石鐫辭瞻彼旱麓其六

吳氏二賢母哀辭

明方孝孺

永興吳君荃母林氏年二十二夫亡亡一月生君甫彌月大父繼歿大母胡與林晝夜苦誓保持遺孤強暴欲脅娶林林負兒與姑逃稍長鬻簪珥資其就學學垂成而林卒胡督之益

力於是吳君為知名士吳氏宗賴以弗墜予謂託孤寄命丈夫所難而二母能之因為辭以宣其哀辭曰木則有枝兮婦則有夫嗟我二婦兮獨何孤夫兮謂何兮子猶在腹為雌為雄兮吾將誰卜子之生兮幸非女朝哭夫兮暮抱兒乳夫有知兮無知相兒兮上續遺緒夫雖死兮舅在堂子生彌月兮舅亦云亡姑哭舅兮又哭子撫厥孫兮涕泗其滂我二婦兮何為守空幃兮夜悽悽涼風慘兮中人蟋蟀鳴兮兒夜啼撫枕兮太息起繞床兮淚沾臆夫死有言兮耳猶聞吾兒不育兮吳鬼安食婦辟纒兮姑抱兒吾兒雖微兮吾夫在茲孰謂予兮荼蓼余甘之如飴彼何心兮狐鼠乘餘孤兮謀覆吾祀跳梁噉室兮嘯衆以呼謂余勞兮將焉與處山之石兮巍巍海之水兮靡有涯水可竭兮石可移身甯死兮節不可虧極吾兒兮我負來何難兮去何阻夫有神兮願為虎身寄虎腹兮免人余侮諒死一兮何難志未申兮魂魄靡安姑壽康兮子苟能養瞑余目兮從夫九泉我姻兮我姪憫余孤兮余舍昔妾媵兮如雲今隻影兮燈夜汲澗兮手龜抱薪兮棘裂我衣首如蓬兮誰理未亡人兮何有容儀抽簪兮脫珥擢羅襦兮裂文綺粥之兮為誰式教兮吾兒嗟我兒兮勿怠荒爾祖爾父兮厥文孔彰我不死兮為爾之故爾能立兮爾父不亡夙出兮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母貧兮儋石無

儲吾兒讀書兮我寧不飯兒踐兮母言焚膏繼晷兮以歲以年年忽及兮加冠文之聲兮爛然婦於姑兮相與吳之先公兮庶幾無餒感昔兮念今一悲兮一喜兒奉觴兮綵衣願壽兮如彼南山將竭力兮終養母忽遊兮不還姑撫婦兮泣鳴嗚曷不爾兮死無衰孱兮不死爾盛年兮罹此毒痛孫悲號兮奉大母有孫存兮大母無苦大母無子兮孫無父孫多材兮善奉甘旨嗟二母兮亦孔之難誓死撫孤兮身死志完引千鈞一髮以手障兮驚瀾二母死兮不死有子甚文兮善在國史國史旌銘兮五色有燁下燭泉扁兮上薄星紀彼何人兮豔婦夫屍在林兮笑言詡詡傾人宗兮殞人祀地下逢之兮頹汗猶泚嗚呼哀哉家有婦兮國有臣婦死以姑兮臣死以君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存嗚呼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存

黃漱蘭先生誄

潘李 詳與化

光緒己亥五月某日瑞安黃先生卒於里第嗚呼天步方艱貞臣告謝平陵之節士流悼其敬事高密之里人倫賞其通德駿邁英特之概絕於升堂龍門宗生之柯摧於蔽畝東都祖道供帳猶聞西昃淪陰飾巾奄盡嗚呼哀哉先生履貞亮之操懷止足之分右軍誓墓志規遂初通明挂冠萌於知恥琅琊退吏差無囊被微名許下間居賴有酒尊相屬中壽未登厚

夜遽掩成書願託不逮易簣之期皋復升號但劇憑棺之慟樂樂毀瘠又可知矣嗚呼弘農會葬當且千人南郡刊碑豈惟一石綢繆風義遞敦古今余往被春榮待傳秋御叔夜之在太學驚偉鬚眉郵良之顧遠涂重垂禰祓哲人既往君子誰思自注余往有思君子賦爲先生作也滄海遙通浮雲遠蔽資磨鏡之具懸媿徐生賦剪紙之招信哀正則朝廷褒贈庶激贊命之臣幽介欲獻藉述累行之典敬爲辭曰

東南瀕海呀爲大區翔陽駭燭靈濤灌輸賢達間生炳緯應圖出幹王庭歸宏遠謨世著名字人欽顧廚霜露中委風雲與具凡歲急景奄摧碩儒繁此碩儒誕惟洪族幼清廉潔滋熙參灑粹手在掌誦口涉目汲峻脩綆鋒厲飛鏃黃金躍冶尚璧韞積厭飮騷雅塵垢桑濮書貞且過懿文善蓄六合橫朗闔闔畢合哀然舉首閱肆無外庀材構廈橐筆整帶慷慨澄清盱衡否泰隱鱗翕羽揚徽樹旆嶽朝苞晚轡轆者英鬱爲棟梁懲廢玩愒大雅宏達廣造士程軺車絡繹廉俗夷庚南極牂牁東薄滄瀛甄微幽素震蟄句萌來敏斯響有斟必盈雖洒厓岸允砥鑑衡自昔句吳矚蔚麻列繹牽坐累楊琴希悅帝錫司命拯掖時傑頓其綱紘甄厥流別歸昌一鳴韶夏赴節漸離技癢卞和扞血剝木曲景拳珠圓折魚聚縱壑鳥託惟叢

峨峨精廬表冠江東四等部別百房棣通竹箭咸與瓌璋所充漢宋合轍矛盾寢功禮頌師
授餐錢歲豐遠圖不朽實惟我公王有程期趨赴朝右夫懷耿介士虛善誘夏官卽真戶臣
密糾銀臺左遷金商誰剖置膝喜兒亡何惟酒鷄雖見嚇靈鼉息吼獨歎遂遠罔卹奇偶漏
盡不息是名夜游翩然朝隨眷顧松揪庾塵遠卻越驅徑抽仰羨魚鳥俯狎沙渥交幣羅列
堅臥故邱明珠吐澤虛船觸舟大命俄集賚忠九幽嗚呼哀哉天不憖遺人無自律里巷輟
春寢門撤瑟叔孫先死欒貞早卒永闕堂葺終淪鼎實道蘊身埋名存譽溢海內懸遲於此
長畢孰謂震悼咸其親嗚呼哀哉天屬之戚見星奔馳先令旣出執卷曷追家亡貞軫里
喪大師候芭負土蔡邕制碑咨予孤蒙矯違昔時名籍未奪服膺在茲禮數蕪絕誰陳吾哀
上爲世勸下哭其私嗚呼哀哉

湖北提學使黃鮮庵誄

楊模

蒙叟有言生人二害虎食其外病攻其內洗洗學涂一夷百嶷環傳迭乘乃倍徒之公起詞
林夙秉庭誥江嶽搜深星雲探藻荆楚材敷南皮所造公承其流口口風教昔主湖堂文化
肇張繼膺簡命總攬學綱受任之初財政始棘支派日繁來源半塞祗祗學子仰食於官東

海西海月輪萬千左枝右梧彷徨控轡吁嗟公困生計賓屨沓至累牘如毛梳之剔之以听
以宵昔公有言吾守以拙覘跡審神避名崇實都會宣風溥逮山僻程材度支整齊劃一哲
人雅懷夷清惠和正志無撓賁獲莫過居恆仰屋撫卷太息精氣摧傷漸縮飲食病肺而呻
咯血盈壁猶治官書簽判丹墨易篲沉緜嚙語唵吟拳拳學事不及其私公之材德領袖賢
英位躋崇顯締造文明胡天不弔大星遽賈江漢銷聲菁莪失蔭我承清誨廿載知交積淚
成河熱血不潮公靈在天名在青史萬歲千秋嗚呼已矣

孫仲容哀詞

支恆榮 丹徒

余自癸未春分校禮闈得一縱橫奇佻蹈厲蹕絕之文驚爲異才上之主試者主試亦深加
擊節將列名蕊榜矣會以三場文字爲彌封所所錯亂徑查正復上則已遭額滿之遺余爲
之歔噓太息抑鬱不怡者累日迨闈後執弟子禮來晉謁詢之知爲瑞安孫生詒讓仲容也
仲容爲紹聞先生子學有淵原報罷後益究心經史旁及諸子百家冀出其所蓄以爲世用
因納貲捐主事分刑部未幾遂退歸林下著書立說以自見暇則爲地方士人研求教育以
冀廣開風氣溫郡僻處海濱地故朴野一孔之士類多拘守昔時章句舊習仲容獨援古證

今廣爲詮釋又力任地方因應改革諸要務不辭勞怨致一時謠詠繁興幾大不理於口然仲容砥礪之性終始不撓久之霧散雲消謗言息而聞譽益高蓋天下惟熱心任事者易遭嫌怨亦惟熱心任事者無慮崖柴理固然也乙巳歲朝廷舉行新政改設學部延攬通儒碩士以資顧問特派仲容充二等諮議官余以丙午歲提學是邦亦令担議紳之任去冬又經闔省士民公推定爲教育會會長上而廷臣下而浙士咸戢戢焉以興教勸學事期之仲容方冀於行政上學理上統一實踐可以藉資贊助乃訃耗遠至遽於前月沒里閭余不能不悲仲容之遇而并爲浙中殲此俊民痛也因爲哀詞以抒懷其詞曰關后羿之穀而危成僉敗兮固鏃羽之數奇然匡衡以不中策而經乃益明兮何偃蹇抑塞之可悲生旣負腹笥之便便兮宜翁然爲衆學子之羽儀總教育機關於全浙兮余方遠大之是期胡天不假以年兮竟溘然而止于斯能無揮淚爲祝予之痛兮向冥漠以陳詞

瑞安孫先生傷辭

民國章炳麟

炳麟始交平陽宋恕平子平子者與瑞安孫先生爲姻因是通於先生當是時吳越間學者有先師德清俞君及定海黃以周元同與先生三皆治樸學承休寧戴氏之術爲白衣宗先

生名最隱言故訓案慎過二師著周禮正義墨子問詁古籀拾遺經後扎遼如目錄而平子疏通知遠學兼內外治釋典烹寶積經炳麟少治經交平子始知佛藏平子麻衣垢面五六
月著緜鞋疾趣世之士如仇讎外恭謹恂恂如鄙人夸者多舉平子爲笑平子無愠色及與
人言學術剛稜四注談者皆披靡炳麟以先生學術問平子平子勿深意然不能非問也會
南海康有爲作新學僞經考詁古文爲劉歆僞書炳麟素治左氏春秋聞先生治周官皆劉
氏學駁僞經考數十事未就請於先生先生曰是當譁世三數年苟卿有言狂生者不胥時
而落安用辯難其以自熏勞也頃之康有爲敗其學亦絕然輕矯者多撫三統三世爲名高
往往喜識緯誣典籍成事外與進化之說相應不自知回適始疑六藝卒班固范曄所錄亦
以爲罔先生節族愈陵不與世推移炳麟著廋書未就以其草稿問於先生方自擬仲長統
先生曰淮南鴻烈之嗣也何有於仲長氏然炳麟始終未嘗見先生顏色欲道海抵溫州履
先生門下時文網密不可平子以白先生先生笑且曰吾雖無長德中正之官取決於膽猶
勝諸薦紳怯懦畏事者自有館舍可止宿也其後傾側擾攘塌陸之中播遷江海間久不得
先生一問平子亦荒忽不可得蹤迹問浙中諸少年曰先生亦幾及禍然懷保善類自若學

者介以爲重平子雖周謹願內學深與人言輒云皇帝聖明今且用滿洲文署其詩炳麟素知平子性奇傀而畏禍以此自蓋非有媚胡及用世意談言微中亦号号見鋒及世無知平子者遂令朱張陽狂示親昵于裔夷冀脫禍難雖少慧要之世人負平子深矣其言內典始治寶積經最後乃壹意治瑜伽炳麟自被繫專修無著世親之說比出獄世無應者聞平子治瑜伽竊自憲以爲梵方之學知微者莫如平子視天台華嚴諸家深遠稽古立事世無逾先生墨經廢千載本隱之顯足以自名其家推迹古籀眇合六書不爲穿鑿莊述祖龔自珍不足當牧園然文士多病先生破碎抑求是者固無章采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宜與文士不相容受世雖得王闓運等百輩徒華辭破道於樸學無補益定海黃君旣前卒屬先師又不幸姬漢典柯不絕如綫賴先生任持之函雅故通古今冠帶之民千四百州縣獨有一介而新學又不與先生次比獨倡無與古先民之遺文其將墜地令先生得上壽庶有達者繼其遺緒令民志無攜貳中夏猶可興也昨歲炳麟次新方言三百七十事上之先生以爲樂操士風民不忘本質之子雲稚讓而不惑百世以俟知言之選而無鉏吾庶幾國學可興種姓可復先先生視新方言以爲精案賜之周禮正義且具疏古文奇字以告八月發書比今歲

五月始達江戶將以旬月抽讀正義且以書報先生願輔存微學擁護民德遠不負德清師近不負先生嗚呼不泮辰乎先生遂捐館舍焉知向日所以詔炳麟者今遂爲末命也乃者先生不以炳麟寡昧有所警救自茲其絕先生被炳麟書自言作名原七篇今亦不可得受讀國亡典型炳麟喪其師資且聞平子亦蟄處不與世耦生死未可知內之韻籀儒墨之文外之玄奘義淨之術湊於一身世道交喪求良友且不得一二學術已亡華實薨剝而中國亦將殄絕矣嗚呼哀哉辭曰

四維喪國滅亡頽棟梁民安鄉生不遭堯與舜讓湯湯大海不可望靈尙安留吟青黃
陳介石哀辭

葉爾愷 杭縣

嗚呼遇不足以展其抱年不足以酬其德伊古如是者多矣况今鈞天醉夢大地墨穴何獨於君乃悲慟其若此惟君道德之崇高性情之篤斐器識之超邁而佐之學術之粹美故其施於楮墨發爲詞令籠萬派而趨一軌凡世之聆其名讀其文者罔不心傾而足跂矧其爲道義之投洽歲寒之素交聞訃撞胸膺永訣於生死嗚呼君以癸巳鄉舉於吾弟爲同歲而與余深交則自丙午京師創辦旅學始以君之才氣磅礴淹貫百氏而其處事應物必斂尋

而就咫尺故其在學也訂教程立表經獨與我意見融洽若宮之應徵泊乎蹤跡睽分我滇君
粵猶時通乎素紙愴國是之變更我獨蟄居乎滬涖而君往來南北逆旅經由必左顧而蒞
止痛海宇之瘡深感龍蛇之陸起念聚促而離長每傾談而移晷何圖別未一年訃告飛傳
竟長眠而不起嗚呼以君體魄強固筋力堅卓宜若可壽並乎黃綺乃以骨肉彫零悲懷填
鬱中壽甫登遂為二豎所摧靡然而恆幹雖謝精靈不滅其灑氣英光與雁蕩山而並峙而
教澤之涵濡浸潤於士心者亦將共歐海溫江長流而不已又况臨終正定神明不亂誦經
卷而頂禮則君方能解除纓絡脫卸塵滓洞然於幽明之故去來之理所難堪者天末故人
同調無幾知我如君既未獲視疾臨喪僅能遙酌清醪望風而淚泚

陳介石先生誄辭

倫明東莞

歲在著雍序屬炎離昊天降凶喪我人師搢紳儒林咨嗟涕淚古云不朽身歿名垂盛德靡
述曷表旒旒悼往昭來詠之以辭英英夫子篤實光輝代有明德生秉淑姿汪乎其度粹乎
其儀道宗儒墨聖齊惠夷令聞施身天爵自際教育英才所樂在茲善誘善導聞禮聞詩貧
饋原憲善說項斯發為文章自鑄章詞渾灑之氣深湛之思幽并悲壯莊列恢奇論史尤雄

恣肆不羈才學識德怒罵笑嬉君研哲理多闡新知神遊瀛海夢想軒義大同說經專制警
時如在晦夜忽放曙曦君遊嶺南時雨沛施塾誦章句貽誤兒童君培其本廣養師資家習
蠻語徒工隸廝君救其偏政藝並治百粵文化視君轉移甘棠蔽芾桃李歲蕤天厭清德人
揭義旗軍府初立民政是司鳴鶴並逐鴻鵠高飛國步驟改朝局若棋藩鎮抗命朋黨營私
君負言責不激不隨威武詎屈利祿難潛大廈之傾一木奚支聞鴟識亂思鸞見幾方冀晚
節暫息塵機著書娛老學易知非天不假年生也有涯溢感朝露遽隕少微嗚呼哀哉君志
果毅慷慨有為才憎命達道與時違君體強固宜享期頤憂傷其性病死於醫君有老父歡
承綵衣君有季弟吹壎吹箎舞鞀棊華忽折其枝哀哀鵲鶴交頸相依易簣猶呼未報春暉
吁嗟孝友君則兼之嗚呼哀哉昔侍夫子氣肅顏怡獎善規過賞奇析疑金臺雪冷珠海風
漪遊愛同舟訪每叩扉日月倏忽風雨淒其牙琴感逝旦夢驚衰嗚呼哀哉青牛西去白鳳
宵騎有生必化無成不虧達士樂天飾巾待期賢者憫國祈死患遲獨有後生望古增悲魂
招舊館淚墮新碑落落遺文藐藐英徽九原不作吾誰與歸嗚呼哀哉

先師陳君哀辭

陳鐘凡 豐城

余肄版成均從先瑞安師講學三年其啓悟者甚衆論難發蒙欣然交契師生之誼何減天倫今夏君聞弟喪言旋遽以哀慟嬰疾不起得訃累日神志惛然追惟昔游難爲胸臆爰命毫素以寫哀思豈罄心喪之懷略盡在三之誼其詞曰陟高丘之嶠嶸兮望南天而縱目曜靈忽其西逝兮悵景光之難續哲人之遂萎兮心切怛而慘戚繫夫子之閱肆兮騁上襄於周秦批羣書之歎卻兮振華藻之續紛覃玄極於徵藏兮接遺緒於獲麟究勝誼於竺乾兮參幼眇于能仁閱衆甫以爲美兮抱樸素而守真行終始而不或兮斯善建之不拔念己立而立人兮芳與非其未歇使金口而木舌兮宣雅教於成均喜夫子之行道兮著編牒者千人咨蓬心之否塞兮時執簡而閭閻惟斯人之善誘兮啓頭角而日新豈希言之自然兮信玄德之有鄰彼大造之有定兮夫何往而不臻念脊令之急艱兮指故鄉而遄返并哀情於景玄兮慟人琴之俱遠應妖夢於堂奧兮邀亭林而握腕弔禮堂之西日兮嗟寫定之已晚悲夫厚夜不可起兮警欬不可後聞儻精靈之不沫兮顧虧終牖夫頑瘖寄吾言於東甌兮藉南征之浮雲

祭張宗博時敏

宋劉安上永嘉

惟兄沈識偉器見於夙成蚤擅詞場領袖後生旋宰劇邑治煩有聲爰佐大府竭來帝京親賢宗藩公族是程優游靜退利徑靡爭有識咨嗟躁進革情謂公見知臺省飛纓云胡不淑禍患相繩綿延累載竟殞厥靈嗚呼哀哉某也不肖舊辱公知館我甥室時方布衣提攜剪拂繆到金閨非公之賜何以至斯昔公罹難遠歸海涯我亦去國假守淮西相望天末江湖渺瀰孰謂歲月公赴遽來聞問驚怛肝膽沸糜罷斥來歸公喪在堂入門望帷涕泗已滂嗚呼哀哉謂才必達公乃困厄謂仁者壽公壽不多悠悠蒼天日如之何公有令子克紹厥緒公今云亡豈復茲慮惟我鈍頑凜凜危懼厚德不報尙期末路敢以菲薄恭薦情素冀公不昧歆此奠俎

祭陳君舉文

葉適永嘉

於乎惟公勤而滋苦之累敏而成鈍之功豈徒意講聖賢之精粗固已實攷王霸之污隆所欲託之空言又曰不如載之行事者皆古人之未及詎廣學而希通有能行之審周道如貫珠曉百世若發蒙開章程于草味調轡策于驚癡其廣其長其深其崇可以運之掌上而措之寰中鳴于海陬敗履瘦節慕名如雷新語如風宿老負牆豪雋景從而時文靡然由之一

變遂爲多士之宗好惡順逆几几恭恭進退用舍侃侃誰誰機慮內沈笑語外融曾未施其
一二而謗大于山忌衆成叢洗足南塘之流振袖對村之峯帝曰汝歸公寐無聰嗚呼哀哉
世事多端非智所窮謂其易研而後難工有或間之掩昭以聾惟其不磨桓厚於穹自我獲
見四十餘冬其術則殊其倫鮮同偉標寒而韻遠有死始而生終異疾侵凌美人西東天罰
不宥銷殞迸空公既棄我又遭鞠凶日餘幾何而不隨公覆酒成池有痛填胸太平興國三
年

祭蔡行之尚書文

葉適永嘉

乾道初年始變時文公尙總角捨龐趨醜機杼自生筆墨爲春太學南宮徧魁等倫答策忠
憤直詞大振名傳外夷氣益先民賜第而歸猶未冠紳甘節忘卑樂志忘貧疏食朗誦八音
遞陳歲莫日斜幾就隱淪曾不介意形於歎嗟孔子所賢匪直也人平居寡言莫能疎親及
見於用黑白洞分政和以安布在全閩有論有執西垣北門夏卿籌邊絕不與鄰衆方愕胎
公何恂恂不貴其難而貴其仁既進趨璧朝服九賓燕爾玄酒公尸之熏世故遷流多否常
屯每輒中道濡尾洩輪送公長亭柳色驟新秋風未落逝莫我聞垂老喪明將死離羣海覆

河翻永矢斯樽

諭祭太常寺少卿任道遜文

明孝宗

惟爾性資明敏書翰精專爰自幼齡積學內館官居中舍進秩符臺累陟卿階効勞禁署歷
年深久茂著聲稱曩以疾辭得遂休致宜臻壽考胡遽淪亡訃音來聞特賜葬祭靈其不昧
服此隆恩

諭祭太僕寺少卿姜立綱文

明世宗

爾以秀穎之資通敏之器列官禁近幾四十年由朗署而貳卿階侍經筵而預編纂操心匪
懈奉職惟勤顧委用之方殷乃乞歸而終制竟以毀傷之過遂成長往之悲訃音來聞良用
悼惜追念往勳優爾恩恤特命有司爲營葬事遣官諭祭尙克款承

祭虞堪庵先生文

黃淮永嘉

繁維盛德溫厚和平胸襟脫略而開朗才華雋逸而老成其致力於文學也本之以聖經賢
傳旁及乎子史百家靡不咀其華而挹其英叩之若鴻鐘之應杵其餘韻猶足以聳動乎沉
冥其肆筆爲詩文也燦若張蜀錦之機五采錯綜烜耀乎雲日沛若倒三峽之水萬折回於

委順乎滄溟體制嚴密而峻整音調諧協而鏗鞳其形於心書也遠守伯施之妙訣近襲元達之遺馨春蚓秋蛇鸞騰鳳翥更變迭出而不違乎準繩睠茲詞翰之兼美人莫不企望歎慕而先生未嘗居然以自矜至於論議政體高推謀爲條分縷析炳若著龜信非彫蟲之末技允爲適用之通儒暫一出而薄試卽韞積而藏諸由是隨時俯仰卽與道推遷不致於物其樂陶然或遇良朋勝友設席張筵飲雖不多而樂與周旋雄談雅論玉貫珠聯藹然春風和氣之可挹聽之者若啖炙而流涎以故士林之英名門之彥皆願齊肩接袂冀餘潤之沾沿也嗟予小子愚蒙無似忝辱訂交四十餘禩年適與之同庚迹無分於彼此曩因憂患之連遭人或背馳而詆訾荷眷顧之彌堅雖骨肉其英比事已遠而不忘感淪肌而浹髓肆吊疾之荐撻獲縣車於桑梓喜旦暮之相從恆優游乎故里或扣舷擊掉挹蓮蕩之薰風或翦燭銜杯詠竹窗之夜雨攢秀色於獅巖聽潮音于孤嶼笑謔相歡味若飲醴詩筒往來數莫能紀麗澤之益居多陶篤之情未已詎竟疾遽撓乎腹心力竭效乎藥餌逮疾革之彌留猶憑几而洒翰咨籌量乎後事語歷歷而不亂觀夫松棚詩之述懷沁園春之訣別其樂天知命之誠視死生猶夜旦近古道學名儒絕筆以遺後者公則同條而共貫淮初得書抱病未

蘇公乃忍死以延侍淮亦努力而奔趨語不出聲慨然游目以仰視舉手作禮答謝語之區區飲泣辭歸而未遠訃音追及於敝廬嗚呼哀哉公其往矣予將疇依疑從誰決過後誰規垂頭喪氣老淚漣漉淨慈之碑遠付痴兒想其展卷驚惶惟應延頸南望隕涕而歎歎嗚呼痛哉今其已矣夫復何言薄陳酒饌奠於靈前公當勉酬一觴慰我孤戀之惓惓尙嚮

祭虞先生文

何文淵 江西

先生瑞安隱君子也德性純篤夙抱才猷永樂初朝廷纂修文墳典先生與纂修之列居祕閣若干年書成應得官力辭還鄉以德行教化閭里予自宣德庚戌歲來守溫郡先生儒衣儒冠來見從容告予以牧民之方予皆次第行之如濬石岡陡門而灌田千頃更煎鹽灶丁而宿弊悉除由是觀之先生身雖不試而利澤及於人者溥矣昨聞先生捐館予惕然傷懷涕淚交滴茲用致祭以伸追感之情正統辛酉

祭卓忠貞文

朱祀安 福建

天下之事途雖殊而歸則同君之行迹雖異而心則一故武王之伐不失爲聖而夷齊之諫咸稱其賢我太宗奉天靖難武王也公殺身成仁夷齊也兩全其美各歸於是萬姓咸仰豈

祀等一二人之私也哉顧公廟祀久曠都邑奚觀祀生也晚忝牧茲土爰新厥廟兼崇祀事庶綱常有賴風化攸存焉酌汨羅之水固愧蓬豆之有楚採西山之薇聊供黍稷之維馨

祭卓忠貞文

王士翹 安福

於乎君臣大義並昭天地充塞兩間浩然正氣公炳幾先侃侃直言大廈一木百世凜然決志殲身存順歿寧從容就義庶幾成仁臣無二心維天之經如公之死夷齊等倫死矣哉毅令名暴暴國有義士社稷之福命脈精神一絲千鈞不有君子誰爲干城先民如岳公其繼作遜志諸賢與公同躅維士維令維公是訓願言丕振此邦之運維茲安陽我公之鄉傳者忠愍日月爭光峴山之西芳草萋萋橫江湖收萬古含悲明德維馨廟貌維新崇祠有待聊荐藜藿嘉靖乙己

祭卓忠毅文

劉 畿 江西

嗚呼有昔節義之臣恆膺褒崇之典非徒昭一時之激勸實以植萬世之綱常故封雍齒而漢業悠長贈韓通而宋祚綿遠率是道也惟我卓公海岳鍾英星辰列秀抗疏於革除之紀致命於靖難之朝大節凜於冰霜孤忠貫乎日月成祖歎賞之於先列聖肆赦之於後其視

封雍齒贈韓通者益有光焉是以生公之鄉聞公之風者若於忠愍之捍虜孫忠烈之死難率相繼而作用培我宗社億萬載之鴻圖者非小補也矧茲安陽乃公故里頃值文運之衰兼以海波之震自非邀靈於先哲何以徼福於後人畿等猥以譴劣叨守海疆慨仰止之有年幸瞻拜之孔邇謹遵春秋之義式修祀典之舊伏惟忠魂不昧英爽如存爲睢陽之厲鬼殄小醜而無遺振孤竹之清風起斯文於未墜

祭同年孫敬軒編修文

潘 戴 衢 亨 大庾

古傳經之碩儒咸享壽於期頤若伏生與轅固八九十以龐眉此天心之所眷爲斯世之型儀胡今日之不然忽刈蘭而焚芝豈書種不可留而報善以若斯永嘉山水之窟止齋講學之遺君奮起於田間追古人以自期彼馳騁乎末流競鞏悅乎華辭實枵然以何有如鑿冰與畫脂君獨恥於撫拾必經訓之耘耔尤精心於三禮恒矻矻以下帷辨名物與理數徐理緒於梵絲妙以經而證經能曲討以旁推糾陳氏之疎漏笑康成之支離遂勒成乎著作已穰穰而盈筥既厚積而薄發溢波瀾於文詞洪源來其甚遠乃左右而逢之異時俗之雕篆續昔賢之高規庶曾王之適厚可唐歸而肩隨惟內美之在中乃圭璋以自持敦質行於根

本甯紛悅於歲，黷彼豐車與肥馬，曾何足當一盼。且窮巷以忍飢，昔子雲之寂寞，必後世其能知。洵絕業之可傳，砥頽波以摛摠。口口忽兮不祿，惟荆公之含悲，有銘辭之反覆，而淵淵乎深思。豈志士之困厄，歷今古而若茲。君往撥乎上第，若領下之摘髭，謂積學之食報，當厚祿以永綏。何朔風之淒厲，颯總帷兮口吹，忽鍛翻於鳳鸞，忽淪寶於鼎彝。宜吾黨之悲咤，哭寢門以漣漣，馨哀情而莫盡，但敬薦夫一卮。

祭外舅黃縵庵先生文

民國 冒廣生 如舉

維年月日，門下子壻冒廣生，率外孫景璋等，謹以牲醴之屬，致祭於外舅黃縵庵先生之靈。曰：嗚呼！山有時而頽兮，木有時而壞，維百齡之條忽兮，若朝露之棲於薶。嘗吾生之多故兮，邁元二之閔凶，信隱憂之傷命兮，又執察荃之初衷，憶束髮之受書兮，恨不逢堯與舜，禪迨親見之於吾生兮，又甯舍貴而就賤，初掛冠於武昌兮，繼卜居於永嘉，瞻四方之蹙蹙兮，曰：余自今其無家，維今歲之五月兮，攬揆一周乎甲子，顧鄒枚而授簡兮，曾謂我之不鄙，遠征草堂河汾之遺躅兮，近擬議乎周克林先生掀髯而一笑兮，曰：孺子其知吾心，夫何巫陽之見招兮，騎白龍之倉卒，距維皇之誕降兮，曾不及乎一月，念生別之無日兮，愴死別之

原紛賀客之出戶兮，已弔者之在門，日婚嫁其粗畢兮，吾寧以身爲世縛，嗟人間之可哀兮，庶天上其差樂，魂四方其何之兮，日恍惚乎帝鄉，維諸父與諸兄兮，逐白雲以翱翔，吾頽歲之祝宗兮，日祈死而不死，欲奉裳以相從兮，愧古人之青史，孰謂我舌之尚存兮，瓜噴鼻而艾炙眉爲文告兮，嗚呼！孰知吾之傷悲。

奠陳介石師文

馬叔倫 杭縣

嗚呼！哀哉！麟傷大野，永闕音徽，誰似夫子請事，毋違。嗚呼！哀哉！憶我有志，始從門下行兮，我範文兮，我治行則不稱，文能河瀉倫也，飫鬲譽之瑚璉倫也，驚伏期以鷹鷂，顧茲藐藐何殊。昔年嗚呼哀哉，三千之中，視我猶子，父事未能，亦吐肝肺，今也何如。浩浩江水，嗚呼哀哉！憶我從師於茲，廿祀南北東西，無往不侍，中或相離，日月焉耳。言念今夏，夫子南還，趨車欲別，關山已延，謂此暫分，豈云永捐。嗚呼！哀哉！廿載晨暮，語無留高，獨此長謝，不與一訣，雖來灑奠人天，異域嗚呼哀哉！我哭誰聞，我言誰答，仰矚遺容，猶此矜怡，神兮焉之欲籲，天闔嗚呼哀哉！一勺之水，師是享之一掬之誠，師是鑒之海山，萬里惟魂共之嗚呼哀哉。

建張獻之湖石專祠啓

治 李春猷 蓮義

於同治乙丑春捧檄瑞安縣篆聞邑人嘖嘖稱張君獻之禦寇捐軀事輒肅然起敬竊歎忠義之氣不可磨滅如張君者雖死猶生者歟既得見孫藻田先生募建張獻之湖石專祠引而四十八都高君王風等來謁以擇地建祠請得備悉巔末慨然曰此盛舉也諸君之義氣激發思有以報忠蓋而勵將來也張君一書生耳集民團數萬捍禦鄉里以死事聞於朝蒙特旨崇祀郡邑忠義祠可謂盛矣國家養士二百餘年得此於民者曾不多觀而張君毅然爲之顧令其英魂毅魄往來於激昂誓師慷慨授命之地無以栖其靈爽諸義民之先後死於賊者四百餘人不得附近於張君之側歷久而或湮沒不傳非所以體聖世褒忠之意而作邦人勇敢之氣也宜允所請抑余又聞逆賊麇聚西南鄉日與張君搏戰不得逞相持三旬有餘死者且數千盈并力攻擊時城鄉道梗張君使其弟崇新間道入城馳書報捷并乞援城中兵少僅能自保無以應當事者以爲愧而君卒陷賊手刳其尸以洩其憤嗚呼烈矣迨張君死而瑞城圍城之禍作蓋賊窺瑞城屢矣張君一日不死賊不敢一日圍城恐張君之躡其後而覆其巢也况其遏賊凶鋒使不得西窺泰順北援青田南踰閩嶠皆張君之力而獨以一人屏蔽瑞城於大兵未到之先俾得竭守禦殺賊四五千賊勢益挫竟解圍去

時援兵大集其弟崇新身同團義士編素復仇義聲復振賊遂以平謂非張君之力所致歟君可謂不死矣然則張君之義之勇之烈不獨邑人知之永平景泰諸邑皆賴之君之梓鄉湖石三港之人皆尸而祝之其祠於鄉也不亦可以慰忠魂而扶正義也哉余嘉其事樂助銀若干兩爲之倡并書此以爲捐助建祠同襄盛舉者勸焉同治四年乙丑

運 河 志 卷 之 一

委 員